

那些鼓起勇氣迎向軍隊的少年，
是在光州事件裡決定留下來的少年，
也是母親在518那夜帶不走的少年；
是那些代替我們赴義的少年，
也是至今仍像影子般穿梭在你我身邊的少年。

韓江……著 尹嘉玄……譯

少年來了

소년이 왔다



目录

[《少年来了》精采好评](#)

[第一章 雏鸟](#)

[第二章 黑色气息](#)

[第三章 七记耳光](#)

[第四章 子弹与鲜血](#)

[第五章 夜空中的瞳孔](#)

[第六章 往花开的地方](#)

[尾声 雪花覆盖的烛灯](#)

[致谢](#)

[译后记](#)

《少年来了》精采好评

回首看过去的苦难，不是为了继续沉浸在悲伤之中，而是为了避免未来走上相同的路。这本书带着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回顾光州事件与韩国民主化运动，从像自己一样平凡生活着的人们的视角，提出对黑暗人性温和却强大的控诉。——何撒娜（东吴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

《少年来了》确实站在小说的位置，把光州事件带到读者眼前……这些角色代替沉默的生者和死者，说出他们的愤怒、悲伤、无力与尊严。在我们尚未能说出真话之前，先读小说吧。当这些微小的声音都被听见了，那小说就自由了，才能回报我们更多的现实。——陈又津（小说家）

韩江以穿越生与死的魔幻笔法，透过七人的目光、回忆、言语、疼痛与离别，全称式地拼凑出一九八〇年五月十八日的“光州事件”。当代韩国人在韩江的笔下，寻找过往的记忆，抹平当今的伤痛，只为了走向未来的光明之途。——陈庆德（韩国社会文化专家、《再写韩国》作者）

韩江的《少年来了》，一字一句如整座光州碎裂的玻璃，尖锐地点醒小说家的另一重使命：我们拿着的笔，是枪是剑，只为正义而鸣响，只为光亮而挥拔。我们拿着的笔，也是针是线，缝合那些被遗忘的模糊血肉，在历史的伤口上绣出一朵灿烂奇花。写下，只为被记得。——刘梓洁（作家）

作者将身处在黑暗与暴力世界里，遭受折磨、历经伤痛的人们刻画得淋漓尽致，带领读者直视当年的光州，宛如身历其境般见证那场血腥暴力的大屠杀。文中叙事者的证词和阅读者的想像结合出难以忘怀的恳切告白，让我们重新切身体会那座城市在十天之内漫长的煎熬。这本仿佛从水滴折射出的阳光碎片中寻找纯洁雏鸟的小说，对我们诉说着真正需要好好拥抱的历史记忆究竟是什么。——文学评论家白智莲

有些题材，只要选择了，就等于是把作者的说故事功力搬上台面准备接受考验，在韩国历史中，尤其以一九八〇年五月光州事件这个题材最为典型。只是我们迫切想知道的，不再是根据历史事实的严惩与复权，而是关于伤害结构的透视与探究。这是一本唯有韩江才能超越韩江的小说。——文学评论家申亨哲

情感炽烈的作品！韩江的《少年来了》捕捉人性的自相矛盾：开头章节尸横遍野的画面，告诉读者嗜血兽性是如何凌驾人性，但是能展现博爱精神，为原则信念受苦牺牲，又让我们成为真正的人，作者总结这种矛盾的手法很出色。本书意图链接个人经历与政治事件，且在刻划个人经历时充满强大的渲染力，例如作者细腻又具体地描述一位母亲对逝去儿子的思念，就跟她铺陈这起举世悲痛的事件一样，充分展现驾驭文字的功力。——英国《独立报》

韩江的文字清澈且含蓄内敛，她以极其温暖的笔触，处理令人震撼的惨烈题材。——《泰晤士报》

韩江以独特的叙事风格，诉说南韩一九八〇年历时十天的光州事件，及其在韩国心理、精神、政治面掀起的阵阵涟漪，让人洞悉光州年轻人当年受到的残酷暴行。她的文笔质朴却情感浓烈。——《卫报》二〇一六年推荐书单

韩江这位说故事的人十分不可思议，她对人类的目的提出质疑，透过她笔下人物令人心碎的经历，看到善与恶不断紧张对立，也让人心里冒出很多疑惑。她如诗的语言，行云流水般在不同叙述观点之间游移，但她也会大胆用不加修饰的朴素措辞，仿真重现历史上那场严酷的冲突，和当时弥漫的激昂情绪。以如此令人不快的方式描摹光州民主化运动，竟将读者吸引到故事结束。——《书单》

美丽又残酷……大胆检视人性状态，诊断结果不忍卒睹，这本看似冷酷无情的小说却直捣读者内心。——《爱尔兰时报》二〇一六年推荐书单

非看不可的作品，具普世性，能引起深刻的共鸣……它让我们撕心裂肺，悸动萦绕心头久久不去，它让我们时而怀抱梦想，时而悲痛哀鸣……。——《纽约时报书评》

令人心痛……韩江的小说试图将难以启齿的事情用言语表达，她特别着墨于平凡面，将可怕的暴力镇压事件人性化，好比书中角色帮忙照料和运送受难者遗体，在事发多年后努力回归一般生活。韩江让读者从东浩的家人和朋友口中，追忆东浩的点点滴滴，她赋予那些失落者发声的权利。——《出版人周刊》

引人入胜……结局很折磨人但扣人心弦，冷酷地描绘死亡与痛苦，却让你目不转睛……韩江仿佛施了催眠术，

将你拉进光州事件的恐怖场景，对人性提出质疑，人人都不能幸免被卷入其中，这部作品令人胆寒，直接了当到令人痛苦。——《洛杉矶时报》

清新质朴，铺陈巧妙，令人肝肠寸断.....《少年来了》努力处理光州大屠杀的历史余波，它要问的是，人类会为何而死？幸存下来的人接着又会有什么遭遇？韩江秉持原创且大无畏的精神，处理这些难题与无情的疑问，让《少年来了》成了二〇一七年必读好书。——《芝加哥书评》

韩江在这部作品里探讨残暴政治带来的形形色色创伤，透过让人难忘的细节与穿透人心的感性事实，交织出一部精采小说.....一本书写强烈、带来冲击与完全贴近人性的作品。——《科克斯评论》

韩江这部小说最突出的是对于死亡毫不避讳、不带情绪的描述。很难想出还有什么作品如此生动、有说服力地处理了肉体衰败的不同阶段。韩江的文字读来并不轻松，而是带着对生命最终的洞察，这部分的呈现非常出色。——《波士顿环球报》

这部故事的题材尽管骇人，文字却十分优美，其中细致刻划的意象让人无从回避，也无法别过头去.....《少年来了》篇幅不长，却深刻提出哲学性和精神性的探问，而没有提供任何抚慰。故事始终紧扣着以下的问题：我们是谁、我们到底能忍受多少、我们能对别人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圣路易邮讯报》

启发人心.....故事毫无冷场.....小说家最终重建出来的，不仅是优秀地记录韩国历史格外有争议的那段期间所发生的人民受难事件，更用文字证明了人们愿意受苦、被捕、甚至用自身性命交换，为了信念起身反抗，或在他人需要帮助时伸出援手。——《旧金山纪事报》

这部小说针对各种艰难问题提供了深刻与人性的回答，也是对暴行受难者致敬的一部动人故事。——《书页》

引人入胜.....韩江以说书人特有的细腻和力量，将这场冲突跳脱“历史”的时间距离，进入每一个无可取代的独立之人的亲密空间。——《明尼阿波利斯明星论坛报》

雏鸟

（东浩的故事）

“人死了以后灵魂会到哪儿去？”

“会在自己的身体旁停留多久？”

你突然意识到这些问题。

我们在观看往生者时，其灵魂会不会也在一旁看着他们自己的面孔呢？

摆放在尚武馆里的这些人，他们的灵魂会不会也像鸟一样早已飞走？

感觉快要下雨了。

要是真下雨了怎么办。

你低喃着。

你眯起眼睛，看着道厅前的银杏树。摇晃的树枝间，仿佛可以窥见风的形体。躲藏在空气隙缝间的小水滴，一颗颗咚咚咚弹出，宛如晶莹剔透的宝石般，在虚空中美丽闪耀。

你试图睁大眼睛，想要看仔细一点，然而，银杏树的轮廓反而变得比眯着眼睛观看时更显模糊，是时候该配副眼镜了。你想起戴着深褐色方框眼镜、脸总是显得有些臃肿的二哥。随着欢呼声与掌声从喷水池附近阵阵传来，他的面孔也逐渐随风而逝。

你还记得他曾经抱怨过，每到夏天眼镜就会沿着鼻梁不停滑落，冬天则是每回进室内镜片就会起雾，害他眼前一片白，伸手不见五指。有没有可以让视力不再恶化、免于戴眼镜的方法呢？

“你最好趁我还跟你好好说话的时候，马上给我回来！”

你用力摇了摇头，想要甩开二哥那语带威胁与愤怒的说话声。喷水池前的音响喇叭，传出了一名年轻女子手持麦克风说话的清亮嗓音，不过，从你坐着的尚武馆出入口阶梯位置，是看不见那座喷水池的。如果想要远望追悼会，必须走到建筑物的右侧才能看见。你没有特地绕去观望，只坐在原地静静聆听那名女子的发言。

“各位，我们心爱的市民朋友现在正从红十字医院被送来这里。”

接着，开始出现国歌旋律，数千人齐声合唱，宏亮的歌声宛如数千公尺的高塔般层层堆叠，甚至彻底盖过了女子的说话声。你用低沉的嗓音，一同哼着那段情绪沸腾至高点再突然骤降的曲调。

“今天从红十字医院送来的死者总共有多少人？”早上你问振秀哥这问题时，他回答得很简短。“三十人吧。”当那沉重的乐曲进入副歌段落，旋律再度由高亢处急转直下时，三十具棺材就会依序从卡车上卸下，摆放在早上由你和其他大哥一起从尚武馆搬运至喷水池前的二十八具棺材旁。

尚武馆内的八十三具棺材中，尚未举行集体追悼会的有二十六具，昨晚有两名死者家属前来指认，之后遗体迅速入棺，所以今天早上就成了二十八具棺材。你在本子上一一记下死者的姓名与棺材编号，加上长长的括号线，并写下“集体追悼会（三）”，因为振秀哥曾交代过，如果不想让同一具棺材在下次追悼会上重复出现，就得记录清楚。虽然你想出席这次的追悼会，但是他却叫你留守在尚武馆内就好。

“说不定会有人来访，你还是在这里待着吧。”

一起工作的哥哥姊姊统统前去参加追悼会了。在棺材前站着熬了好几晚的家属，左胸前别着黑色蝴蝶结，活像个体内塞满泥沙或麻布的稻草人，拖着缓慢的步伐跟在棺材后头离开。你叫留守到最后的恩淑姊也赶紧跟去看看。她面带笑容，微微露出了虎牙。因为这颗虎牙，尽管她是出于抱歉和尴尬而强颜欢笑，却也带了一点调皮神色。

“那我去看完开场就马上回来。”

你独自一人坐在尚武馆出入口前的阶梯上，把本子放在膝上，本子的封皮用黑色马粪纸包着。你从天蓝色体育裤下可以感受到水泥阶梯的冰冷，遂将体育服外披着的军训服纽扣一一扣上，双手交叉紧抱在胸前。

无穷花，三千里，华丽江山。

唱完这句华丽江山以后，你突然停止哼唱，想起学校汉文课 [4](#)学过的“丽”字，你已经不再有把握能正确写出这个笔画超级多的汉字。这句国歌的歌词究竟是指繁花盛开的美丽江山，还是指江山如花朵般美丽？每到夏天，庭院里就会长出比你身高还要高的蜀葵，俗称“一丈红”的蜀葵与“丽”字在你脑海中形影重叠。白色小碟般的花朵，沿着长长的枝茎一朵接一朵盛开，你为了仔细回想花朵样貌而阖起了眼睛，再次微微睁开双眼时，道厅前的银杏树依旧随风摇摆，风中还未飘出任何一滴雨水。

国歌齐唱完毕，看来棺材还未整顿好，群众的嘈杂声中隐约可以听见有人痛哭欲绝。手持麦克风的女子可能想要多争取一些时间，这次提议众人合唱〈阿里郎〉。

抛下我的郎君啊，出门不到十里路便开始想家。

哭声逐渐平息之际，女子说道：“让我们来为先走一步的同伴默哀。”

数千人的嘈杂声顿时停止，你突然意识到周围环境显得格外寂静，并对这瞬间的落差感到不可思议。你起身把本子塞进后方裤腰里，爬上阶梯朝半开的出入口方向走去，然后从体育裤口袋里取出口罩戴上。

就算点蜡烛也完全没用啊。

你忍受着难闻的气味走进礼堂，外头的阴天使得室内像傍晚一样昏暗。出入口前堆放着举行过追悼会的棺材，家属尚未指认而无法入棺的三十二具遗体，则盖着白色纱布，摆放在一旁窗下，插在回收瓶里的蜡烛，默默在他们的脸旁燃烧着。

你走到礼堂最里面，看着摆放在角落的七具遗体，遮盖到头顶的白色纱布偶尔才会短暂掀开，供前来想要找寻女儿或年轻女子的人确认，因为她们的模样实在惨不忍睹。

其中，尤属角落的那具遗体状态最为糟糕。你一开始看到时目测是十五至二十岁出头的娇小女子，但是随着时间流逝，遗体逐渐腐烂，现在已然是一名成年男子的体型。每当有人要来认女儿或妹妹的遗体时，你都会震慑于那惊人的腐烂速度。女子的脸从额头、左眼、颧骨到下巴，还有袒露在外的左乳房与左腰，都有明显被大刀刺伤多次的痕迹；右侧头盖骨则呈凹陷状，应该是遭棍棒狠狠殴打过，脑髓也清楚可见。

遗体最先从那些大伤口开始腐坏，接着则是从惨遭殴打的上半身瘀血处逐渐腐烂。擦着透明指甲油的脚趾头虽然毫发无伤，但是随着时间过去，已经肿得跟生姜的形状一样，粗糙暗沉，原本长及小腿肚的圆点百褶裙，也已经连膝盖都遮不到。

你走回出入口，从桌下的箱子里取出未用过的新蜡烛，再回到最角落的那具遗体旁，将新蜡烛的棉芯凑向摆放在头边、火光已经微弱昏暗的短蜡烛。点燃新蜡烛后，你吹灭短蜡烛，从玻璃瓶中小心取出，放上那根新蜡烛。

你弯着腰，一手拿着还存有余温的短蜡烛，忍受着快要使你流出鼻血的尸臭味，仔细观察着蜡烛火苗。最外层的火焰正熊熊燃烧，据说能将尸臭味燃烧殆尽；内焰则呈金黄色，像是在魅惑你的双眼般摇曳晃动；而最里面还有个既像苹果籽、也像颗小心脏的淡青色焰心。

再也难忍这股恶臭味的你，终于打直腰杆站着。你环顾昏暗的室内，死者头边的蜡烛火焰不停摇摆，宛如一双双寂静的眼眸在注视着你。

“人死了以后灵魂会到哪儿去？”“会在自己的身体旁停留多久？”你突然意识到这些问题。

一一确认完每根蜡烛是否需要更换以后，你朝出入口方向走去。

我们在观看往生者时，其灵魂会不会也在一旁看着他们自己的面孔呢？

走出礼堂前，你回头巡视了一番，不见任何灵魂踪影，只有沉默仰躺的遗体，与臭气冲天的腐尸味。

●

一开始那些人并非躺在尚武馆里，而是躺在道厅民众服务室前的走廊上。你眼神呆滞地看着一名穿着光州须皮亚女中夏季制服的姊妹，与另一名穿着便服、年龄相仿的姊妹，她们俩正在用湿毛巾将一张张沾有血迹的脸擦拭干净，把弯曲的手臂伸直、紧贴臀部两侧。

“你来这里做什么？”

穿着校服的姊妹抬起头，拉下口罩问道。她那微凸的圆碌碌大眼带几分可爱，分成两边的麻花辫上岔出许多细毛。她的毛发给汗水沾湿了，紧贴在额头与太阳穴的位置。

“来找朋友。”

你放下了原本因受不了血腥味而捏住鼻孔的手，回答道。

“你们约在这里见面？”

“不，他是那些人之一……”

“那你快去确认看看。”

你仔细观察沿着走廊墙壁摆放的二十多具遗体，若要认尸一定得从脸部到身体全都仔细端详一番，但因你内心充满恐惧，实在难以长时间紧盯久看，于是便不自觉地频频眨眼。

“没有吗？”

穿着青绿色衬衫、袖子卷起的姊姊挺起腰问道。原以为她和穿着校服的姊姊是同侪，但看见拉下口罩的面孔以后，推估应该是二十岁出头才对。她的肌肤泛黄、毫无血色，脖子也十分纤细，看上去感觉有些虚弱，唯有眼神给人精明干练的印象，嗓音也格外清晰明亮。

“没有。”

“全南大学医院和红十字医院的太平间都去确认过了吗？”

“嗯。”

“那他家人呢？怎么是你在找他？”

“他家里只有爸爸，但在大田工作。他之前是和他姊住在我们家。”

“市外电话今天是不是也不通？”

“不通，我拨过好几次了。”

“那他姊呢？”

“他姊从星期天就没回家了，所以我在找他们。听附近居民说昨天军人在这前面开枪时，看见我朋友中枪了。”

穿制服的姊姊低着头插了句话：

“会不会只是受伤，正在住院治疗中？”

你摇了摇头回答：

“如果只是受伤，他一定会想办法打电话给我。他应该知道我们会很担心他。”

穿着青绿色衬衫的姊姊又说道：

“那接下来几天你都来这里看看，听说之后遗体都会送到这里，因为枪枝造成的伤亡人数太多，医院太平间已经放不下了。”

穿制服的姊姊正在用湿毛巾清洁遭到砍伤、深红色喉结外露的年轻男子遗体，并用手掌将那死不瞑目的双眼阖上，再将毛巾放入盆内搓洗拧干，血水从毛巾渗流而下，还溅了几滴水盆外面。穿青绿色衬衫的姊姊捧着水盆起身说道：

“你有空的话可以帮我们一天忙吗？我们现在急缺人手，工作内容不难，只要把那些纱布剪一剪，帮那边那些人盖上就好。如果有人像你一样要来找人，就帮他们掀开纱布供家属确认。不过那些人的脸部受损程度满严重的，可能要让家属看到衣服和身体才能彻底辨识。”

从那天起，你和她们成了一组。恩淑姊果然如你所料，确实就读须皮亚女子高中三年级，而穿着青绿色衬衫、卷起袖子的善珠姊，则是忠壮路上某间西服店的裁缝师，据说老板夫妻带着大学生儿子逃到了位在灵岩郡的亲戚家避难，害她突然断了生计。

她们听闻街头广播说目前因血库缺血导致死亡人数增加，于是各自前往全南大学附属医院捐血，然后又听闻市民自治团体说道厅缺人手，所以就赶来帮忙，也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接手这些整理遗体的工作。

以前在按照身高分配座位的教室里，你总是坐在最前排。升上国中三年级的那年三月，你开始进入变声期，嗓音变得低沉、身高也瞬间抽高许多，但你的长相到现在还是会让人误以为比实际年龄小。从作战室出来的振秀哥第一次见到你时还惊讶地问道：

“你才国一吧？这里工作很辛苦喔，还是回家吧。”

振秀哥有着深邃的双眼皮和纤长浓密的睫毛，他原本就读首尔大学，因为突然下达的停课令而南下。你回答他道：

“我已经国三了，还好，不觉得辛苦。”

这是事实。相较于两名姊姊，你的工作一点都称不上辛苦。善珠姊和恩淑姊得先将塑胶袋铺在木合板和压克力板上，然后再将遗体搬移到板子上。她们用湿毛巾擦拭遗体的脸和脖子，再用扁梳梳整凌乱的头发，为了防止尸臭味飘散，还得用塑胶袋包裹遗体。与此同时，你要在本子上记录这些遗体的性别、目测年龄、衣着配件、鞋子款式等等，并为他们一一编号。你在粗糙的便条纸上写上相同编号，用别针别在遗体胸前，盖上白色纱布后，和两个姊姊一起合力推向墙壁。道厅里看起来最奔波劳碌的振秀哥，每天踩着焦急的步伐前来找你好几次，主要是为了将你记录的遗体外观特征誊写在壁报上，并张贴在道厅的正门口前。

当家属看见壁报上的死者特征描述，或听闻转述前来找你时，你会掀开白色纱布供他们确认，如果死者确定是他们的亲人，你就会特地退后几步、保持一段距离，静待家属悲痛哀号完毕。他们会把棉花塞进死者的鼻孔与耳孔，并为死者换上一套干净的衣服。接着，简单完成入殓与入棺仪式的死者就会送往尚武馆，这部分你也要记录在本子里，以上都是属于你的工作范畴。

然而，这段过程中最令你不解的，是入棺之后举行的简略追悼会上，家属要唱国歌这件事。而且在棺材上铺盖国旗、用绳子层层捆绑，也是件怪异的事情。究竟为何要为遭到国军杀害的老百姓唱国歌？为何要用国旗来覆盖棺材？仿佛害死这些人的主谋并非国家一样。

当你小心翼翼开口询问时，恩淑姊瞪大了眼睛回答道：

“是那些军人为了掌权所以引发叛变啊，你不是也看见了吗？大白天的殴打老百姓，后来发现无法掌控局面才改成开枪，是上头指使他们这么做的，怎么能把那些人当成是国家呢？”

你得到了一个牛头不对马嘴的答复，脑中一片混乱。那天下午刚好有多具遗体已确认完身分，走廊上到处都在举行入棺仪式，啜泣声夹杂着轮唱国歌的声音，乐曲小节与小节重叠时形成了不协调的和音，你用心聆听，仿佛只要这样静静听着，就能悟出何谓“国家”一样。

●

隔天一早，你和两名姊姊把几具尸臭味较严重的遗体搬移至民众服务室后院，因为新送来的遗体已经无处可摆。振秀哥一如往常踩着焦急步伐从作战室走来，满脸错愕地问道：“要是下雨怎么办？”他环顾那条已经摆满遗体、无处可走的信道。善珠姊脱下口罩回答：

“这里实在太挤了，所以只好放到后院去。晚上要是又有遗体送来该怎么办啊？尚武馆那边情况如何？还有空间吗？”

不到一小时，振秀哥就派了四名男子过来，不知他们刚才是去哪里站过岗，肩上背了枪枝，头上则戴着镇暴警察遗留下来的钢盔。他们将摆放在后院以及信道走廊上的遗体搬运至卡车上时，你们同时也在整理这些遗体各自的遗物。你跟在率先出发的卡车后头朝尚武馆方向走去，那是个阳光灿烂的上午，你穿过尚未长大茁壮的银杏树下，毫无意识地拨开那根挡在额前的矮小树枝。

走在前头的恩淑姊最先走进尚武馆内，你正准备走上前去时，她紧握沾满血的棉手套，环顾着那些摆满整个礼堂的棺材。随后跟上来的善珠姊走到了你的前面，将及肩的头发用手帕奋力绑紧说道：

“在那里一直都只是送走遗体，所以完全没料到.....原来死者人数真的很可观。”

你看见那些家属促膝而坐，他们守着灵的那些棺材上已经摆了裱框的遗照，有些棺材旁还摆了两罐空的芬达汽水瓶，分别插着野花和蜡烛。

那天傍晚，你问振秀哥能否帮忙弄到一盒蜡烛，他轻轻地点头说：

“嗯，点点蜡烛应该就能除掉这些气味了。”

不论是白色纱布还是木棺、回收纸、国旗，只要拜托振秀哥，他就会写在他的本子里，一天之内帮你弄到。他曾对善珠姊说过，每天早上他都会到大仁市场或良洞市场采买，如果有些东西在市场里买不到，就会跑去市中心的木工店、葬仪社或布料店寻找。采买过程其实不会遇到太大困难，一方面是集会募得的资金还有剩，另一方面则是如果说自己从道厅来，许多店家老板都会愿意慷慨解囊、免费赠送。听说现在市中心的棺材都已经供不应求，只能紧急先用薄木板来给木工店师傅拼装成棺材。

就在振秀哥放了五盒（共五十根）蜡烛与一些火柴的那天早上，你沿着道厅本馆与分馆各个角落，蒐集一堆要用来当烛台的空饮料瓶。你站在出入口的桌前，点燃一根根蜡烛，再插进玻璃瓶口。死者家属一排队前来向你领取，拿回去摆在棺材前。蜡烛的数量绰绰有余，就连没有家属守灵的棺材和尚待确认的遗体，都足以有烛光照亮。

●

设有团体上香灵堂的尚武馆，每天早晨都会收到一批新棺材，那些是在大医院里抢救无效而身亡的死者。家属都面容憔悴，脸上已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泪水，当他们用推车载着棺材前来时，你就得挪动既有棺材，缩小间距腾出空位。

每到晚上，则会运来一批在城市外围与戒严军对峙而遭枪杀的死者遗体，他们不是当下丧命，就是在送往急诊途中抢救不及身亡。刚断气不久的死者形象太过震撼，正在将不断溢出的半透明肠子塞回死者体内的恩淑姊，终于再也忍不住，跑到外头去呕吐；容易流鼻血的善珠姊则是戴紧口罩，不停抬头仰望礼堂的天花板。

相较之下，你的工作依然称不上辛苦。因为只要像在民众服务室一样，把死者的外部特征、穿着配件、日期时间等信息记录在本子里即可。

你把白色纱布事先剪成适当大小，用别针别上纸片，以便马上誊写编号数字。另外，你也挪了一下身分尚未确认的死者以及棺材，缩小他们之间的距离，好让新来的遗体有地方摆放。有些夜晚死者人数特别多，根本没有时间去挪动位子腾出空间，只好将那些棺材对齐，一具具紧挨着整齐排列。那晚，你起身环顾摆满死者的礼堂，他们仿佛说好要在此重聚般，不发一语、一动也不动地散发着阵阵恶臭。你把本子夹在腋下，快步穿梭在这些“群众”之间。

真的要下雨了。

你走出礼堂，深吸一口气，心里想着。你为了呼吸更新鲜的空气而朝后院走去，但是又想到不能走太远，便走到屋子的角落，停下了脚步。你听见一名年轻男子正拿着麦克风说话。

“我们不能无条件听从他们的指示，将武器全数归还，乖乖投降。他们得先把市民的遗体还给我们，也得把强行拖走的数百位市民放出来。最重要的是，要向全国人民公开在此发生的所有事情真相，承诺恢复我们的名誉才行。等他们都做到以后，才能来要求我们归还枪枝。你们说是不是啊，各位！”

“是——”你感觉回应声和掌声明显减弱许多。你还记得军人撤退后民众举行的那场集会，从道厅顶楼阳台到钟塔上，满满都是人，棋盘式的街道上有数十万人之多，把建筑物外围挤得水泄不通。大家齐声合唱着国歌，歌声颤颤巍巍，宛如堆叠了数十万层的高塔，民众的掌声则像连环爆炸的数十万颗鞭炮般噼啪作响。你昨晚听见振秀哥与善珠姊的谈话。“听说军人要是重回这里，就会把所有市民赶尽杀绝，所以民众担心得很，集会规模也正在快速缩减，其实愈是这样大家愈应该站出来才对，我们的人数要够多，他们才不敢轻举妄动……唉，现在情况实在不妙，棺材数量愈来愈多，大家却愈来愈不敢走出家门。”振秀哥神情凝重地说着。

“我们已经流了那么多血，怎么可以让这些鲜血白流！那些先走一步的灵魂，正瞪大眼睛看着我们啊……”

男子说话的尾音有点沙哑，不断听见“血”这个字，使你感到胸口一阵闷痛，于是再次张口深呼吸。

灵魂又没有躯体，要如何瞪大眼睛看着我们。

你想起去年冬天，外婆临终时的场景。那天是星期六下午，你刚考完期末考，带着轻松的心情与母亲一同前往探病，没想到外婆突然病危，就在舅舅一家人赶忙搭计程车前往的时候，你和母亲两人送了外婆最后一程。

小时候每次去外婆家，腰杆已经弯到接近九十度的外婆都会叫你乖乖跟着她，然后你们一前一后走进一间微暗的房间。其实你早就知道，外婆会打开碗柜，拿出祭祀时要摆放的油蜜果^[2]。你满怀欣喜地接过油蜜果，外婆也露出了浅浅的微笑。她临终时平静而安详，一如其温和的性格。外婆闭着眼睛、口戴氧气罩，你在她脸上看见了一只宛如鸟的动物，然后那张满布皱纹的脸就瞬间变成了冰冷尸体。你不晓得刚刚看见的那只雏鸟跑去了哪里，默默站在原地，一动也不敢动。

摆放在尚武馆里的这些人，他们的灵魂会不会也像鸟一样早已飞走？饱受惊吓的那些鸟儿都飞去了哪里？无论如何，你觉得应该都不会像很久以前为了吃复活节蛋而和朋友一起去教会里听到的那样，说飞到天国或地狱等另一个世界去，也觉得不可能像恐怖历史剧里演的那样，穿着白衣、头发凌乱地漫步在大雾之中。

嗒！雨水滴落在你的平头上，你抬起头仰望天空，脸颊和额头也沾到了雨滴，霎时间，雨势变大，从天空不断笔直落下。

拿着麦克风的男子紧急呼喊：

“请各位坐在原地，追悼会尚未结束，先走一步的灵魂也在为我们哭泣啊。”

雨水滴进你的军训服衣领与后颈间，沾湿了里面那件汗衫，一路向下滑到腰部。原来灵魂的眼泪是冰的。你的手臂和背脊瞬间发凉。你跑回出入口前的屋檐下躲雨，道厅前的树木正奋力弹开水珠。蹲坐在楼梯角落的你，想起不久前在阳光昏暗的第五节生物课，学到关于植物呼吸的内容，如今却已宛如隔世。据说，树木一天呼吸一次就能活，太阳升起时深吸一口阳光，太阳西下时则深吐一口长长的二氧化碳。你看着那些肺活量极强的树木，正用它们的嘴巴和鼻子喷吐着雨水。

如果有另一个平行世界，那么你上周就会参加期中考，考完试刚好是星期天，所以今天应该会在家里睡到自然醒，起床后在院子里和正戴打羽球。你对于过去一星期所发生的事情感到不可思议，对于那个平行世界再也无法感同身受。

上周日你在学校对面书店里买完习题本后独自回家时，看见全副武装的军人突然冲上街头。你惊恐不已，决定往河川旁的街道走下去。一对像是新婚夫妻的男女迎面而来，男子穿着西装，手拿《圣经》，女子则身穿洋装。你听见一波接一波凄厉的惨叫声从上面那条街道传来，随即便看见背着枪、手持棍棒的三名军人走下坡道，包围了那对年轻夫妻。他们好像本来在追别人，却误下了坡道。

“请问有什么事？我们现在正要去教会……”

西装男的话还未说完，你已经见识到原来人的手、腰、脚还可以做哪些事。“救命啊！”男子喊道，声音不停颤抖。那群人不断用手中的棍棒狠狠朝男子重击，直到他痉挛抽搐的双脚不再抖动为止。在旁边一直惊声尖叫的女子，也被他们一把抓住头发，后来下场如何便不得而知，因为你已经爬上河川旁的小坡道，下巴不停颤抖着，朝那上演着更骇人陌生场景的街道走去。

你右肩被人拍了一下，吓得抬起头。

那只手柔弱又纤细，而且还用冰冷的白布层层包裹，像是灵魂的手。

“东浩。”

恩淑姊正对你弯腰微笑。她扎着辫子，身穿白色外套，牛仔裤裤管湿透了。

“干嘛呢，吓成这样？”

你脸色铁青地傻笑着。也是，灵魂怎么可能会有手呢。

“我本来想早点过来的，但是因为下雨所以不太好意思先走.....我怕要是离开了，其他人也会跟着走掉。这里呢？还好吗？”

“没有任何人来过。”你摇着头回答：“连路过的人都没有。”

“那边也是，都没什么人参加。”

恩淑姊缓缓蹲坐在你身旁。她把手伸进口袋里翻得沙沙作响，随即掏出一块塑胶包装的蜂蜜蛋糕和一瓶养乐多。

“我看到教堂阿姨在分送这个，顺便也帮你领了一份。”

你本来不觉得饿，现在却接过了蛋糕，将包装纸撕开，一口咬下。恩淑姊还帮你把养乐多上的铝箔纸撕开递给你。

“你回家换件衣服吧，我在这里帮你看着，感觉该来的人都已经过来了。”

“我没淋到雨。姊，你先回去换吧。”

你咬着满口的蜂蜜蛋糕答道。你感到喉咙有些干涩，于是将整罐养乐多一口喝下。

“你现在汗臭味很重呢，在道厅里也住好一阵子了吧？”

你瞬间涨红了脸。在道厅分馆的厕所洗脸时，你总是会连头发也一起洗。你担心尸臭味缠身，每晚尽管身体打着哆嗦、牙齿打着冷颤，也坚持得冲冷水澡，但看来还是徒劳无功。

“我参加集会时听说戒严军今晚会进来，回家后记得就别再来这里了。”

恩淑姊突然缩了一下头，看来是她的头发搔到脖子的痒处，她用手指将淋湿的后脑勺杂毛从衣领内撩出来，你在一旁静静看着她撩发的手势。还记得初次见面时，她的脸是属于圆润可爱型的，但这几天下来已经明显消瘦许多。你专注地看着她那变黑变深的黑眼圈，心里则想着：从死者身体里飞出的雏鸟，原本是躲在身体的哪个部位呢？眉间？后脑勺？还是心脏？

你假装没有听见，把剩余的蛋糕统统塞进嘴里，说道：“当然是淋了雨的人去换衣服才对啊，这点汗臭味又没什么。”

她从外套口袋里又掏出了一瓶养乐多。

“又没人跟你抢！吃慢一点，这瓶本来是要给善珠姊的。”

你毫不客气地接过那瓶养乐多，用指甲将上头的铝箔纸戳破，露出一抹浅浅微笑。

●

善珠姊不像恩淑姊一样会悄悄走来把手轻放在你肩上，她不是这种性格。她从远处就用清亮嗓音高喊着你的名字，走到你面前后马上问道：“没人啊？就你一个？”然后掏出一条用锡箔纸包裹的海苔饭卷给你。你们俩并肩坐在阶梯上，看着逐渐变小的雨势，分食着那条海苔饭卷。

“你的朋友呢，还没找到吗？”

她突然想起这件事，随口问道。你摇了摇头，她接着说：

“.....如果到现在都还没找到，那应该就是被军人埋在某个地方了。”

你用手掌顺了顺胸口，想要让饭卷沿食道顺利滑下。

“那天我也在现场，最前排那些遭到射杀的人，都被军人装上卡车载走了。”

你为了防止她继续毫不避讳地畅所欲言，于是赶紧转移话题。

“姊，你也淋了一身雨，回家梳洗吧，恩淑姊也回去换衣服了。”

“何必呢？反正晚上工作又会搞得满身大汗。”

她把空的锡箔纸揉成小拇指般大小，紧握在手里，望着绵绵细雨。那张侧脸透露着难以言喻的沉着与坚强，感觉好像任何问题都可以问她似的。

他们真的会杀掉所有今晚留在这里的人吗？

这句话就挂在嘴边，你却犹豫了，最终还是吞了回去。为什么不能一起逃离这里，为什么一定要有人留下来？

善珠姊将手中紧握的那块锡箔纸丢进一旁的花圃里，然后看了看手掌，像洗脸一样把双手从眼睛、两颊、额头滑到耳后用力搓揉，看得出来她已经心力交瘁。

“明明什么事也没做，怎么一直忍不住想阖上眼皮……我看我还是找个沙发睡一会儿好了，顺便去把衣服晾干。”

她笑了笑，露出一口贝齿，然后语带安慰地对你说：“不好意思啊，又得让你自己在这里守着了。”

●

或许善珠姊说的没错，军人可能掳走了正戴，现在不知道埋在哪里；但母亲的推测也不无可能，或许正戴现在正在某家医院接受治疗，他只是还没恢复意识，所以才没联络家人。昨天下午母亲和二哥前来接你回家，你告诉他们得找正戴所以暂时不能回去。“应该先去重症病室找找看，我们一起去每一家医院找找吧。”母亲当时抓着你的军训服衣袖说。

“我听人家说在这儿见到你，你知道当时我有多开心吗？我的老天爷啊，这么多尸体你都不害怕吗？妈记得你很胆小呢。”

你一边嘴角微微上扬，回答道：

“那些军人才可怕，这些死人有什么好怕的。”

二哥脸色一沉。他自小就只知道读书，成绩总是班上第一名，没想到在大学联考时接连落榜，重考三次才好不容易进了大学。

他长得像父亲，大饼脸加上浓密茂盛的胡子，明明才二十一岁，看起来却像个不折不扣的大叔。在首尔担任基层公务员的大哥，则长相帅气、体格瘦小，所以每次只要休假返乡，三兄弟聚在一起时，大家都会将二哥误认成是老大。

“你以为那些有机枪和坦克车的精锐戒严军，是因为害怕市民军拿着六二五战争^[1]时用过的卡宾枪才没攻进来吗？错了！他们只是在等待作战时机。你要是继续留在这里，一定会没命的！”

你怕被二哥狠K额头，于是赶紧向后退了一步。

“我又没做什么怎么会死，我在这里只是打打杂、帮帮忙而已啊。”

你用力把手抽回，挣脱母亲紧抓你衣袖不放的手。

“别担心啦，我再帮忙几天就回去了，让我先找到正戴再说。”

你向他们挥着尴尬的道别手势，跑回了尚武馆内。

●

逐渐放晴的天空变得耀眼明亮，你起身走到建筑物右侧，看见广场上的人潮早已散去，剩下穿着黑白色丧服的死者家属，三五成群聚集在喷水池前。接着，你看见其他大哥把讲台前的棺材搬上卡车。你为了看清楚每个大哥的脸、分辨出谁是谁而眯起眼睛，在刺眼的阳光下眼皮还微微颤抖着，甚至连脸颊也跟着一起抖动。

其实和两名姊姊初次见面时，有句话你没老实说。

那天有两名男子在车站前遭到枪杀，其他人把他们的遗体搬上手推车后，你们俩走在示威队伍最前方。人山人海的那座广场上，聚集着头戴绅士帽的老人、十几岁的孩童，以及撑着五颜六色阳伞的妇人。其实真正看见正戴最后身影的人是你，并非附近的居民。你不仅看见他，还亲眼目睹他被枪射中腰部。不，正确来说应该是你和正戴从一开始就携手走向最前线，当大家听闻震耳欲聋的枪响后，所有人便开始向后奔跑。“他们只是在吓唬我们！大家别怕！”你听见有人高喊着，随即便有一群人想要回头重新走到最前面，就在这摩肩擦踵的混乱之中，你与正戴的手分开了。当枪声再度传来时，你顾不得跌倒在地，只能不停奔跑，跑向一间拉下铁门的电器行围墙上，与三名大叔紧贴在一起。原本与他们一伙的一名大叔也想挤上来，但就在他奔跑途中，肩膀突然喷出红色鲜血，顿时倒卧在地。

“我的天啊，是从阳台！”站在你身旁那个头发半秃的大叔气喘吁吁地说道：“……从阳台射死永圭的。”

隔壁栋阳台上再次传出枪响，好不容易撑起身子踉跄了几步的那名大叔，突然拱起背，鲜血从腹部晕开，瞬间将整个上半身染红。你满脸惊恐，缓缓抬起头，看了一下身旁的大叔。他们不发一语，秃头大叔用双手捂住嘴巴，不敢发出任何声响，浑身颤抖着。

你眯起眼睛，看着那些倒卧在街上的数十名民众。在那之中仿佛看见地上有一条与你穿相同天蓝色体育裤的腿，运动鞋早已脱落不见，光着的脚还微微摇晃着。你正想要出去，那个捂住嘴全身颤抖的大叔一把抓住你的肩膀。在此同时，旁边巷子里有三名少年跑了出去，他们搀扶起倒卧在地的人时，一连串的枪声从站在广场中央的军队那边传来，三名少年也一下子倒地不起。你试着窥探街道对面的那条宽巷，三十多名男女紧贴在两侧围墙上，全身僵硬地目睹了刚才那段血腥场面。

就在枪声停止约莫三分钟后，一个个头矮小的大叔从对面巷子里飞奔而出，奋力跑向倒卧在血泊里的其中一人，连环枪声再度响起，下一秒那个大叔也倒卧在同一片血泊当中。一直紧抓着你肩膀的大叔，用他那厚实的手掌遮住你的眼睛，然后悄悄说道：

“现在出去，就是死路一条。”

大叔的手缓缓放下时，你看见对面巷子里冲出了两名男子，跑向倒卧在地的一名年轻女子，抓起她的手臂想要扶她起身，这次换阳台上响起了枪声，两名男子同样遭到枪击身亡。

再也没有人朝那些死者奔去。

就在一片寂静中，过了约莫十几分钟以后，二十多名军人两两一组从队伍中走了出来，他们开始迅速拖走前排死者。

这时，旁边与对面巷子里有几名男女仿佛逮到机会般快速冲了出来，一把抱起后排死者。这回阳台上不再有人开枪，而你却没有像他们一样朝正戴跑去。站在你身旁的几名大叔背起那个已经断了气的朋友快步奔跑，消失在巷弄之间，顿时只剩你独自一人。你吓得魂飞魄散，一心想着到底该躲去哪里才不会被狙击手发现，最后紧贴着墙壁，朝广场反方向快步离开。

●

那天下午，家里一片祥和。纵使外头早已一团混乱、血流成河，母亲依旧一如往常到大仁市场里，拉开皮革店的铁门做生意。父亲搬运皮革布料箱时不小心闪到腰，只好躺在卧房里。你用力推开那扇轻轻扣上的大门走进院子里时，听见二哥正在背英文单字。

“是东浩吗？”

卧房里头传出父亲浑厚的嗓音。

“东浩回来啦？”

你没有回应。

“东浩，你进来一下，帮爸踩踩腰吧。”

你假装没听见，走去花圃附近打了一盆冰冷清澈的井水。你先将双手放进水里，接着直接把脸泡进水中，抬起头之后，水珠从脸和脖子上直直流下。

“东浩！你在外面吗？快过来。”

你用湿答答的手掌按下眼皮，站在石阶上好一阵子，然后脱下运动鞋，穿着袜子踩过院子，走到卧房将门打开。父亲正躺在里面，整个房间充斥着浓浓的艾灸味。

“刚才又闪了一下，现在没办法起身了，你帮我踩踩吧，尤其是靠近屁股那里。”

你脱下袜子，右脚放在父亲腰部下方，控制着自己的力道，只用一半体重踩压。

“你这小子整天都去哪里鬼混，你妈打了多少通电话找你知道吗？她想确认你到底回来了没有。听好了喔，绝对不准靠近那些示威群众，我听说昨晚车站那里才有人被枪毙.....很荒谬吧，拳头怎么可能赢得过枪呢。”

你熟练地换了另一只脚，小心踩着父亲脊椎与髋骨的中间部位。

“哎呦，对对对，就是那里.....”

你走出卧房，经过厨房回到自己的房间，像只虾子般蜷缩身体，躺在铺着软垫的炕上。你的意识开始模糊，瞬间进入了睡眠状态，但没几分钟便被一场可怕的噩梦惊醒。你奋力睁开眼睛，却已经不记得做了什么梦。然而，有一件事实比那场噩梦还要恐怖——正戴住的那间舍廊房 [4](#) 毫无动静，想必就算到了深夜，那房间也依然寂静无声，无人点亮室内灯光，钥匙也会一直放在石阶旁的陶瓮里。

在一片寂静中，你想起了正戴的脸，想起那条天蓝色体育裤在微微蠕动，刹那间仿佛有一颗火球塞住胸口，使你快要窒息。你为了让自己能恢复正常呼吸，开始回想平时的正戴，那个好似什么事情都从未发生过、打开大门走进来的正戴。他的身高一直都像小学生一样矮，所以正美姊就算生活艰困，也还是坚持订牛奶给他喝；他的长相不怎么好看，甚至会令人怀疑他和正美姊究竟是不是真的有血缘关系。他有着一双纽扣般的小眼睛和扁平的鼻梁，却充满可爱的喜感，光是皱着鼻子微笑，就足以让任何人捧腹大笑。校外郊游时，他鼓起脸颊像只河豚一样跳着迪斯可舞蹈，就连正经八百的班导都难掩笑意。比起读书，正戴更

想要出社会赚钱，因为拗不过姊姊，只好准备一般高中的入学考试，但是他其实私下在送报纸打零工。他从初春开始双颊就起红疹、手背上也长了好几颗鸡眼，在院子里与你打羽球时，还一副国家队选手的架势。

正戴若无其事地将板擦放进书包里。“拿这个干嘛？”“要给我姊。”“你姊要这做什么？”“不知道，她一直怀念这玩意儿。她说自己国中的时候喜欢当值星胜过读书，有一年的愚人节，同学在黑板上写满了字，原以为年轻男老师会擦到手软，没想到他直接叫值星出来擦，所以姊姊只好硬着头皮努力把黑板擦干净。当时大家都在上课，只有她自己在走廊上开着窗户用木棍敲打这东西，结果两年的国中时光，她唯独对这件事情印象特别深刻。”

你用双手扶着冰冷的炕起身，趿着拖鞋穿过窄小的院子，站在舍廊房门口。你翻找着可以塞进一个成人的瓮，取出藏在里头的槌子下叮当作响的钥匙。你打开锁头，脱掉拖鞋进入房内。

没有任何人来过，就连那本小本子也原封不动地搁在小书桌上。星期天晚上你边安慰哽咽流泪的正戴，边在本子上写下正美姊可能会去的地方。大学夜校、工厂、偶尔会去的教会、日谷洞堂叔家。虽然隔天早上你们俩一起找遍了这些地方，却不见正美姊任何踪影。

你站在空无一人的房间中央，用手揉了揉眼皮，揉到眼皮发热为止。你试着坐在正戴的书桌前，后来又将脸颊贴在冰冷的炕上趴着，你用拳头按压感到疼痛的胸口，想着要是现在正美姊突然打开房门走进来，一定会马上冲到她面前双膝跪下，和她一起去道厅前找正戴。你还是他朋友吗！你还算是个人吗！当然，你也早有心理准备，会任由她打骂，并哀求她原谅。

●

二十岁的正美姊个子也不高，留着一头稍嫌过短的短发，从后面看上去就是名国中生，甚至是国小高年级生；从正面看的话，要是没化妆也像高一年的女学生。可能她自己也意识到这件事，所以总是带一点淡妆。她的工作需要长时间站立，双脚容易肿胀，尽管如此，她上下班都还是坚持穿高跟鞋。感觉她从未痛快发过一次脾气，更别说会打骂人了。总之她是个脚步轻盈、嗓音细柔的女生。但是你还记得正戴曾经说过，别看他姊外表柔弱，其实比起爸爸，他更害怕姊姊。

正戴和姊姊住进舍廊房已经两年了，你却从未和正美姊好好聊过一次天，因为她在纺织工厂上班，经常需要加班到深夜，此外正戴也会为了跟雇主领现金而晚归——不过他会骗姊姊是去图书馆，所以他们入住的第一个冬天，舍廊房的煤炭经常是熄着的。有时要是正美姊比较早回家，就会悄悄走到你的房门边上敲门。她满脸倦容，一边将短发塞到耳后，一边不好意思地说：“那个……可以帮忙烧一下炭火吗……？”而你每次受到她的请托，都二话不说，连外套都不穿就冲到炉灶前，挑一块点燃的煤炭和一些细树枝递给她，害她不知该如何感谢你。

你们第一次长谈，是在去年初冬的某个夜晚，正戴将书包扔在家里出门领工钱未归，你马上意识到是她在敲你的房门。她的指尖仿佛用柔滑的棉布层层包裹，小心地敲着门。你赶紧打开房门走出去，她向你问道：

“你……还留着国一的教科书吗？”

“……国一的？”你反问道。

她开始向你娓娓道来，说从十二月开始就要去夜间部就读。因为时代改变了，以后雇主不能擅自叫员工熬夜加班，薪水也会全面调升，所以她想要借此机会重新读书。不过毕竟距离最后一次上学也有段时间了，她想要先从国一程度的课本开始复习，等正戴的学校放假时，再来复习国二教材。

你请她稍等一下，跑上阁楼翻找。你抱着几本沾着灰尘的教科书和参考书走出房门，看见正美姊睁大了双眼，一脸不可思议。

“天啊……你这小子怎么这么可靠，我家正戴都丢了呢。”

她接过那些书以后再三交代：

“这件事可千万别跟正戴说啊，他已经觉得是他害我没办法上学了，先等我考上国中检定考之后再说，要帮我保密喔。”

你憨憨地看着她那笑咪咪的双眼，仿佛有小野花不断在她脸上绽放。

“谁知道呢，反正正戴上了大学以后，我也来认真准备，说不定还能念个大学。”

当时你很好奇，她究竟要如何瞒着弟弟偷偷读书。在那不到两坪的小房间里，以她娇小的身躯，遮挡得了摊开偷看的参考书吗？更何况正戴又习惯晚睡，都会写作业到很晚。

你只不过是短暂好奇了一下，没想到从那天起便经常想起她。那双肉肉的手在熟睡的正戴旁将你送她的教科书摊开，那张樱桃小嘴不停开合默背着单字，天啊……你这小子怎么这么可靠！莞尔微笑的双眼、疲惫不堪的笑容、仿佛用柔滑棉布将指尖层层包裹的敲门声。那些画面、声音不停扰乱着你的心，使你辗转

难眠。每到凌晨听闻她走出房门、打水洗脸的动静，你就会裹着棉被爬到门旁，闭着眼睛仔细聆听她发出的那些声响。

●

第二辆载满棺材的卡车停在了尚武馆前。你被阳光照得几乎快睁不开眼，映入眼帘的画面，是坐在副驾驶座的振秀哥正准备要下车。他快步走来对你说：

“这里晚上六点会准时封闭，你到时候就回家吧。”

你噤着嘴问道：

“.....那.....那里面的人谁来顾？”

“今晚军队会进来，我们也会请死者家属回去，六点后不能有任何人留在这里。”

“可是这里只有死者，军人真的会来这里吗？”

“听说他们已经放话，就算是医院里的伤患也都是叛徒，统统得枪毙，你觉得他们会放过这些遗体 and 守灵的人吗？”

他有些激愤，脚步似乎比平时还要意志坚定，经过你身旁走进了礼堂，似乎是去对死者家属说同样的事情。你把黑色马粪纸包裹的本子紧抱在胸前，默默回头看着振秀哥的背影。你看着他那被雨水淋湿的头发、衬衫和牛仔裤，以及频频摇头或点头的家属，并听见女子扯高嗓音说道：

“我绝不会离开这里半步！我要留在这里和孩子一起死！”

你环顾着那些平躺在礼堂角落的死者，白色纱布直盖到头顶，至今仍身分不明。你的视线迟迟无法离开最角落的那具女尸。因为你还记得第一次在民众服务室走廊上看见那具遗体时，脑中第一个浮现的是正美姊。当时尸体的脸部已经开始腐烂，上面有着一道深深的刀痕，皮开肉绽，难以分辨她的容貌，但是总觉得有些地方还满像她的，隐约也有印象看她穿过类似的百褶裙。

不过那只是一条随处可见的圆点裙，不是吗？你星期天并没有确实看见她穿那条裙子出门，不是吗？正美姊的头发有那么短吗？那种短发应该只有真正的国中女生才会留吧？而且又不是夏天，那么勤俭朴实的正美姊，怎么可能会在脚趾甲上涂指甲油？不过其实你从来没有看过她的脚趾头。想必只有正戴知道他姊膝盖上是否有一颗红豆大小的黑痣，唯有等正戴出现，才能够确认那具遗体是不是正美姊。

但是如果找到正戴，就得先找到正美姊才行。如果是她，一定会找遍所有市内的医院，一眼便能认出躺在恢复室里刚清醒过来的正戴。就像二月那次一样，她也是一天之内便找到死也不想上一般高中、只想进技职高中而离家出走的正戴，把他从漫画店揪着耳朵拖回家里。母亲和二哥看着正戴在那么文静娇小的姊姊面前哭着求饶，顿时笑了出来，平时沉默寡言的父亲，也得假装咳嗽来强忍笑意。那天晚上到凌晨十二点，舍廊房里不断传出姊弟俩的对话声。每当低沉的嗓音变得有点大声，就会听见另一个温柔的嗓音开始安抚，而某人再度提高音量时，另一人则会再度低声哄着对方，就在这样一来一往的谈话声中，你渐渐分不清他们俩究竟是在斗嘴、争执还是安抚彼此，不知不觉便进入了梦乡。

●

你改坐在尚武馆出入口桌前。

你把本子摊放在桌子的左边，把死者姓名、编号、电话和地址抄写在十六张纸上，因为振秀哥说过，就算今晚市民军全都阵亡了，也要能联络死者家属，所以得事先准备好才行。如果要在晚上六点以前独自整理好这些资料，贴在棺材上，就得加快手脚。

“东浩.....”你听见有人喊你的名字，抬起了头。

母亲正穿过卡车之间朝你走来，这次没有二哥陪同，只有她一个人。母亲穿着去店里做生意时会穿的制服——灰色雪纺衫配黑宽裤，唯一和平日不太一样的是发型。她总是梳着一头整齐端庄的短发，今天却被雨淋湿了，显得有些凌乱。

你正准备起身冲下阶梯开心迎接她时，突然停下了脚步。母亲气喘吁吁地跑上阶梯，一把抓起你的手。

“走，回家。”

你不断扭动手腕，试图想要挣脱那只宛如水鬼在抓交替的手。你用另一只手使劲地将母亲的手指头一根一根掰开。

“军队就快进来了，现在马上跟我回家。”

你终于挣脱母亲的手，立刻逃回礼堂里，而追在后头的母亲却刚好给正准备要搬运棺材回家的家属队伍挡住，无法通过。

“妈，这里六点会关门。”

母亲为了越过家属队伍与你四目相交，不断踮起脚尖。她像个快哭出来的孩子一样委屈地皱着眉头，你向她大声喊道：

“等这里关门我就回去。”

母亲终于松开了眉头。

“一定要喔！”她对你喊道：“太阳下山前要回来啊，一起吃晚餐！”

母亲离开还不到一顿饭的功夫，你便看到一名穿着褐色棉袍的老人朝你走来，于是赶紧起身。他满头白发，戴着绅士帽，在泥地里撑着一根拐杖蹒跚前进。你用本子和原子笔压在纸上以免被风吹散，然后走下阶梯前去搀扶他。

“请问您是来找谁呢？”

“儿子和孙女。”

老先生的牙齿少了几颗，用不太标准的发音对你说。

“我啊，昨天从和顺那里搭人家的耕耘机过来，听说耕耘机没办法进来市内，所以我们往没有军人看守的山路走，好不容易才越过那座山……”

老先生喘了口气，嘴角边积满了灰白色的口水泡泡。这个老爷爷就连平地都走不稳，究竟是如何越过一座山抵达这里的，你百思不得其解。

“我家小儿子啊，是个哑巴……小时候得过热病，所以不会讲话。前几天我听光州来的人说，军人在市里用棍棒打死了几个哑巴，这事已经发生好一阵子了。”

你搀扶他爬上阶梯。

“然后我大儿子的女儿是自己住在全南大学对面，昨天晚上去她家时，发现她失踪了，屋主和邻居都已经好几天没见到她。”

你走进礼堂，戴上口罩。那些穿着丧服的女子正在用方巾打包饮料瓶、报纸、冰袋和遗照，准备要回家了，另外还有一些死者家属在犹豫该把棺材移回家还是放这里。

老先生婉拒了你的搀扶。他拿起皱皱的纱布巾，捂着鼻孔走在前头。他仔细确认掀开的白纱布后那一张张面孔，不停摇着头。老先生规律地敲着拐杖，声音让礼堂的橡胶地板吸收了，变得混沌而厚实。

“……那些人是谁？为什么要把脸遮起来？”

老先生指着那些白布盖到头顶的遗体问道。

你犹豫着，想要逃避协助确认的义务。每次碰上这种时候你就会迟疑，因为要是掀开那条沾染血迹和尸水的白色纱布，就会出现皮开肉绽的脸、被刀砍断的肩膀，以及在衬衫领口间腐烂的乳沟。每到深夜，那些画面便清楚浮现在你脑海，就算是睡在道厅本馆地下室用餐厅椅子排成的床，也会突然惊醒。你不禁打了个寒颤，因为那些刺刀砍向你脸部与胸部的幻觉，实在太过真实。

你走在前头，带着老先生前往最角落的那具遗体。你的身体仿佛被一颗大型磁铁拒斥着，不自觉地想要往后退。你为了赢过这股推力，把肩膀向前缩着行走。当你弯下腰准备掀开纱布时，看见蓝色内焰下正流淌着半透明的烛液。

灵魂究竟会在他们的躯体旁待多久呢？

难道是因为灵魂像翅膀般拍打，才使得烛火顶端不停摇荡吗？

你心里想着，希望视力可以变得更差，差到连近在眼前的事物都看不清楚，可惜现实是你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在尚未掀开白色纱布前，你不会闭上眼睛；直到看见血为止，你都会紧咬下唇缓缓掀开纱布；就算掀开后要重新盖上，你也不会闭起眼睛。你咬紧牙关心里想着：我会逃走的。要是当时躺在地上的不是正戴而是这名女子，你还是会逃走；就算是大哥和二哥躺在地上、父亲躺在地上，甚至是母亲躺在地上，你也一定会选择逃走。

你回头看了看情不自禁摇着头的老先生，没有询问那是不是他孙女，只有耐心静候他开口说话。绝对不能原谅。你看着老先生的双眼，那双眼睛宛如看见此生最恐怖的画面般不停抽搐。我绝不会原谅任何人，包括我自己。

1. 韩国的国、高中设有“汉文课”，是以韩国人常用的汉字词和古文为课文内容的课程。 [↗](#)

2. 韩国传统糕点，由糯米粉和蜂蜜混合油炸而成。 [↗](#)

3. 即台湾习称的朝鲜战争。 [↗](#)

4. 指韩国传统家屋“韩屋”的结构中，与主人居住的“里房”分隔两地，用来接待客人的空间，同“厢房”。 [↗](#)

黑色气息

（正戴的故事）

我想要看看他们的脸，想飘荡在那些人沉睡中的眼皮上，想闯进他们的梦里，想一整晚在他们的额头、眼皮间徘徊飘荡，直到他们在噩梦中看见我那流血的双眼，直到他们听见我的声音，到底为什么要对我开枪、为什么要杀我。

我们的躯体以十字形层层交叠。

有个大叔的躯体垂直叠在我的肚子上，大叔的肚子上又叠着一名陌生大哥的躯体。那个大哥的头发落在我的脸上，他的膝盖后方又刚好压在我没穿鞋的脚上。我之所以能看见这一切，是因为我和我的躯体紧紧黏在一起不停飘荡的缘故。

他们快步走了过来，身穿迷彩军服，头戴钢盔，手臂上别着红十字臂章。他们以两人一组，开始将我们的躯体往军用卡车丢，像是在搬运谷物袋一样，机械性地抛掷。我为了不要和躯体失散，赶紧死命黏着我的脸颊、后脑勺，搭上了军用卡车。诡异的是，这世界里只有我一人，看不见其他灵魂。尽管有好多灵魂就近在咫尺，我们也无法看见、感受到彼此。可见“我们黄泉再见”这句话根本不成立。

卡车载着我们的躯体，随路况颠簸不停摇晃。我的躯体因失血过多而心跳停止，心脏不再跳动后，血也还是照样流不停，所以我的脸变得像习字纸一样薄透灰白，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自己阖上眼睛的样子，有点陌生。

夜幕低垂，开离市区的卡车正行驶在一片荒郊野外，后来开上了一条橡树丛生的低缓坡道，前方有一道铁门。卡车暂停在门前，两名哨兵对驾驶的军人行举手礼。当哨兵开关铁门时，锈铁发出一阵尖锐刺耳的声音。卡车从门口再沿山坡继续往上升，最后停在一栋单层水泥屋与橡树林中间的空地。

他们下了车，解开车尾锁头后，再次以两人一组，抓起我们的手脚搬运。我滑落到我躯体的下巴、脸颊处，黏着自己的身体抬头仰望灯火通明的单层屋子，我想知道这是哪里，我的躯体是送到了什么地方。

他们走进空地后方的树丛里，看起来像长官的一名男子下达指示，再次将我们的躯体交叠成十字形人塔。我的躯体压在由下往上数来第二个，就算被那样重重压扁，也挤不出任何一滴血水。我的头向后仰、嘴巴半开，脸色在树荫下显得更加惨白。他们用米袋覆盖最上层的男子躯体以后，这座人塔俨然就成了一具有着数十只脚的巨型野兽尸体。

●

他们离开后，天色变得更加昏暗，原本还残有一点余光西边天空也逐渐转黑。我紧贴人塔，从遮挡半圆月的雾灰色云朵中，看见了一道苍白的光线，而那道光照出的树荫倒映在死者的脸上，形成了像纹身一样怪异的图腾。

接近午夜时分，一团柔软的形体默默凑来我身边。我不知道那个没有脸、没有身体、不发一语的影子到底是谁的，所以只好按兵不动。虽然我曾经试图要跟那些灵魂搭话，却发现原来我们从未学过如何与灵魂沟通。

我想，那名靠近我的灵魂应该也觉得束手无策吧。虽然我们不晓得要如何搭话，却可以用尽全身的力气感受到我们在想着彼此。最后那抹灵魂有些绝望地离开，我又回到独自一人的状态。

到了深更半夜，类似的事情不断上演，每次只要感受到有物体渐渐靠近我的影子时，就会发现是其他灵魂。没手、没脚、没脸也没舌头的我们，只有静静地靠近彼此，思考着对方究竟是谁，最后仍是一句话也没能搭上就离开。

每次只要一名死者的影子离去，我就会抬头仰望天空。虽然我想要将那颗云层包围的半圆月想像成是眼球，正与我四目相交，但终究它只是块荒芜的银色巨石罢了。

我偶然想起了你，就在那陌生又真实的夜晚即将结束之际，一片漆黑的天空终于转成灰紫色，准备迈入清晨。是啊，原本我们是在一起的，就在宛如冰冷棍棒的东西突然重击在我侧腰之前；就在我变成布偶娃娃一样应声倒下前；就在脚步声仿佛要震碎柏油路、震耳欲聋的枪声响起、我高举双手之前；就在我感受到腰间喷出的温热鲜血蔓延至肩膀和后颈前。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我一直都是和你在一起的。

●

草丛里的虫拍打着翅膀簌簌作响，不知躲在何处的鸟儿开始哭啼。黑色巨树随风摇摆，叶片摩擦发出窸窣窸窣的声音。我原以为会看到苍白的太阳冉冉升起，然而太阳已经迅速移动到天空中央。堆叠在树丛后方的数十具躯体开始受到阳光照射，逐渐腐烂。身体上瘀着黑血的部位招来许多牛蝇和苍蝇，它们搓着前脚、爬行、飞翔、停留，我在自己的躯体周围摇荡，目睹着这一切。虽然想要确认你的躯体是否也堆在那座人塔里，虽然想要确认昨晚靠近我、抚摸我的灵魂之中是否也有你，但我就像受到磁铁紧紧吸附般，无

法离开我的躯体，视线也离不开自己那张苍白如纸的脸。

直到接近中午时，我终于明白了。

这里没有你。

你不仅不在这里，而且还活着。也就是说，灵魂无法辨别身旁的那些灵魂是谁，但是只要用尽全身力气专注思考，就可以感应谁是死者、谁是生者。在这陌生的树丛下，无数具腐烂中的身体里，居然没有任何一个我认识的人，光想到这里，我就感到不寒而栗。

更可怕的还在后头。

我为了克服心中恐惧，开始回想起姊姊。我望着烈阳直直往南偏移，我望着自己的脸和一双双阖上的眼，想着姊姊，脑中只想着她。然后我感觉心如刀割，姊姊已经死了，甚至还比我早走一步。我在没有舌头、没有嗓音的状态下想要啜泣流泪，但取而代之的是血液和尸水渗出的疼痛感。我没有眼睛，不知道究竟是在哪里在流血、哪里感到疼痛。我重新观察自己的身体，没有任何液体流出。那双脏兮兮的手也毫无动静，指甲上的血水氧化后变成了深红色，上头爬着红蚁。

●

我突然觉得自己已经不是十六岁，说我是三十六、四十六岁也嫌太年轻，说我是六十六岁，甚至是七十六岁也不为过。

我再也不是那个全班最矮的正戴，也不是最爱也最怕姊姊的正戴。我突然感觉到一股强而有力的力量，那不是来自死亡，而是来自不停的思考。究竟是谁杀了我，谁杀了我姊，为什么要杀我们.....我愈思考，那股力量就愈强烈，不停从没有眼睛也没有脸颊的部位流淌出的鲜血，因此更加炙热黏稠。

看来姊姊的灵魂应该也正在某处飘荡着，到底是哪里呢？现在的我们已经失去了身体，所以应该不必为了见面而移动身体，但是没了身体，我们又该如何相见？如何认出没有身体的姊姊？

我的躯体持续腐烂，裂开的伤口招来了更多“蚊蝇群众”，停在眼皮和嘴唇上的牛蝇则搓着他们的细长黑腿，一点一点地移动着。正当橡树林树梢间透出橘色光线，太阳准备西下时，想了一整天姊姊究竟在哪里而疲惫不堪的我，开始想起了他们。

那些杀死我和我姊的人，现在到底在哪里，就算他们现在还活着，也有灵魂，所以只要一直想一直想，一定能够接触他们。我想要丢下我的躯体，想要剪断那条像蜘蛛丝一样从躯体延伸而出不断拉着我的牢固细线，我想要飞向它们，质问它们，到底为何要杀我、杀我姊，以及他们是如何杀害她的。

天色渐暗，鸟儿的哭啼声已停止，相较于白天，虫鸣声在夜里更微弱，但它们依旧拍动着翅膀。随着天色完全变暗，某个人影子一如昨晚往我这里飘来，我们抚摸着彼此的轮廓，最后又各自分散。或许我们白天在烈阳底下哪儿都去不了、只能黏在躯体旁时，其实都在烦恼着同样的问题，得到晚上那股磁力才会减弱，多少能离开躯体一段距离。我们就这样抚慰着彼此、想要了解彼此，但最终也没能得到任何信息，直到那群军人再度到来。

开关生锈铁门的声音划破了寂静的夜晚，车体发动机声逐渐逼近，刺眼的车头灯照了进来。当车灯照亮我们的躯体时，原本像黑色纹身般映在我们脸上的树影也跟着改变了形体。

这次只来了两个人，他们搬运着新送来的死者，一具一具丢往我们这里。有四名死者头盖骨被钝器打到凹陷，上衣沾满了血渍，另外还有一名是穿着蓝绿色条纹病患服的死者。他们将那些遗体再次交错堆叠成人塔，就放在我们的身旁，最上层是穿着病患服的躯体。他们同样盖上米袋后，便往后走去。我看见他们紧皱眉头、两眼呆滞，想必才经过一天时间，我们的躯体就已经腐烂到发出令人难忍的臭味。

他们启动卡车发动机时，我缓缓飘到了那些躯体旁。不只是我，我感觉到其他灵魂的影子也慢慢靠了过来，围绕着那些躯体。头盖骨凹陷的男女身上还流着淡淡的血水，猜测可能是用水淋过一遍，只有脸是大概擦拭过的，五官轮廓都算清楚干净。那些躯体之中唯一最特别的是穿着病患服的年轻男子，胸前盖着米袋，比其他人的躯体都还要干净整洁。他的躯体明显是整理过的，伤口还有人帮他缝合涂药；他头上包裹的层层绷带，在黑暗中显得额外洁白。同样都是死人，他的躯体看上去却是如此高尚，我突然心生妒忌，对于我的躯体被叠压在几乎是最下层感到羞愧且厌恶。

是的，就是从那一刻起，我开始讨厌我的躯体，讨厌像肉块般丢弃堆叠的那座人塔，也讨厌在艳阳下散发阵阵恶臭、逐渐腐烂的那些脏兮兮面孔。

●

要是能闭上眼睛该有多好。

我们的躯体成了一座有着数十只脚的巨型怪物尸体。要是可以不必再看见这一切该有多好；要是可以不小心睡着该有多好；要是现在可以倒栽葱跌进黑暗的意识谷底该有多好。

要是能躲进梦里该有多好。

不，就算是躲进记忆里也好。

回到我在你们班的教室走廊徘徊，等待你下课放学的去年夏天。我看见你们班导刚从前门出去，就马上拿起书包冲去找你。其他同学都已经走出教室，我却不见你的踪影，所以赶紧跑进教室里，看见你正在擦黑板，于是喊了你一声。

“你在干嘛？”

“我是这星期的值星。”

“你上星期不是也当值星？”

“原本那个要当值星的人说有事情要去开会，所以跟他对调了。”

“白痴。”

回到我们面对面傻笑的那个瞬间；粉笔粉末飘进鼻孔里感觉快要打喷嚏的瞬间；我把你已经拍打干净的板擦偷偷放进书包里的瞬间；面对一脸茫然的你，不带任何炫耀、悲伤、羞愧地述说着我姊故事的那瞬间。

那天晚上，我把凉被盖在肚子上，假装今天很早就睡着。总是加班晚归的姊姊，一如往常在洗手台前摊开小桌子，吃着用冷水泡开的冷饭果腹。她洗完澡刷完牙后，蹑手蹑脚地往窗户旁走去。我眯着眼睛，在一片漆黑的房间里看着她的侧影。她正准备要确认蚊香是否在燃烧时，发现我偷放在窗台上的板擦，笑了出来，一次是像叹气一样小小声的，不久后又再次发出咯咯笑声。

姊姊面带微笑，摇了摇头，将那块板擦拿起来端详了一番又放了回去。她和往常一样在离我很远的地方铺着床毯和棉被，都已经躺下准备要睡觉时，她再度掀开棉被，起身膝行到我这里。原本眯着眼睛装睡的我，这次真的闭上了眼睛。姊姊用手摸了摸我的额头和脸颊，便重回她的位子去睡觉。刚才听见的那个笑声，在一片漆黑的房间里再度传出，一次是像叹气一样小小声的，不久后又再次发出咯咯笑声。

在这片伸手不见五指的树丛里，我需要牢牢抓紧的就是这些记忆。在我还拥有躯体时，那天晚上所发生的一切：深夜里，窗户缝隙间不断窜进湿冷的寒风，那股风轻抚过我脚背的感觉；睡着的姊姊浑身散发着淡淡的乳液香与撒隆巴斯味；草虫声嘶力竭的唧唧鸣叫；在门前不断长高盛开的蜀葵花、满开在你卧房对面砖墙上的野玫瑰；还有我那张姊姊抚摸过两次的脸，姊姊心爱的我那张闭着眼睛熟睡的脸。

●

我需要更多记忆。

要更快不断回想起更多记忆。

夏天晚上，我们在院子里手脚撑地，将冷水直接冲在背上。你把那世界上最干净、最珍贵、刚打上来的冷水，直接整盆倒在我湿黏的背上。你看着动打哆嗦的我捧腹大笑。

我沿着河川旁的街道骑着脚踏车，穿过迎面而来的风不断驰骋，身上穿着的短袖校服衬衫像翅膀一样啪啦啦地拍动。我听见你在后头喊着我的名字，于是更用力踩起踏板加速。等我发现你的声音距离我越来越远时，更是愉快地踩着踏板。

佛诞日刚好碰上了星期天，为了去一趟母亲下葬的寺庙，我和姊姊一起南下康津，当天来回。从市外公车窗户看出去是一片片水田，“姊！整个世界都是鱼缸耶。”在还没插秧的清澈水田上，倒映着一望无际的蓝天，洋槐花香从车窗缝隙间飘了进来，我也不自觉地歛张着鼻孔。

姊姊蒸了土豆给我吃，我吹着那烫口的土豆，一口一口吃下肚。

我还吃了一块甜得像糖一样的西瓜，就连一颗颗像黑宝石的西瓜籽也统统咬碎吞食。

我把用来装菊花饼 [u](#) 的纸袋折成小块，放进毛衣的左边口袋，往姊姊在等待的家跑去。我的双脚已经冻得毫无知觉，感觉只有心脏是在激烈跳动的。

我想要长高。

我希望可以连续做四十下的伏地挺身。

总有一天，我也想抱抱心仪的女孩，第一个愿意接受我的女孩。我想要把微微颤抖的手，放在那个连长相都不知道的女孩心房里。

●

想想我那正在腐烂的侧腰。

想想贯穿那里的子弹。
想想一开始感觉像冰冷棍棒的那玩意儿，
瞬间变成一颗火球，翻搅五脏六腑，
使我另一侧腰际也穿出一个洞，
让体内所有温热鲜血全都流失。
想想射出那玩意儿的枪口，
想想冰冷的扳机，
想想扣下扳机的那只温热手指，
想想瞄准我的那双眼睛，
想想下达射击命令的那个人的眼睛。

我想要看看他们的脸，想飘荡在那些人沉睡中的眼皮上，想闯进他们的梦里，想一整晚在他们的额头、眼皮间徘徊飘荡，直到他们在噩梦中看见我那流血的双眼，直到他们听见我的声音，到底为什么要对我开枪、为什么要杀我。

●

寂寥的白昼与黑夜已画下句点，清晨与傍晚的灰蒙濛天色也已散去，每到子时就会传来的军用卡车发动机声与刺眼的车头灯也已不再。

每次只要他们来过，就会多一座人塔。都是一些头颅凹陷、肩膀脱臼的躯体，时不时还有穿着病患服绑白绷带的干净身躯混在其中。

有一回，我在他们堆叠的十几名躯体上看不见任何容貌。直到我发现原来他们并非被斩首，而是遭人用白色油漆涂掉脸部时，才缓缓飘走。那些人的脸孔白得像铝箔纸一样，头全都向后仰着，朝向树丛。没有眼睛、没有鼻子、没有嘴巴，面对着虚空。

●

这些躯体都是当初和我一起站在那条街上的人吗？

和我一起高声喊叫，一起朝打开大灯、不断涌进的公车与计程车欢呼。这些人会不会也和我一样都曾站在那条街上？

当初在车站前被枪毙的两名大叔遗体，被人用手推车载着推在队伍最前面，如今他们的躯体在哪里？在虚空中荡呀荡，不停摇晃的那些赤脚丫最后又是什么结局？你亲眼目睹这些血腥残忍的画面时，神情十分惊恐。你用力眨着眼睛，眉毛也不停颤抖，当时我们还手拉着手。“我们的军人，开枪了……”我把瞠目结舌杵在原地的你拖向队伍前方。“我们的军人，开枪了……”我奋力拉着几乎快要情绪溃堤的你向前走，用力高唱着国歌，唱到喉咙都快沙哑，直到他们在我腰间镶入一颗像烧烫火球般的子弹，直到那些脸被白色油漆抹去。

●

第一座堆成人塔的那些躯体最先开始腐烂，上头爬满了白色幼蛆。我默默地看着我的脸一块一块腐蚀，五官已经变得模糊不清，轮廓也不再清晰可见，任何人都再也辨别不出那个人是我。

每到半夜，就会有越来越多影子依偎在我的影子旁。依旧是没有眼睛、没有手、没有舌头的我们，互相靠近彼此。虽然我们仍然不知道对方究竟是谁，却多少能够感觉到彼此已经在这里待了多久。每当新来的影子和从一开始就一起在这里的影子同时与我交叠时，我不知道该如何言喻，但就是能够分辨出他们的信号。有些影子感觉从很久以前就承受着我从未经历过的痛苦，会不会是那些每一根手指头的指甲下方都有着紫色伤口、浑身湿漉漉的躯体的灵魂呢？每当他们的影子靠近我的影子时，都会传递出可怕无助、痛苦万分的信号。

要是能再那样相处久一点，会不会某天我们就能知道彼此是谁？或者找出交谈的方法？

然而，那个夜晚终究还是来临了。

那天下午下了一场大雨，因为雨势勐烈，我们的血液给冲得一干二净，冲洗过后的躯体也加快了腐烂的速度，一张张黑得发青的脸，在接近满月的月光下闪着微光。

他们比平常更早来，还没到午夜就抵达了。一如往常，我一听到他们的动静就飘离人塔，靠到树林的影子上飘荡。过去好几天一直都是同样的两个人前来，这次却来了六名军人，而且都是生面孔。他们任意抓起卡车上的躯体随地丢掷，不知为何突然不再交叠成十字体。他们好像再也忍受不了臭气冲天的尸臭味，捂着口鼻退向后方，双眼空洞地凝视着一座又一座的人塔。

其中一人走回卡车，双手提着一大桶汽油缓缓走来。他用腰部、肩膀、手臂撑着塑胶桶的重量，一步一步走向我们的躯体。

我心想：完了。无数个影子飘荡摇摆着，钻进我的影子和彼此的影子当中。我们在虚空中聚集，接着又散去，然后影子的边缘再次重叠，无声无息地飘动着。

两名等待中的军人走了出去接过汽油桶，他们冷静地转开油桶盖，开始在人塔上淋汽油，公平且均匀地淋在我们所有人的躯体上，直到桶子里一滴油也不剩。然后他们向后各退了几步，在干枯的树枝上点燃火苗，奋力朝我们的躯体丢去。

●

我们身上的衣物成了助燃物，最先开始燃烧，接下来则依序烧到头发、汗毛、肌肤、肌肉、内脏。火势勐烈到仿佛即将吞噬这座森林，空地也变得像白昼一样明亮。

那时我终于明白，原来使我们滞留在这里的就是那些肌肤、头发、肌肉与内脏。躯体吸引我们的磁力顿时减弱，原本退后到树林间相互依偎、交错的我们，瞬间沿着躯体冒出一阵阵黑烟冲上空中。

他们准备走回卡车，只剩下一名一等兵和别着中士军阶章的军人站在原地。他们似乎接到上级指示，命令他们得看守到燃烧殆尽为止。我朝着那两名年轻军人缓缓飘下，游移在他们的肩膀与后颈，仔细观看那稚嫩的脸庞。我从他们充满恐惧的瞳孔中，看见了我们的躯体正在熊熊燃烧。

我们的躯体不断喷着火焰逐渐焦黑，脏器也被火燃烧到逐渐凹陷蜷缩。间歇性喷出的黑烟，宛如躯体在呼吸的气息，而在那呼吸逐渐微弱的地方，露出了白骨。那些露出白骨的躯体的灵魂，不知不觉间已经离躯体远去，我再也感受不到飘移的影子，也就是说，大家终于自由了，我们可以去任何地方了。

“该去哪里好呢？”我问了问自己。

去找姊姊吧。

但是姊姊在哪里呢？

我想要先想好再行动，因为要等到我那几乎压在最底层的躯体烧成白骨前，还有一段时间。

去找那些杀死我的人好了。

但是他们在哪里呢？

我在倒映着树林黑影的空地泥泞上游移，思考着究竟该何去何从。我并不觉得痛苦，那张腐烂的脸即将消失无踪，就算那羞愧的躯体最后燃烧成灰，我也一点都不可惜。我想要像拥有生命时那样单纯、无所畏惧，不想担心害怕任何事情。

去找你吧。

于是，一切都变得明确了。

没什么好着急的，只要在太阳出来前飘上天空，就能找到灯火通明的都市中心，游移到拂晓的街道上，再慢慢飘回你我一起住过的那栋房子。或许这段期间你已经找到了姊姊，只要跟着你或许就能够找到姊姊的躯体，见到在躯体旁飘荡的姊姊。不，说不定姊姊已经回到我们住过的那个房子等着我，在那扇窗台旁、在冰冷的石阶上缓缓飘荡。

●

火势逐渐变小后，我钻进只剩下馀火的火苗之间，人塔已经倾倒，纵横交错的烫手遗骸，已经分辨不出谁是谁。

那个清晨十分寂寥。

火势熄灭后，树林再次回到一片漆黑。

两名年轻军人跪坐在泥地上，倚靠着彼此的肩膀，已经睡死了。

我就在那时候听见了声响。

先是宛如数千发烟火朝天空齐放般的巨大声音，接着从远处传来遍野哀鸣，然后是所有人同时噓气的声音，最后是饱受惊吓的灵魂一口气从躯体抽身而出的动静。

那时候，你死了。

虽然我不知道确切地点在哪里，但是我感受到你死掉的那一瞬间。

我被抛到暗不见光的高空中，飘到更高处。那里一片漆黑，任何方向、任何地区、任何住家都不见一盏灯开着，只有远处那个地方窜出耀眼烟火。我看见接连朝天空施放的照明弹，以及枪口擦出的火花。

我是不是该去那个爆炸现场？要是我奋力往那里飘移，会不会就能见到你？看见那个刚从躯体里冲出来、吓得魂飞魄散的你。我的眼睛依然流着鲜血，逐渐逼近的拂晓宛如巨大的冰块，我发现自己哪儿都去不了。

1. 韩国路边小吃，做成菊花形状，外皮薄软，内包红豆馅。 

七记耳光

（恩淑的故事）

在你死后，我没能为你举行葬礼，导致我的人生成了一场葬礼。

就在你被防水布包裹、被垃圾车载走以后，在无法原谅的水柱从喷水池里跃然而出之后，到处都亮起了寺院灯火。

在春天盛开的花朵里；在雪花里；在日复一日的黑夜中；

在那些你用饮料空瓶插着蜡烛的火苗里。

星期三下午四点钟左右，她被赏了七记耳光。因为是连续重重扇在同一片脸颊上，所以不晓得从第几记耳光起，她右脸颊骨上的微血管便破裂了。她用手揉着脸颊，走到了街上。十一月底的空气清爽又带有一点凉意，到底该不该回公司呢？她呆呆地站在斑马线前，感觉脸颊迅速肿起。她吞下牙龈处聚积的鲜血，朝公车站牌方向走回家。

第一记耳光

从今以后，她会忘掉这七记耳光，一天忘掉一记，今天是第一天，所以一个星期后便能忘得一干二净。

她用钥匙打开房门走了进去，脱下鞋子后排放整齐，还未解开大衣纽扣就直接趴在地上。她用手臂掩在左脸颊下方，以免挤得口歪眼斜，右脸颊则持续发烫肿胀。她感觉到右眼变得难以睁开，从白齿上方开始的疼痛，连带使得太阳穴附近也跟着隐隐作痛。

她以那样的姿势趴了约二十分钟，然后坐起身子，脱下外衣，吊挂在直立式衣架上。她穿着一身白色卫生衣裤，脚踩拖鞋，走到外头的洗脸台前。她接了一盆冷水，浇淋在那半张臃肿的脸颊上，然后张着不易开合的嘴巴，用牙刷轻轻“擦拭”着一颗颗牙齿。电话铃响起，无人接听后归于沉寂。她用毛巾将湿湿的脚擦干，回到房间内，电话铃声又再度响起。正当她把手伸向话筒准备要接起时，突然改变了主意，决定将电话线直接拔掉。

“接了又有什么用。”

她一边喃喃自语，一边在地板上铺着棉被与床褥。她没有丝毫饥饿的感觉，就算勉强吃点什么也一定会消化不良。棉被里头还很冰凉，她缩起身子用棉被紧紧包裹住身体。刚才那通电话应该是公司总编打来的，她估计得回答总编会问的尴尬问题。“没事、没事，只是挨了几巴掌而已，不不，只是被打耳光。我可以上班的，没问题，不用去医院也可以，只是稍微肿起来而已。”因此，看来拔掉电话线确实是明智之举。

在逐渐变暖的棉被里，她终于能好好伸展一下四肢和筋骨。她抬头看着昏暗的窗外，已经接近傍晚六点钟，外面的灯光使窗框的某些部分呈现老旧泛黄的颜色，随着卧姿变得舒服、棉被逐渐温热，她开始感到全身放松，但脸颊的疼痛感也因此更加明显。

我该如何忘掉第一记耳光呢？

男子第一次赏她巴掌时，她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在下一记耳光打上来前也没有闪躲。她没有从椅子上站起身，也没有蜷起身躲进调查室桌下，更没有往门口奔逃。她只是屏息以待，等待男子停手，不再打她。包括第二记、第三记、第四记耳光，她都深信那会是最后一记。直到第五记耳光打下时，她才明白看来男子是不会对她手下留情了。第六记耳光朝她脸颊重重袭来时，她不再多做思考，也不再数这是第几记了。直到男子甩完第七记耳光，坐在桌子对面的折叠椅上时，她才终于将这两记加在先前数到的第五记上，总共七记耳光。

男子的长相平凡，整体来说毫无特色，只有嘴唇偏薄。他穿着宽领的米色衬衫，搭配灰色宽西裤，系着一条扣环特别闪亮的皮带。要是在街上偶遇，会认为这人只是个平凡的公司主任或课长。男子张开那薄薄的嘴唇说：“狗娘养的贱人！你这种贱货就算在这里被怎样了，也没人知道。”

她还不知道自己的脸颊早已出血，只是双眼直愣愣地望向男子。

“要是不想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最好给我乖乖听话，告诉我那家伙现在到底在哪里！”

男子口中的那家伙是一名译者。她和译者初次见面，是半个月前在清溪川旁的一间甜点店里。那天天气突然转凉，得开始改穿冬衣。她用卫生纸将麦茶杯底部沾湿的桌面擦干，随即取出一份校对稿。她为了让对坐的译者能够方便阅读，于是将校对稿转向译者摆放。“老师，请您慢慢看。”就在她喝着凉掉的麦茶、撕着菠萝面包的酥皮放入口中这段时间，那名译者几乎花了整整一小时在仔细审阅原稿文字。只有在需要微调与润饰的部分征询了一下她的意见，最后则提议一起确认书稿目录。她把椅子搬到译者身旁，将校对稿一页页翻开，再次确认目录与修改部分。最后起身准备道别时，她开口问道：“等书出版以后要如何联络您？”他笑着回答：“我会去书店里自己找来看。”她从包包里拿出一袋信封推给他。“这是我们公司老板叫我先给您的，是初版版税。”他默默收下了那袋酬劳，塞进外套内侧暗袋。“那接下来的版税要如何给老师？”“我会再主动与您联络。”那名译者和她想像中的通缉犯有一大段落差，因为他的眼睛感觉连一只虫都不忍心杀害，全身肌肤也偏黄，似乎是肝脏不好所引起，下巴和肚子也都长着肥肉，这应该与他长时间足不出户有关。“天气这么冷还劳烦您大老远跑来，实在不好意思。”辈分大自己许多的译者，说话竟如此客

气，她只能简单微笑回应。

“从你抽屉里翻出来的这玩意儿……这不是那家伙的笔迹吗？这样还不知道他在哪里？”

男子粗鲁地把校对稿往桌上一扔，她刻意避开男子的视线，眼睛往上看着布满灰尘的白灯泡。她心想又要被打了，然后眨动着双眼。

那瞬间，不知为何她想起了喷水池，从短暂阖上的眼皮里，看见了六月的喷水池喷着晶莹剔透的水柱。当年只有十九岁的她，搭着公车经过那座喷水池时，用力眨了一下眼睛。一颗颗水滴散发的刺眼光芒，直接射穿她的眼皮，刺进了瞳孔。她在家门前的站牌下车后，走进了公共电话亭，将书包放在地上，用握着拳头的手擦拭额头上的汗珠，然后投了几块铜板进电话里。她按下一一四查号台静静等待。“麻烦告诉我道厅民众服务室的电话。”听取电话号码后，她再次拨打并等待。“我看到喷水池在喷水，我认为这样很不好，”她原本颤抖的声音慢慢变得清楚明确，“怎么能这么快就开始喷水，现在是有什么值得喷水庆祝的事吗？才事隔多久，怎么可以这样呢？”

“他的联络方式连家人都不知道，怎么可能告诉一个素昧平生的出版社职员？”她继续眨着眼睛对男子说道：“……我真的不知道。”

男子的拳头朝桌面重击而下，她顿时受到惊吓，赶紧退后贴紧椅背。她用手掌摸着颧骨，仿佛再度被赏了一记耳光一样。这时她才惊觉自己的脸颊流血了，注视着沾有血迹的手掌。

该如何忘掉呢？她在黑暗中独自思索。

如何才能忘掉第一记耳光……

忘掉那个一开始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冷静沉着地看着她，仿佛只是在公事公办的男子眼神。

忘掉当他举起手要一巴掌打过来时，心里想着“不会吧”而呆坐在那里的自己。

忘掉第一记令她备受打击、颈椎差点扭伤的耳光。

第二记耳光

午餐时间就快到了，朴小姐身穿宛如女子高中制服的靛蓝色大衣，配上一双运动鞋，从印刷厂来到公司。听说朴小姐是印刷厂老板的亲戚，虽然年纪轻轻，与人相处却落落大方，加上总是面带笑容，所以容易讨人喜欢。“朴小姐来啦？”总编热情招呼着朴小姐。原本埋首在校对稿里的她突然抬起头，总编一和她四目相交，神情顿时转为凝重。满腹好奇的朴小姐也顺着总编的视线转向她，于是两人的目光全都停留在她的脸上。

“天啊！”

面对惊讶错愕的朴小姐，她勉强微笑着问道：

“打样这么快就出来了吗？”

朴小姐依然紧盯着她那张脸，从文件袋里取出了打样。

“你的脸怎么了？”

朴小姐回过头，再次问了负责印务的尹代理 [a](#)：

“恩淑姊的脸怎么会变成这样？”

尹代理不发一语地摇着头，于是，朴小姐睁大了双眼望向总编。

“唉，我都劝她今天好好在家休息了，她就是不肯。”

满脸愁容的总编拿出一根香烟叼在嘴里，把椅子后方的窗户打开，探出头去深吸了一口烟再吐出。他是个不管穿什么衣服都看起来十分邋遢的人，对后辈也都坚持使用敬语，虽然是这间小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却讨厌人家称他老板，只准叫他总编。他也是那名译者的高中同学。

她与朴小姐结束谈话后，总编把烟熄掉说道：

“金小姐，要不要吃烤肉？走，我请客。去前面三岔路口那家，点牛横膈膜来吃。朴小姐如果不忙，也一起吃了再回去吧。”

总编突然变得过度热情，使她感到受宠若惊。她的脑中突然浮现从未仔细思考过的一个问题：总编其实昨天一早就去过西大门警局，比她还要早去那里接受调查，那么，他究竟是如何说服那些刑警，证明自己一无所知的呢？

“没关系。”

她面无表情地回答。没办法，因为她只要一笑，肿胀的脸颊就会无比疼痛。

“您也知道，我不喜欢吃烤肉。”

“对喔，金小姐不吃烤肉。”

总编缓缓地点了点头。

与其说她不喜欢吃烤肉，应该说她无法忍受那些在烤盘上慢慢烤熟的生肉。当肉块上渗出血水与肉汁时，她就会撇过头刻意不去看；当大家在煎鱼时，则会阖上眼睛不敢直视。因为平底锅一变热以后，鱼的瞳孔会开始积水，并从张开的嘴巴中流出汁液，在那瞬间，那条死掉的鱼仿佛有话要说一般，所以她会刻意移开视线。

“那你想吃什么啊，金小姐？”

朴小姐见状赶紧补了一句：

“我要是在这里吃好料，回去会被我们老板骂的。不如.....我们去吃上次那间家常菜吧。”

最后加上尹代理总共四人。他们把办公室大门锁上后，便走去那间烤肉店旁的家常菜餐馆。

那间餐馆的老板娘每到夏天就会赤脚穿着拖鞋，大拇指上还有黑色溃烂的伤口，到了冬天则会穿上花花绿绿的棉袜搭配毛靴。他们选了一张靠近煤油暖炉的座位坐下，等待上菜。

“朴小姐，您说您几岁来着？”

这问题总编已经问过不下五次了，朴小姐依然以亲切的口吻回答：

“我今年十九。”

“郑社长是您的叔叔，是吗？”

“不不，是堂叔，和爸爸是堂兄弟。”

朴小姐俏皮地述说着明明自己和堂叔是远亲关系，却因为长相相似而经常被误认为是亲生女儿的趣事。而才新婚的尹代理有个临盆在即的妻子，每次只要朴小姐说完一段话，就会逗得他咯咯笑。

用餐快结束时，总编开口向她问道：

“明天要不要我代替你去检阅科？”

总编明知道固执的她会拒绝，却还是好心地问了一下。

“那是我分内的工作。”

“这样吗，我只是觉得你昨天满辛苦的，有点不好意思。”

她看着总编的脸，不停思考着他所说的话背后暗藏着什么玄机。他究竟是如何顺利离开那里的？难道只有阐述事实吗？

金恩淑才是责任编辑，两人是在清溪川旁的甜点店见面进行最后一次校对的，其他我一概不知。还是说虽然他句句属实，但还是敌不过内心深处良心的谴责，使他一直感到坐立难安呢？

“没关系，那是我分内的工作。”

她再次重复刚才说过的那句话。她本来想仿效朴小姐面带微笑，却马上感觉到脸颊传来的疼痛，随即把头转了过去，不让总编看见她那肿胀的右脸。

办公室里的其他人都下班回家了，她把黑灰色的围巾包到眼部以下，只露出双眼。她再次确认煤油暖炉已完全熄灭，关上所有电灯，还把电源总开关也扣下。她推开一片漆黑的办公室玻璃门准备要走出去时，犹豫了一会儿，把眼睛用力阖上，又再度睁开。

晚风寒冷刺骨，唯一露出的眼周肌肤都冷到像有针在刺，但是她一点也不想搭公车。工作时坐了一整天之后，她更喜欢踩着轻松的步伐慢慢从公司散步回家里。这段路程只需要经过五个公车站牌，她享受着行走时没头没尾浮现在脑海里的各种想法。

那名男子是因为左撇子的关系，只用左手打我右脸巴掌吗？

但是他把校对稿摔在桌上、给我笔的时候明明是用右手啊。

难道是攻击人的时候才会本能的使用与情感链接的左手？

她感觉自己就像要晕车一样，舌头根部开始出现苦味，喉咙、食道与胃部同时感到恶心想吐。这感觉十分熟悉，也总是会令她想起你，所以她硬吞了几口口水，但是发现没用，于是从大衣口袋中掏出了一片口香糖来嚼。

不过那名男子的手，是不是比一般男性的手小啊？

她低着头，穿过一群身穿黑灰色大衣的男子、戴着白口罩的女学生，以及小腿暴露在冷风中、准备下班回家的女性上班族。

那只是一只随处可见的手，不特别大也不特别厚，不是吗？

她一边走着，一边感受着围巾底下依然肿胀的脸颊。她一边走着，一边用左边牙齿咬着浓浓洋槐花口味

的口香糖，想着没有逃跑、没有说话，只屏住呼吸静静等待第二个巴掌打过来的自己。

第三记耳光

她在德寿宫前的公车站牌下车，跟昨天一样把围巾包到眼下，围巾底下的右脸颊已经消肿，不过还能够明显看见一颗颗泛红的斑点，刚好是手掌形状的瘀血痕迹。

“不好意思。”就快抵达市政厅时，体格健壮的便衣警察叫住了她。“请打开包包。”

她很清楚这种时候必须暂时把部分的自我意识抽离，宛如只要照着折痕折叠的纸张一样。她毫不在乎地大方将包包摊开给对方检查，里面有手帕、洋槐花口味口香糖、铅笔盒、打样、擦嘴唇的凡士林、手册和钱包。

“来这里有什么事？”

“我要去检阅科。我是出版社职员。”

她抬起头，注视着便衣警察的眼睛。

她依照警察的指示，从钱包里拿出了身分证，屏住呼吸看着他搜查装了卫生棉的口袋，就和两天前在警察局调查室里一样，也和四年前在校内的学生餐厅时一样。那是个下着雪雨的四月天，她在重考后终于进入的大学里。

那天在学生餐厅里，她吃着迟来的午餐。突然，玻璃门被用力打开，学生闹哄哄地冲了进来，随着一阵高喊声，便衣刑警也闯了进来。她手握汤匙，傻眼地看着一群男子手持棍棒，朝逃到餐厅角落的学生奋力挥打。

一名刑警情绪特别激动，他突然走到独自坐在柱子旁吃着咖哩饭的微胖男同学面前，举起放在对面的折叠椅，毫无来由就对他一阵痛打，男同学当场头破血流。她的汤匙从手中滑落在地。她不假思索弯下腰捡起汤匙，发现地上有一张印刷纸。她捡起时，看见了上头用粗体字写着：**打倒虐杀者全斗焕**。这时一只粗鲁的手陡然用力扯住她的头发，从她手中夺下那张印刷纸，然后把她从椅子上拖下来。

打倒虐杀者全斗焕

她想着那句如热刀刺进胸口般的文句，抬头看了看贴在灰色墙上的总统肖像。一个人的面孔究竟是如何隐藏内心的，她思考着，到底是如何将自己的冷血、残忍和杀意，统统隐藏得那么好。她趴在窗户边，坐在没有椅背的椅子上，撕着手指甲旁一些掀起的死皮。虽然室内很温暖，她却没办法解开围巾，纹身般的掌印因暖气炉的热气而渐渐发烫。

穿着保安司令部军服的负责人，呼喊出版社名之后，她走向了窗口，提交昨天朴小姐送来的打样，并告诉窗口想要拿回两周前提交、已检阅完毕的打样。

“稍等一下。”

在杀人魔的肖像下，是一扇毛玻璃门，她知道检阅官就在那扇门后方工作。

她想像着那些穿着军服、素未谋面的中年检阅官，桌上摆着推积成山的打样的画面。业务负责人踩着熟悉的脚步打开那扇门走了进去，经过三分钟左右，再度回到他原本的座位上。

“在这里签名。”

当业务负责人把簿子推向她时，她迟疑了，因为打样一看就知道和她当初提交的不太一样，明显被大幅修改过。

“请签名。”

她在簿子上签完名以后，领回了打样。

不需要多费口舌争辩，事实就是他们完成了检阅，并将成品交还给她。

她背对窗口向前走了几步，站在椅子之间，弓着背翻开手里的打样。那是过去一个月以来，她打字、对照原稿、完成三校的稿子，几乎都可以背出来了，只剩下最后付梓的程序。

她接回这本书时，第一个感觉是内页烧焦了，所以成了一块黑炭。

自从进公司以来，她每个月都会进行的例行庶务就是将打样提交给检阅科，在规定的期限内领回，确认完三、四处（多的话十几处）被画上黑线涂掉的部分以后，再无奈地回到办公室，把被修改过的打样交给印刷厂印刷。

但是这次不太一样，这本打样的引言大约有十页，结果一半以上都涂了黑线，接下来大约有三十页更是全都被涂掉，到了第五十页之后，似乎是嫌画线太麻烦，干脆直接用墨水里的磙筒将整页漆成黑色。正因为如此，打样才会鼓成三角柱一般。

她将那本感觉一触即碎的黑炭书放进包包里，不，说得更精确一点，这书根本像铁块一样沉甸甸的。她已经不记得自己是如何走出办公室，如何通过长廊，如何顺利经过有便衣警察站岗的大门。

这部剧作不能出版了，等于从头到尾白忙了一场。她在脑中回想着前面十页所剩无几的几行文句。

自从失去你们以后，我们的时间就此成为黑夜。

我们的房子与街道都变得黯淡无光。

我们在从此不再有天明与天暗的黑夜里，吃饭、走路、睡觉。

她想着那些残缺不全的拗口文句，用黑色墨水涂掉的整段内容，还有依稀可见的单字。你、怎么会、看着、你的眼睛、近看或远看、那是、清晰可见、现在、再、模糊地、为什么你、会记得。在变成黑炭的文句与文句之间，她屏住呼吸。喷水池怎么在喷水？又不是有什么庆祝活动干嘛喷水？

她背对着配戴刺刀的黑色将帅铜像，不停向前走去。包到眼下的围巾使她无法呼吸，于是走着走着干脆将酸痛瘀血的颧骨露出来。

第四记耳光

第三记耳光结束后，接着又来了第四记耳光。她在等待男子的手掌朝她脸部打下，不，应该说她在等待男子主动住手；也不是，她什么都不期不待，只有默默挨着打，任由男子为所欲为。她得忘掉这一点。第四记耳光，今天就会被她遗忘。

她在办公室走廊尾端的洗手台前，打开水龙头，用冷水沾湿双手，然后用手上剩余的水分整理了一下那头自然卷的长发，再用黑色橡皮圈把头发束起。

她从不化妆，除了凡士林以外不涂抹任何产品在嘴唇上，也从不把脸涂抹得白皙无瑕，不穿亮丽服装，不踩高跟鞋，不喷一滴香水。虽然今天是下午一点就可以下班的星期六，却没有可以一起吃午餐的男朋友。短暂的大学生活里，连个知心的好友都没能交到。她会一如往常地默默回到租屋处，用热水浸泡已经凉掉的白饭来吃，然后上床睡觉。她会在睡梦中将第四记耳光彻底忘掉。

从洗手台朝办公室方向的那条长廊，就算是大白天也昏暗无光。“金恩淑小姐！”一句热情的呼喊声使她抬起了头。她马上看出是那是徐老师，他正背对小窗，踩着充满活力的步伐朝她走来，用带着磁性的雄厚嗓音向她问好。

“最近好吗？金恩淑小姐。”

“您好。”她弯腰鞠躬时，徐老师咖啡色镜框里的眼睛顿时睁得老大。

“天啊！你的脸怎么会变成这样？”

她微微露出半张笑容。

“脸是怎么……”

见她面露为难，他便慢慢转向了别的话题。

“文社长在里面吧？”

“他今天没来上班，听说要参加喜宴。”

“什么？昨天晚上和他通电话时还说今天会在公司。”

她什么话也没说，推开了办公室的大门。

“老师，这边请。”

她把老师带到铺着米色蕾丝布的接待桌前时，脸颊感到一阵抽搐。她走进茶水间，双手轮流轻敷酸痛的右脸颊及紧张的左脸颊。

她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将咖啡壶加热。把那本书变成黑炭的人明明不是她，她不明白自己为何会像说谎被揭穿那样紧张发抖。此时此刻，为什么总编……不，为什么老板不在公司？是不是不想面对，因而借故避开这令人尴尬的局面？

“昨天晚上我和文社长通电话时，他一直叹气……我想亲眼看看到底是被删掉了多少内容，所以才过来。”徐老师对着刚把咖啡杯摆上桌的她说道：“就算书不能出版，公演还是会照常举行。但因为是同一批人检阅台词，所以有问题的部分看是要删除还是修改，总之得先想办法通过才行。”

她走到自己的座位，打开最下面那层抽屉。她用双手拿着打样，走到接待桌前放下。她与为人亲切、总是和颜悦色的徐老师四目相交，并缓缓坐下。一看到打样，老师顿时面露讶异，随即赶紧拿起来仔细翻阅，包括整页涂上黑墨水的部分也一一确认。

“老师，不好意思。”她看着正在翻看最后版权页的老师开口说道：“实在很抱歉，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金恩淑小姐。”

她抬起头，看见徐老师满脸错愕的表情。

“这是干嘛呢，金恩淑小姐。”

她吓了一跳，赶紧用手擦了擦眼角。尽管被赏了七记耳光，她也没掉过一滴泪的，为何突然在此时此刻会控制不住情绪潸然泪下，她不明白。

“很抱歉。”她用双手迅速擦去如泉水般不断涌出的眼泪说道：“真的很抱歉，老师。”

“金恩淑小姐有什么好抱歉的？干嘛对我道歉呢？”

徐老师把打样放回桌上。她原本想要伸手去把打样拿过来身边，却一个不小心打翻咖啡杯。徐老师迅速拿起打样以免给浸湿了，仿佛那本被涂去一大半的书里还留有些什么珍宝似的。

第五记耳光

星期天原本打算睡晚一点的，但是她一如往常不到凌晨四点钟就自动醒来。

她在黑暗中坐了一会儿，然后起身走去厨房，喝一口冰开水后，觉得自己再也睡不着了，便决定去洗衣服。她挑出浅色袜子和毛巾、白衬衫，放入容量不大的洗衣机内清洗。深灰色毛衣与内衣，则手洗干净后晾在篮子上。牛仔裤决定等累积多一点彩色脏衣物后再洗，所以先暂放在洗衣篮里不处理。她蹲坐在厨房地板上，听着规律运转的洗衣机声时，突然又萌生了睡意。

“好吧，再睡一会儿吧。”

她才刚回房睡着，突然觉得床褥和地板硬邦邦的，上半身变得僵硬，甚至延伸至下半身。她无法动弹，也无法发出呻吟。等到这种感觉渐渐不再往下延伸，她反而开始觉得空间变得极其狭窄，仿佛有两大片水泥墙同时挤压着她的胸口、额头、背部以及后脑勺，将她整个人压扁。

她突然间喘了一大口气，睁开眼睛。耳边传来了最后脱水阶段的洗衣机声音，她心想着还是再等等吧，于是洗衣机像是呼吸终止般说停就停，紧接着发出了高分贝的提示声响。

她没有起身，只睁开眼睛凝视着黑暗。她都还没忘掉前面四记耳光，今天却要忘掉第五记。事发当时心想还是别数了的那第五记耳光；感受到皮肤绽开、颧骨处开始渗血的那第五记耳光。

她到洗手台区把衣服晾在晒衣绳上，然后回到房间。

眼看距离天亮还早，她又将被褥、床褥叠好放在抽屉柜上，把书桌和抽屉也统统整理了一番，但是天依然还没有亮。最后，就连当成梳妆台来用的矮桌也都清理干净以后，她坐在摆着镜子的矮桌前，让自己暂时休息一下。镜子里依旧是寂静冰冷的世界，她心不在焉地看着从镜中世界望着自己的那张熟悉面孔，脸颊还带有一点青色瘀血痕迹。

有一段时期，所有人都称赞她长得很可爱。“眼睛、鼻子和嘴巴微微凸出的样子真是讨喜”、“头发卷得跟黑人舞者一样”、“看来不用去理发厅烫头发啦”。但是在十九岁那年夏天过去以后，就不再有人对她说这些话了。今年她已经二十四岁，旁人反而期待她要讨人喜欢、惹人怜爱，脸颊要像苹果一样红润，漂亮的酒窝要满载人生耀眼的喜悦。然而，她自己则非常渴望加速老化，希望这该死的性命不要延续太久。

她用湿抹布擦着房间地板角落，洗完抹布晾干之后，回到书桌前坐了下来。不过就算做了这么多事情，还是得过好一段时间才天亮。呆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反而使她感到饥饿，于是她去盛了一碗母亲特地寄来的早稻米，然后再度坐回书桌前。她默默嚼着米饭，心里想着其实吃这件事情满丢脸的。她在熟悉的耻辱感里想着那些死者，他们应该都不会再感到饥饿了吧，因为人生都化为乌有了；但是对她来说，因为还有未完的人生，所以会感到饥饿。过去五年来不断折磨她的其实正是这一点：还会感到饥饿且面对食物会有食欲。

那年冬天，她的母亲对考试落榜后不肯出门的她说：“你就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活吗？看你这样我实在太痛苦了。你就统统忘掉那些事，像其他人一样去上大学，赚你的钱，找个人嫁了.....帮我分担一点压力不好吗？”

因为不想成为任何人的负担，她决定重新读书，为了尽可能远离这个家去外地求学，所以填了位在首尔的大学志愿。当然，那地方没有成为她的避风港。便衣警察常驻在校内，被他们带走的学生统统都遭到强制入伍，给派去担任最前线的守卫兵。另外，也不能经常举办集会，否则会引来杀身之祸。不过这是一场以人生为赌注的战争，要是中央图书馆玻璃窗从里面碎裂，长长的布条沿着墙外由上往下摊开，那就是信号。“打倒杀人魔全斗焕！”也有学生在阳台柱子和自己的身体上绑麻绳往下跳，只为了在便衣警察上去拉绳子前多争取一些时间。当他们用绳子吊着自己，散发传单高喊口号时，三、四十名稚嫩的男女同学则在图书馆前广场手勾着手齐唱着国歌。但是警方镇压的手段通常都十分凶残且有效率，所以往往很难把整首国歌唱完。她只要从远处默默目睹一切，晚上就会睡不着觉，就算睡着也会梦魇，从噩梦中惊醒。

她六月考完第一次期末考时，父亲因中风导致右半边身体不遂。好不容易得到药局助理一职的母亲，开始一肩扛起家计。她最后选择休学，早上照顾父亲，等到母亲下班后，她再去市中心面包店打工，做包装面包、送餐服务等工作，直到十点打烊为止。

她的母亲每天只能睡短短几小时，就得在凌晨起床帮她两个弟弟准备便当。隔年父亲身体好转，开始可以自行打理三餐以后，她便复学，但上完一学期之后又因为要赚取学费而不得不再次休学。就这样读读停停好不容易念到了大二，最后还是选择放弃学位，透过教授推荐进入了这间小出版社。

虽然母亲对于这段过程感到十分自责，但是她的想法却截然不同。就算家里的经济状况没有变糟，她也不可能读到毕业。最终她一定会加入那些青涩稚嫩的学生，成为手勾手齐唱国歌的一份子，并且尽她所能地在那里撑到最后。她最害怕的，应该是只有自己一个人存活下来这件事。

她并非从一开始就计划要自己苟且偷生。

那天她回到家，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后，趁母亲不注意偷溜出大门，回到尚武馆。当时已经接近黄昏，礼堂出入口大门深锁，周遭也没有任何东西，于是她走去了道厅。民众服务处走廊上也不见任何人的踪影，市民军似乎没能搬走所有遗体，她与善珠姊收十过的几具遗体还遗留在原地持续腐烂。

她走到道厅别馆看见大厅里有人，之前在餐厅炊事组见过的大学生姊姊叫住了她。

“女生都在二楼。”

她跟着女大学生走到二楼走廊最底端的小房间，一进去就看见女生聚集在一起热烈讨论。

“我们也应该配枪才对，能多一人帮忙打仗是一人啊。”

“这种事怎么能强求呢，不如就想配枪的人拿吧，让那些有心理准备的人。”

你发现善珠姊坐在桌角，用一只手撑着下巴，于是走到她旁边坐下。善珠姊不发一语地笑着。在那场讨论中，虽然善珠姊依旧惜字如金，但是在讨论进入尾声时，她冷静地说自己会选择配枪的那一边。

振秀哥约莫在十一点左右敲了敲门进入那房间。虽然经常看他手持无线电走动，这却是她第一次看到他身上背着枪枝，难免感到有些陌生。他开口说道：“麻烦留下三位，我只需要三名可以帮忙进行街头广播的人，要广播到天亮，其他人都快回家吧。”

在刚才的讨论中认为需要配枪的三人自然站了出去。

“我们也想参与到底。”

把她带上二楼的炊事组大学生姊姊说道：

“当初就是想要和大家同生共死，我才会来这里的。”

不知道振秀哥最后是如何说服那些女子回家的，她已经不太记得后续发展，或者，说不定是她不想记得而选择刻意遗忘。

虽然她依稀记得振秀哥说过：“要是把女人统统留在道厅，让她们一起死，有损市民军的名誉。”但是她却无法肯定自己是不是因为被那句话彻底说服而离开。她认为死了也无妨，但其实她更希望最好不要和大家一起死掉。原以为看过那么多的死者，应该对死亡已经无感，但反而因此更心生畏惧。她一点也不想张着嘴巴、千疮百孔地死去，半透明的肠子还裸露在外。

决定留下的三名女子中，只有善珠姊领到了一把保命用的**M 1** 卡宾枪。善珠姊听完简略的使用说明后，生涩地把枪背在肩上，也没特别回头向其他人道别，就跟着另外两名女大生走到一楼。振秀哥向她们说道：

“拜托让大家站出来，等明天早上天一亮，让道厅前可以塞满人潮，我们会想尽办法撑到明天早晨的。”

其他女子在凌晨一点钟左右离开了道厅，振秀哥和其他几名大学生护送她们到南洞天主教堂那条巷子，一群人在只有微弱路灯照射的巷子口停下了脚步。

“就在这里分头走吧，随便找户人家躲着都好。”

如果她有灵魂，或许就是在那一刻彻底粉碎的。在振秀哥穿着湿透的衬衫、背着**M 1** 卡宾枪，面带笑容向这些女子道别时；在她全身僵硬地看着他们重新走上那条漆黑道路回去道厅时；不，应该说是在她离开道厅前看见你时，她的灵魂已经支离破碎。当她看见穿着天蓝色体育服、上身还多套着军训外套的你，用那窄小得还像个孩子般的肩膀背着枪枝频频点头时，她惊讶地喊了你一声：“东浩！你怎么还没回家？”她走到正在说明如何装填弹药的青年面前。“这孩子是国中生，得立刻让他回家。”那名青年满脸错愕。“他自己说他是高二的啊.....刚刚我们把高一以下同学送回家的时候，他也没离开。”她压低音量抗议道：“这像话吗？你看他哪里长得像高中生？”

振秀哥的背影从黑暗中完全消失以后，女子开始分头行动。炊事组女大生问她：“这附近有认识的住户吗？”她摇了摇头，随即女大生便提议：“那就和我一起全南大学医院吧，我表姊正在那里住院。”

全南大学附设医院的大厅一片漆黑，出入口大门也紧闭着。她们俩拍打大门好一阵子之后，终于看见警卫照着手电筒走了过来，护士也随后走出，大伙儿看上去都神情紧张，原来他们以为是军人来了。

走廊和逃生阶梯的灯火也都关着，她们跟握着手电筒的警卫走进了女大生表姊住的六人病房。室内黑暗无光，窗上挂着棉被，在那片黑暗中其实患者与家属全都醒着。女大生的阿姨连忙抓起外甥女的手，悄悄地问道：“怎么办啊？听说军人会进来，要把受伤的人统统枪毙！”

她靠在病房的窗边坐下。旁边病床的家属是一名大叔，低声对她说道：

“别坐窗边，很危险。”

由于病房内毫无光线，所以没能看见那位大叔的长相。

“军人撤退的那天有子弹射进来，原本挂在窗边的衣服还被射穿了一个洞呢，要是人站在这里，你想想后果会怎样？”

她向旁边移动了两步。

由于病房内有一位呼吸不顺的重症病患，所以每二十分钟就有护士握着手电筒进来。每当宛如探照灯般的灯光照亮病房各个角落时，就会看见患者与家属满脸戒慎恐惧的表情。“怎么办才好啊，那些军人真的会闯进来吗？要是真的会把我们都杀了，是不是应该等明天天一亮就赶紧办理出院手续啊？你表姊才刚恢复意识一天呢，要是缝合的地方又裂开的话怎么办？”每当阿姨悄悄地问话时，女大生都会用更小的声音回答她：“我也不知道啊，阿姨。”

不晓得过了多久，远处突然传来纤细的嗓音。她将头转向窗户，透过扩音器传来的女子说话声愈来愈近，但那不是善珠姊的声音。

“亲爱的市民朋友，拜托到道厅前集合吧，现在戒严军要进来市内了。”

她感受到病房内有一颗宛如大型气球般的沉默正慢慢膨胀，就快顶到病房的各个角落。随着卡车开过医院前的那条道路，广播声也变得愈来愈清楚、愈来愈大声。

“我们会奋战到底，拜托各位也一起勇敢站出来吧。”

就在那广播声逐渐远去不到十分钟后，便听见了军人的动静。

她这辈子第一次听见那种声响，数千人穿着军靴踩着整齐划一的步伐声，还有感觉足以粉碎道路、推倒墙壁的装甲车声。她一头埋进两脚的膝盖中间。某张病床传来了年幼的患者在哭着哀求：“妈妈，关窗吧。”“已经关了。”“再关紧一点。”“已经关很紧了！”那些声音好不容易经过之后，又再度听见了街头广播声划破了市中心的宁静，那是从好几条街道外传来的模糊声音。“各位，现在就勇敢站出来吧，拜托大家，戒严军就要进来了。”

最后，道厅处传来了枪响，当时她还十分清醒，没有睡着。她没有遮住耳朵，也没有闭上眼睛；没有低头，也没有呻吟。她只有想起你，本来想要带你走的，你却拔腿往阶梯方向逃跑，面露惊恐，仿佛只有奔逃才有活路般。“东浩啊，跟我走吧。你得跟我一起离开这里才行。”你紧抓着二楼栏杆，浑身发抖。最后与你四目相望时，你的眼皮不断颤抖，因为想要活下来，因为内心充满着恐惧。

第六记耳光

“你打算如何通过检阅？”

总编低头看着徐老师的剧团工作人员送来的招待券，自己嘀咕着。虽然看似是在喃喃自语，其实是在向她问话。

“难道老师在重写剧本吗？距离公演只剩下不到十五天了……怎么来得及排练？”

当初她与徐老师的计划是这周出版剧作，下周在报纸文艺副刊上刊登出版相关消息，这样对剧团公演来说会是很好的宣传机会。而且原本打算在公演期间让尹代理站在剧场门口贩售剧作，但是因为审阅结果导致出版计划延宕，相同内容的戏剧公演也必然会惨遭停演命运。然而，不知道徐老师心里打着什么如意算盘，居然按照原定日程发放公演招待券。

办公室的门伴随着嘈杂声被推开，尹代理抱着一箱书走了进来，他的眼镜镜片蒙上了一层白雾。

“谁能先帮我把这副眼镜摘掉。”

她赶紧跑向前，帮尹代理摘下眼镜。尹代理气喘吁吁地将那箱书直接丢放在接待桌上。她用美工刀划开纸箱，取出了两本书，一本先拿去给总编，再急忙翻开手中的另外一本检查。那些书上标示的译者姓名，已从原先通缉中的译者改为移民至美国的总编亲戚，原本担忧的这本书，反而只被检阅科删掉两段内容，最终顺利移交到印刷厂印刷。

她铺了两张报纸在桌上，与尹代理一起将箱子里的书统统取出。他们把书和报导资料一起放进印有出版社公司标志的信封袋里，依照明天要发送的各家媒体单位堆叠。

“不错喔。”总编低头喃喃自语。他咳了一声之后，再次看着她正式说道：“非常好，整理好之后今天就提早下班吧。”

总编摘下老花眼镜后站起身，把大衣披在肩膀准备套上，但是他的右手怎么穿都穿不进去，显得有些笨拙，看来是季节转冬，他的五十肩又恶化了。她放下手边的事情走向前，帮忙总编把手臂伸进衣袖里。

“谢谢啊，金小姐。”

她看见了他那双受宠若惊的善良眼神和过早浮现的皱纹，突然意识到如此内向懦弱的人，居然会与当局关注的作者维持友好关系，并持续出版当局关注的书籍，究竟是为了什么？

尹代理跟着总编下班以后，只剩下她一人独自在办公室里。

她因为不想提早回家，只好坐在书桌前，面对着那箱刚出版的书籍。虽然她想要试着回想译者的容貌，但不晓得为何却想不起对方的明确长相。她抚摸着瘀血已经消去的右脸颊，毫无痛感；她再用指尖试着按压，只感受到微微的刺激，几乎已经称不上是疼痛。

新书是以群众心理为主题所写的人文书籍，作者是一名英国人，书中大部分实例皆取自于近现代欧洲国家，包括法国大革命与西班牙内战、二次世界大战。而容易被检阅单位删除的五月风暴学运篇，译者早已自行省略不译。他期许未来能出版完整修订版，并于序言中写道：

作者认为，虽然尚未证实影响群众道德感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但有趣的事实是，群聚的现场会产生一种特殊的道德氛围，而且与群众个体的个人道德水平无关。有些群众会肆无忌惮地抢劫商店、杀人、强奸，有些群众则会获得个人单独行动时难以发挥的利他性与勇气。与其说后者的个体特别崇高，不如说是存在于人类根本的崇高性，会借由群众的力量展现；而前者的个体也并非特别野蛮，是存在于人类根本的野蛮，会借由群众的力量极大化。

接下来的段落被检阅组删减过，所以没能完整呈现在书里：那么，我们该思考的问题是：人类究竟是什么？为了让人类不要成为什么，我们又该做些什么？被删掉的这四句话她还记忆犹新：译者的双下巴、旧旧的褐色外套、苍白泛黄的气色她也都还清楚记得；他那摸着水杯又黑又长的指甲她也记得，就是唯独想不起来他确切的五官长相。

她盖上书静静等待，等待着窗外的景色逐渐昏暗。

她不相信人类了。不论任何表情、真相、天花乱坠的字句，都不再令她深信不疑。她领悟到，自己只能在不断的质疑与冰冷的提问中存活下来。

那天上午，喷水池不再喷水。那些持枪的军人在道厅围墙前散落一地的尸体旁又拖来了一批新的尸体。他们手拉着尸体脚踝，尸体的背部和后脑勺在地上拖行，几名军人摊开防水布，合力抓起你的耳朵放上去，然后从道厅后院一次装了十多具尸体提了出来。正当她边走边隐约瞥见这番光景时，突然有三名军人快步走到了她的面前，用枪口顶着她的胸口。“你从哪里来的？”“我刚刚去看我阿姨，正准备回家。”她故作镇定地回答，其实人中一直不自觉在抖动。

她按照那些军人的指示，背对着广场直直向前走，一直走到大仁市场入口处时，看见了好几辆庞大的装甲车轰隆隆行驶在大马路上。“这是在告诉我们一切都已经结束了的意思。”瞬间，她的脑中浮现了这个念头，“告诉我们人已经统统被他们杀光了的意思。”

她居住的区域靠近大学路附近，那天路上就像被传染病肆虐过一样，不见半个人影，气氛诡谲。当她按下门铃的那瞬间，父亲飞也似的冲了出来，仿佛等待已久地赶紧带她进门，并将大门重新深锁。父亲把她藏在阁楼里以后，为了掩饰通往阁楼的门，把布衣橱搬到阁楼门前遮挡。从那天下午开始便传来军人的脚步声，打开拉门把某人拖出去的声音、东西碎裂一地的声音、苦苦哀求的声音频频传出。“没有呢，我儿子真的没有参加示威游行，他也从来没摸过任何一把枪啊。”

军人也按了她家的门铃，父亲用宏亮的嗓音回答道：“我家女儿才高三，儿子才刚上国中和国小，怎么可能去示威呢。”

隔天晚上，她从阁楼下来时，母亲告诉她市厅的垃圾车已经将尸体载往公共墓地去了。不只是丢弃在喷水池前的尸体，摆放在尚武馆的棺材与身分未明的尸体也全都载走了。

公家单位与学校都开始正常运作了，拉下铁门的店家也都纷纷开始营业。戒严一直持续着，晚上七点钟以后就禁止在外通行。就算还没到禁止通行的时间，还是会有军人不时走上前来盘问搜查，要是有人没随身携带身分证，就会被强行逮捕。

为了弥补缺课时数，大部分学校都决定把学期延长至八月初，她一直到开始放暑假那天为止，每天都会在公车站牌旁的公共电话亭里拨打道厅民众服务室的电话。“我认为喷水池实在不应该喷水，拜托请把水关掉。”她冒汗的手心把电话筒弄得湿湿黏黏。“好的，我们会再讨论评估。”民众服务室的职员每次都耐心地回答她。唯有一次，回答的是一名年纪较长的女职员：“同学，别再打来了。你是学生对吧？喷水池就是会喷水啊，我们能怎么办呢？你最好忘掉这件事，好好读书吧。”

窗外的天色逐渐昏暗，空中突然飘起了白色的东西。

已经到了该起身的时间，她却一动也不动地坐在椅子上。

雪花像刚磨成的白米粉一样轻盈柔软，但是，她对于眼前的这番风景一点也不觉得美丽。今天是她得忘掉第六记耳光的日子，然而脸颊上的伤早已痊愈，感受不到丝毫疼痛，因此，明日也不必将第七记耳光忘掉了。忘掉第七记耳光的日子不会到来。

雪花纷飞

全场熄灯后，舞台上的灯逐渐明亮。一名身材高挑的三十多岁女子，穿着材质粗糙的白色纱布裙站在舞台中央。女子不发一语，转头看向舞台左方，一名穿着黑色衣服的瘦高男子，背上背着他身形相等的骷

骷髅朝舞台中央走去。他赤脚踩着太空漫步缓缓移动。

女子再次不发一语地转头看向舞台右方，这次出现一个头矮小健壮的男子，同样穿着黑色衣服，背着他身形相等的骷髅朝舞台中央走去。这两名男子宛如慢速播放似的，缓缓从两侧踩着太空漫步走出，仿佛看不见彼此似的，在舞台中央擦肩而过走向对侧。

台下观众座无虚席，不知是否因为是首演，坐在前排的观众大部分都是戏剧或媒体相关从业人士。她和总编一起找到座位坐下时，回头张望了一下后方座位，看见三、四名疑似是便衣刑警的男子分散而坐。

“徐老师究竟打算如何呈现这齣舞台剧呢？”她思索着。检阅科删掉的那些台词要是从演员的口中说出口，坐在后方的那几名男子会马上起身吗？会迅速冲上舞台制伏演员吗？如同在学生餐厅里用椅子乱砸那名吃着咖哩饭的男同学一样，或者像给了她七记耳光，每一记都下手重到使她脖子向后仰那样。站在灯光室里目睹这一切的幕后团队最后又会有什么下场？徐老师会不会就此遭到逮捕或者通缉，从此以后再也难见他一面呢？

舞台上的两名男子像是在梦中行走般缓慢而行，当他们俩都从舞台上消失之际，女子终于开口说话了。不，应该说好像开始在说话了，也不对，女子什么话也没说，她只有张开嘴巴，说着唇语，没有发出任何声响。她可以明确读出女子的唇语，因为是她亲自将徐老师写在稿纸上的戏剧内容打好字的，还帮忙做完三校。

在你死后，我没能为你举行葬礼，

导致我的人生成了一场葬礼。

女子转身背对观众席，与此同时，灯光照亮了观众席中央的长长走道。一名体格健壮的男子穿着孝服站在走道底端。他气喘吁吁地朝舞台方向走去，表情和动作都与刚开场时的两名男子截然不同。他的脸部扭曲，双手用力朝空中举起伸直，就像一只口渴难耐的鱼一样张动着双唇，感觉要提高音量的部分反而以唧——唧——的呻吟代替，她也读出了男子的唇语。

欸，回来吧。

喂，我喊你名字呢，现在就回来吧。

别再拖了，现在就回来吧。

观众吃惊的喧哗声逐渐平息，开始变得沉默肃静，专注地凝视着演员的嘴巴。走道上的灯暗了，站在舞台中央的女子重新转过身面对观众席，冷静地注视着依然说着唇语、朝舞台边走边招魂的孝服男子。女子再度张嘴无声地说道：

在你死后，我没能为你举行葬礼，

导致我那双看见你的眼睛成了寺院；

我那双听见你声音的耳朵成了寺院；

我那颗吸着你气息的肺也成了寺院。

女子宛如睁着眼睛做梦般，朝着空中发出唧——唧——声。就在女子张嘴说着唇语时，穿着孝服的男子走上了舞台，他的双手在空中摆动着，与女子擦肩而过。

春天盛开的花朵、柳树、雨滴和雪花，都成了寺院。

日复一日的黑夜与白天，也都成了寺院。

耀眼的灯光再次打在观众席上。坐在前排的她回头一看，发现一名年约十一、二岁的小男孩已经站在走道中央。他穿着白色夏季体育服，配上白色运动鞋，怀里紧紧抱着一颗小小的骷髅头。正当小男孩朝舞台方向开始走去时，一群弯着腰、像四脚兽一样行走的演员，随即出现在后面黑暗的走道上尾随。这十多名演员有男有女，黑色长发垂落在地，诡异地行走着。他们不停张动着嘴巴，摇头晃脑地发出诡异的唧——唧——呻吟声，每当音量变大时，就会回头往后看，最后超越男孩率先抵达舞台前的阶梯。

回头看着这一幕的她，嘴唇也不自觉地跟着张动着，仿佛是在模仿演员一样，无声地喊道：东浩！

站在一行人最后方的年轻男子，将他那弯腰弓背的身体转向后方，一把将男孩怀里的骷髅头抢去。一只只垂落无力的手臂把骷髅头传向了前方，直到最前方腰弯成九十度的老婆婆拿到手后才终于停止。披着白长发的老婆婆，摸了摸骷髅头后便走上了舞台。原本站在舞台上的白衣女子与孝服男子，顺势让出了一条道路。

此刻，唯有那名老婆婆在移动，其他人全都静止在原地。

老婆婆的步伐缓慢而平静，某位观众的咳嗽声显得像是从遥远外太空传来般，就在那瞬间，男孩开始移动了。男孩跳上舞台，直冲到老婆婆身后，紧紧抱住那弯曲的背部，像老婆婆背在身上的孩子一样，像个背后灵一样，一步一步跟在后头。

.....东浩。

她紧咬下唇，看见色彩缤纷的挽幛一口气从舞台天顶上垂落下来，站在舞台下像四脚兽一样群聚在一起的演员顿时将腰杆挺直。老婆婆停下了脚步，紧紧贴在身后的男孩则转身面向观众席。为了不要马上看见男孩的面孔，那瞬间她选择闭上了双眼。

在你死后，我没能为你举行葬礼，导致我的人生成了一场葬礼。

就在你被防水布包裹、被垃圾车载走以后，

在无法原谅的水柱从喷水池里跃然而出之后，

到处都亮起了寺院灯火。

在春天盛开的花朵里；在雪花里；在日复一日的黑夜里；在那些你用饮料空瓶插着蜡烛的火苗里。

她没有擦去积满在眼眶中的热泪，只是睁大双眼，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说唇语的男孩面孔。

1. 韩国职场的职级通常分为：社员、代理、课长、次长、部长、社长、会长，其中代理泛指主管级，一般都有四年以上工作经历。[42](#)

子弹与鲜血

（振秀的故事）

所以说，人类的本质其实是残忍的，是吗？

我们的经历并不稀奇，是吗？

我们只是活在有尊严的错觉里，随时都有可能变成一文不值的东西，变成虫子、野兽、脓疮、尸水、肉块，是吗？

羞辱、迫害、谋杀，那些都是历史早已证明的人类本质，对吧？

那是一支很普通的笔——Monami黑色圆珠笔，他们将它交错穿插在我的手指之间。

当然，是穿在我的左手，因为右手还得用来写调查书。

是的，就是那样扭转的，往这个方向，这样子。

刚开始其实多少还能忍受，但是每天同样的部位都遭受同样的酷刑，久而久之伤口也会变深，血液夹带着脓疮流出，之后伤口甚至深得能见到里面的骨头。他们发现我这伤口已经见骨后，用沾了酒精的棉花把洞填满。

徒刑我的牢房里关着九十多名男性，绝大部分都和我一样，在相同位置塞着酒精棉花。由于彼此之间严禁交谈，要是看见对方的手指间也塞着棉花，短暂四目交接后，便会立即别开视线。

我原本也以为伤口都已经见骨了，应该不会再继续对那个部位施予严刑，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们明知那是最痛的地方，却还是将棉花取下，继续插上那只圆珠笔，使劲地往更深处扭转。

●

铁栏杆隔成的五间牢房连成一片扇形，持枪的军人站在正中央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刚开始被押进牢房时，没有任何人敢出声，就连年幼的高中生也没开口问过一句这是什么地方。彼此眼神不曾交会，只有沉默。我们需要一些时间让自己接受那天凌晨发生的事情，在牢房里那一个多小时的绝望沉默，是我们生而为人能够坚守的仅剩尊严。

●

Monami黑色圆珠笔是每次只要走进调查室，就会备好放在桌面的第一阶段严刑拷问。他们似乎是想要借此告知我们，身体已经不再属于我们自己，我们的人生也不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走，那里唯一允许的事情只有令人发疯的疼痛，只有足以吓出一身尿尿的疼痛。

第一阶段严刑拷问完毕后，他们会开始冷静询问，不论我怎么回答，步枪的枪托都会朝我的脸重击。我本能地用两只手臂抱紧头部，往墙壁方向退缩。要是我倒地不起，他们就会用脚踹我的腰间与背部，直到我感觉自己快要断气，赶紧翻身朝上为止。接着，就会有军靴在我的小腿胫骨上狠狠蹂躏。

●

不过，也别以为从调查室回到牢房以后就能够放松休息。

牢房里所有人都得正襟危坐，直视正前方的铁窗。一名下士就曾说过：“要是谁的眼珠敢乱动，我就用点燃的香烟把他眼球戳瞎。”实际上真的有一名中年男子被他们用香烟火苗蹂躏眼皮；另外有一名无意间用手指摸了一下脸颊的高中生，也遭到拳脚一阵毒打，直到他失去意识瘫软在地。

在塞满将近一百名男性的狭小空间内，几乎没有任何空隙，彼此只能紧贴而坐，每个人都汗如雨下。沿着后颈缓缓流下的究竟是汗水还是小虫，我们无从分辨，也无从确认。大汗淋漓之后虽然口渴难耐，但是一天之中能够喝水的时间只限三次，也就是三次用餐时间。我一直深刻记得就算是尿液也想要接来喝的动物本能，深怕自己会突然想打瞌睡的焦虑，以及他们随时都有可能用香烟戳我眼皮的那份恐惧。

我也记得饥肠辘辘的感觉，像白色吸盘一样怎么甩也甩不开，吸附在我阖着的眼皮、额头、头顶与后颈上。那些吸盘会慢慢吸走我的灵魂，直到灵魂像白色泡泡般膨胀，濒临破碎。那些黑暗又惊险的瞬间，至今还刻骨铭心。

●

监狱里提供的三餐，每次只有一撮饭、半碗汤和泡菜，而且还得两人一组，一起分食那盘食物。当我被安排和金振秀同一组时，说实话觉得松了一口气。当时的我有如灵魂已逐渐抽离的野兽，而他看起来不像是食量大的男人。他一脸苍白，眼周像病患一样暗沉，面面无表情地眨着那双空洞无神的眼睛。

一个月前接获他的讣闻时，我最先想起的就是他那双眼睛。在混浊的豆芽汤里挑着豆芽菜往嘴里放，吃到一半突然停下来偷看我的那双眼。他和我一样早已变成一只野兽，用那双冰冷空洞的眼睛，默默看着正在恶狠狠盯着他咀嚼蠕动的双唇、深怕他会把豆芽菜全吃光的我。

●

其实我不晓得原因。

为什么金振秀最后会死掉，和他同组一起吃饭的我却还活着。

是因为他遭受的痛苦比较多吗？

不，我也和他一样饱受折磨。

是因为他睡得比较少吗？

不，我也一样睡不着觉，没有一天能安稳入眠，我想只要还留有一口气在，日子应该会继续这样下去。

在您第一次打电话给我询问关于金振秀的事情时，我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就连和您约好要在这里碰面时，我也思考着这个问题。日复一日，没有一天停止思考这个问题：到底为什么他死了，我却还活着？

●

先生您曾在电话里说过，金振秀不是第一个自杀的案例，我们之中有更多人有可能选择这条路。

那么您是想要来帮我的吗？但是您要写的那篇论文，终究是为您自己写的不是吗？

您说要用心理层面来剖析金振秀的死亡动机，我无法理解这是什么意思。借由汇总我现在告诉您的这些信息，就可以把金振秀的死亡过程复原？或许我们俩的遭遇雷同，但绝对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他所经历的那些事如果不是透过他本人亲口得知，又能如何追查他的死因呢？

●

据我所知，金振秀是我们之中遭受更多酷刑的人，或许是因为他的外型较为阴柔的关系。

不，当时并没有人说，是事隔十年之后才听说的。

传闻他们曾要他把性器官摊放在桌上，威胁说要用树枝鞭打。他们也曾将他裤子脱光、双手绑在身后，拖到禁闭室前的草地，让他趴在地上。在那三小时里，黑蚁爬满了他的身体，咬他的胯下。他获释出狱之后，听说几乎每天都会做关于昆虫的噩梦。

●

之前我们并不认识，只在作战室看过彼此。

当年金振秀只是一名大一新生，脸上还看得见一些小汗毛。他的脸很白，睫毛又长又浓，十分引人注目。每次看他走路都感觉非常匆忙，如今回想起来，应该是因为他的四肢特别细长，所以才显得不够沉稳。

据我所知，他主要负责的工作包括掌握受害人数、管理遗体、采购棺材，以及用国旗举行葬礼等。

其实我没想到他会待到那天晚上。我认为他会是那些主张回收枪枝，在戒严军进来前清空道厅、不让任何人牺牲的学生之一。就算他留下来待到晚上，我也仍心存怀疑，感觉他就是会在凌晨十二点钟以前自己逃跑的那种人。

我和金振秀等十二人成一小组，聚集在二楼的小会议室里。我们抱着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心态，彼此先进行了一轮简单的自我介绍。我们写下简短的遗书，附上姓名和地址，放进衬衫前的口袋里，方便日后家属找寻。当时我们确实还没体悟到即将要面临的事情，但是自从无线电里传来戒严军已经进入市中心的讯息后，我们终于开始感到紧张。

作战室室长把金振秀叫到走廊上的时候已经是午夜，室长请他帮忙护送所有女子离开道厅，宏亮的嗓音就连在会议室里的我们也都能清楚听见。我当时在心里默默猜测，室长指定他来负责这件事情，想必是因为只有他特别纤瘦，就算最后临阵脱逃没再回来也毫无影响。我想起当时我看着他神情凝重带着枪走出

去，心里是这么想的：“是啊，你还是别回来了。”

然而出乎我的意料，不到三十分钟他就回来了。有别于出去时紧张戒备的神色，他回来时表情已经全然放松。他似乎再也难敌连日累积的疲惫，眯着双眼将枪枝靠在一旁墙上，跑去躺在窗边的人造皮革沙发上睡着了。我摇晃他的身体叫他醒醒，他咕哝着对我说：“不好意思，我眯一下就好。”

奇怪的是，看着他入睡的其他人也突然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放松地靠墙坐下，一个接一个开始打起瞌睡，我也只好无奈地缩起身子，坐在金振秀躺着的那张沙发旁。该如何说明眼前这番情形呢？明明是最需要打起精神不可以睡着的时候，是最需要倚赖理性冷静的时候，我们反而陷入了眼睛、鼻子、嘴巴都毫无知觉的朦胧昏睡中。

我感觉到有人小心翼翼的开门，又再默默关上，于是赶紧睁开了眼睛。那是一名瘦弱的稚龄国中生，一头短发像栗蓬似的，不知何时已经倚在沙发边上坐着。

“谁啊？”我用沙哑的嗓音问道：“你谁啊？哪里来的？”

少年闭着眼睛回答：

“我好困，让我在这里跟哥哥睡一下吧。”

原本睡死的金振秀，在听见少年的说话声后瞬间惊醒，迅速睁开眼睛坐起身子。

“这是怎么回事？”他紧抓着少年的手臂逼问：“我刚不是叫你快回去吗？你不是也答应我会离开吗？”

金振秀的嗓门变得越来越大声：

“你在这里到底能干嘛，根本连枪都不会用啊！”

少年欲言又止地说道：

“.....哥，别生气了。”

其他人纷纷被他们俩的说话声吵醒。金振秀继续抓着少年的手臂不放，一再重复说道：

“你给我听好了，要是情况不对就投降，知道吗？要记得投降，举起双手走出去，他们应该不会杀害举手投降的孩子。”

●

那年我才二十三岁，是教育大学的复学生，原本人生志愿是当一名国小老师，结果分配到的任务却是指挥小会议室组员，可见那天晚上留在道厅里的人根本就是一群乌合之众。

我们那组人一半以上都是未成年，一名夜间部的学生甚至不敢相信只要装上子弹扣下扳机，就真的能发射子弹，还独自走到道厅前的院子里，朝一片漆黑的天空试射。也正是这些人，拒绝了指挥部说未满二十岁的人得统统回家躲着的命令。由于他们的意志实在太坚定，我们还费了好大一番工夫才说服十七岁以下的学生回家。

我从作战室室长那里接获的作战指示，其实根本称不上是作战。我们估计戒严军抵达道厅的时间是凌晨两点钟，所以凌晨一点三十分就站到了二楼走廊上待命。

每一名成人负责一扇窗，未成年者则躲在窗户与窗户之间伺机行动，万一旁边的人被枪射中倒下，就赶紧替补上阵。我不晓得其他组是接获什么样的任务，也不知道他们的作战策略是否更实际。因为打从一开始，作战室室长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目标是要撑下去，撑到天亮为止，撑到数十万市民站在喷水池前为止。

虽然现在听起来会觉得当时的我们太过天真，但是我还真的倾向相信那番话。或许我们会死，但也有可能存活下来；虽然我们可能会输，但也许真的可以撑到最后。不只是我，大部分组员，尤其是比较年轻的组员，更怀抱着强烈希望。我们当时不知道原来指挥部的发言人前一天曾和国外记者会面，甚至说出我们一定会惨败的消息，说我们一定会牺牲性命，但在所不惜，也毫不畏惧。如今我可以很坦白地告诉您，当时我真的没有那种必死的决心，置生死于度外。

金振秀的想法如何我不得而知。他是明知自己会死也要重回道厅，还是像我一样心存侥幸？我认为自己可能会死，但说不定能存活下来，甚至守住道厅，这样的话就可以一辈子昂首阔步，活得光彩。当时我心中充满着这种不切实际又天真浪漫的想法。

●

我当时也知道军人有着压倒性的力量。只不过奇怪的是，我发现有另一股力量足以与他们的力量抗衡，并且强烈地主导着我。

良心。

对，就是良心。

世界上最可怕的就是它。

那天我把遭军人射杀身亡的死者搬上手推车推向前方，和数十万人一起站上街头面对枪口时，突然发觉原来自己内心深处藏着一个洁净无瑕的东西。这令我感到十分惊讶。我清楚记得再也无所畏惧的感觉，就算死也无憾的感觉，数十万人的热血汇集成一条巨大血管般的那种感觉。我感受到血液流淌在那条血管之中，流向全世界最大也最崇高的心脏；我感受得到脉搏心跳，甚至不讳言自己就是那一份子。

下午一点钟左右，随着道厅前的音响喇叭播放起国歌，军人开枪了。站在示威队伍中段的我奋力奔逃，世界上最大最崇高的心脏顿时被击碎。枪声不只从广场传来，高层建筑的顶楼也都设有狙击手。我丢下那些在我身旁纷纷不支倒地、停止呼吸的市民继续奔逃，直到认为距离广场已经够远时才停下脚步。

我气喘如牛，感觉肺泡快要炸开，脸上也早已分不清是泪水还是汗水。我走到一间拉下铁门的商店，一屁股坐在门前的阶梯上，听见几名比我勇敢坚强的人再度聚集在路中央，讨论着要去预备军训练所那里偷取枪枝。“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他们就会把我们赶尽杀绝。我们家那一区甚至有空军进到家里，我吓得每天都在枕头下藏一把刀睡觉，这像话吗？他们有枪欸！大白天的就可以射好几百发子弹！”

我坐在那间商店前的阶梯上不断思考，直到他们其中一人开着自己的卡车回来。我真的会用枪吗？真的能对一个活生生的人扣下扳机吗？军人持有的数千支枪可以杀死数十万人，子弹贯穿身体后人就会应声倒下，原本满腔热血的身体也会瞬间冰冷僵硬。

后来我也一起搭上那部卡车，回到市中心时已经是深夜。我们开错两次路，好不容易抵达预备军训练所，却发现所有枪枝早已被其他人拿光，一支也不剩。那段期间，我不晓得有多少人在市区街道上牺牲了性命，只记得隔天早上医院门前民众大排长龙抢着要捐血，医生和护士穿着沾有血迹的白袍焦急地穿梭在医院内，以及妇女不断朝我坐的卡车送上紫菜饭团、水瓶和草莓。大家一起齐声合唱的歌曲只有国歌与〈阿里郎〉这两首，那瞬间我感觉仿佛所有人都奇迹似的走出了自己的躯壳，用赤裸的肌肤靠拢彼此。世界上最大最崇高的心脏，被粉碎后鲜血直流的那颗心脏，再次重生，奋力地跳动着。

我深深着迷的正是那份感觉。先生您能体会吗？那是种自己已经成为完全洁净善良之存在的强烈感觉，仿佛有一颗名为良心的耀眼无瑕宝石，镶进了我的额头，瞬间散发出一股光辉一样。

那天选择留在道厅的孩子，应该也曾经历相似的感觉，就算那颗良心宝石会换来死亡也在所不惜。然而，如今我已经不再有把握了，那些当初背着枪蹲坐在窗下喊着肚子好饿的孩子，问我们可不可以去小会议室把剩下的蜂蜜蛋糕和芬达汽水拿来吃的孩子，是真的对死亡有所了解，才做出了那样的选择吗？

当无线电那头传来戒严军十分钟内即将抵达道厅的消息时，金振秀背对着自己负责站守的那扇窗说道：“我们会撑到撑不下去为止，然后结束性命，但是你们这些学生千万不可以。”

他用仿佛自己不是二十岁，而是三十或四十岁的中年男子口吻说着：

“一定要乖乖束手就擒，要是觉得他们打算枪毙你们，务必要丢下枪枝，立刻投降，为自己找一条生路。”

●

接下来的事情我不想说。

没有人有权利叫我再多想出点东西，包括先生您也是。

不，没有开枪。

没有杀害任何人。

当时尽管在黑暗中看见军人走上阶梯步步逼近，我们组里没有任何人扣下扳机，因为我们知道，一旦扣下扳机就会使人断送性命，所以我们办不到。等于是一群人拿着不可能使用的枪。

●

后来我才得知，原来那天军人拿到的子弹总共有八十万颗，当时那座城市的人口只有四十万人，也就是说他们拿到的子弹数量，足以在每一位市民身上射出两个致命的洞。我相信他们的上头一定下了指示，万一场面失控就可以那么做，所以就像学生代表所说的，要是我们将枪枝堆放在道厅里，清空道厅并撤退的话，他们很可能就会用枪口瞄准市民。因此，每当我想起那天凌晨，鲜血沿着道厅前的阶梯潺潺流下的画面，就会觉得他们是代替了许多人断送性命，那是数千倍的死亡，数千倍的鲜血。

我瞥见那些上一秒明明还在交谈，下一秒已躺卧在血泊之中的人，在我还未看清楚谁已经断气、谁还幸存的情况下，就被要求把头顶在走廊上，双手伏地趴下。我感觉到他们在我背上用签字笔写字。“激烈份子，持有枪枝”。我是在事后被关进尚武台 [\[4\]](#) 拘留所时，才透过别人得知背上所写的内容。

直到那年六月，被捕时没有持枪的单纯参与者才获得释放，只剩下激烈份子、持有枪枝者仍拘留在尚武台里。从那时起，拷问的花招开始改变，他们改用更精巧的手法施虐，也就是选择最省力的方式进行拷问。诸如水刑、电刑、把我们像烤鸡一样吊起来等等。他们想知道的不再是当时的实际情形，而是要我们将自己的名字填入他们所编出来的剧本，也就是假自白。

金振秀和我依旧在同一组，分食着那一小撮白饭。我们暂时忘掉几个钟头前在调查室里经历的那些事，为了不像野兽一样为一粒米、一片泡菜争吵，我们不断压抑忍耐，吃着自己该吃的一半分量。

实际上的确有人因为吃饭这件事争吵过。那个人将餐盘啪一声放下，大声对同组的另一名囚犯怒吼：“我已经忍你很久了，你吃那么多是想叫我饿死啊！”一名男孩挤到他们之间说道：“别、别这样……”我感到十分惊讶，因为那名男孩总是十分安静，也显得特别畏缩。

“我、我们不是……本、本来就……做好必死的准备了吗？”

就在那时，金振秀那双空洞的眼睛与我四目相望。

霎时间，我明白了。我明白那些人想要的是什么。不惜饿死我们、严刑拷打逼供，原来他们想要说的是：让我们来告诉你们，当初在那里挥舞着国旗、齐唱着国歌是多么愚蠢的一件事；让我们来帮你们证明，现在这肮脏发臭、伤口溃烂、像野兽一样饥肠辘辘的身体，才是你们。

那名男孩的名字叫英载。从那天以后，金振秀时不时会呼唤男孩的名字。他每次都趁吃完饭后典狱长稍微宽容的那十几分钟，不停向男孩搭话。英载，你只吃那些不饿吗？金英载，你老家在哪啊？我也是金海金氏家族欸，你是哪一派系的后代啊？别跟我说敬语喔，你不是十六岁吗？我只多你四岁好吗？我看起来有那么老吗？好吧，随你，就叫我叔叔吧。反正论辈分你也是我侄子辈。

我在一旁听着他们俩话家常，才知道原来这名男孩只有国小毕业，之后便在舅舅的木材工厂里当了三年学徒，他跟随比他大两岁的表哥加入了市民军，没想到表哥在最后那天凌晨于YMCA前身亡，剩下他被抓来这里关。在描述表哥遇害的过程中，他从没流下一滴泪，反而在被问到想吃什么时，才右手握拳搓揉着眼角，哽咽地说道：“我、我最想吃蜂……蜂蜜蛋糕，配雪……雪碧。”我看见那名男孩空着的左手也紧握着拳头，手指间同样夹着一块酒精棉花。我默默地看着，视线久久无法离开。

我不停的思考。

因为想要理解。

因为无论如何，我都得理解自己经历的那段往事。

混浊的液体、黏稠的脓疮、酸臭的口水、血渍、眼泪与鼻涕，以及沾黏在内裤上的尿液与粪便，这些是我当时拥有的一切。不，应该说这些东西本身就是我，在这些肮脏恶臭中逐渐腐烂的肉体就是我本人。

至今我依然觉得夏天十分难熬，像虫一样的汗水如果缓缓地流到胸口和背部，我就会感觉自己回到当初在牢房里有如行尸走肉的那段日子，然后深吸一口气，咬紧牙关再深吸一大口气。

一块长角木斜插在我向后绑着的双手、肩膀与腰背之间，被人使劲扭转。拜托，住手，我错了。在上气不接下气的这一秒与下一秒间，当他们用锥子插进手指甲与脚趾甲时，呼吸，屏息，吐气。拜托，住手，我错了。呻吟，在这一秒与下一秒间，再次惨叫。希望身体可以消失，就趁现在，拜托了，希望现在就能让我的身体永久消失。

从夏天到秋天，在我们写调查书的期间，尚武台的空地上新盖了一栋单层建筑，那是军法审判所，目的是为了要就地审判我们，不须移送到其他地方。那是气温骤降的十月第三周，最终调查书呈交上去后的第十天，审判开庭了。在那十天期间，我们第一次在监狱里没有受到任何严刑拷打，身上大大小小的伤口趁那段期间逐渐愈合，结成一片片黑红色的痂。

我记得当时的审判进行了五天，每天两次。每次开庭会进去三十人左右，聆听审判长的宣判。由于被告人数太多，我们甚至坐到旁听席的长椅最后一排，背着枪的数十名军人也整齐地坐在我们之间。

“全员低头。”

我按照下士的命令低下头。

“再低一点。”

我把头缩得更低。

“审判长马上就要进来了，谁要是敢出声，立刻枪毙，听见了没有！闭上嘴巴，要一直这样低着头到最后。还有，最终辩论不得超过一分钟，明白吗！”

他们带着整装好的步枪，徘徊在椅子与椅子之间，把姿势不标准的人打得头破血流。审判庭外的草虫在悲鸣，我穿着那天早上新领取的蓝色干净囚衣，衣服上还闻得到洗衣精的味道，仔细想着立刻枪毙这句话。那时候真的是屏住呼吸等待即将到来的枪决，我心想，或许死亡是像新囚衣一样冰凉的事情。如果说“活着”是刚度过的那个夏天，是布满脓疮、血汗交织的身体，是不论怎么呻吟也无法度过的一秒钟，是在充满耻辱的饥饿感中咀嚼酸掉的豆芽菜，那么“死亡”应该就是一种彻底的涂抹，可以将那些经历一次全部抹去。

“审判长入场。”

书记官一喊完，前门就打开来，三名军法官依序走了进来。头低得不能再低的我，就在那时听见了奇怪的声音。大约是前面数来第二排左右，我微微抬起头察看前方，有个人小小声地开始哼唱起国歌第一小节。等到我们发现那个人正是年幼的英载时，已经不分先后地开始齐声合唱。我仿佛被一股磁力牵引般，也开始跟着开口哼唱。原本低头等死的我们，原本只是汗水、血水、脓疮的我们，在唱国歌时出乎意料地没有遭到制止。他们没有对我们咆哮，没有把我们打得头破血流，也没有把我们逼到墙角立刻枪毙。直到我们唱完整首国歌为止，小节与小节之间都有危险的沉默停顿，和外头草丛里的虫鸣声相互交织，缭绕在简陋审判场里充满寒意的空气之中。

●

我被判处九年，金振秀则是七年刑期。

但其实刑期多长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到了隔年圣诞节前，军方就把我们所有人都特赦释放了，包括被判死刑与无期徒刑的人，等于他们自己也承认了那些罪名根本不成立。

我再次见到金振秀，是在出狱快满两年的时候，我与国中同学见面喝酒喝到凌晨，回家时经过了一间专卖醒酒汤的小店，透过窗户瞥见了一名独自坐在店内的年轻男子。一时之间我停下了脚步，因为那人紧握汤匙、宛如在写作业般认真低头看着汤饭的姿势非常眼熟，仿佛碗里有着一道不论多么努力都难以理解的谜题。他专注地凝视着猪血汤碗底，那双隐藏在又长又浓的睫毛底下的空洞眼神我太熟悉了。

我走进店里，坐到了金振秀面前。他抬起头，用毫无情感的冰冷眼神看向我。尚未酒醒的我只默默露出笑容。醉意使我多了几分耐心静静等待，直到他脸上浮现如刚睡醒般迷蒙的浅浅微笑。

在我们问候着近况时，彼此的眼神宛如透明触须般默默伸向对方，抚慰着隐藏在面孔后方的阴影，抚慰着用对话和干笑带过、却难以掩饰的痛苦痕迹。我们都没重回学校就读，而是靠家人维持生计。金振秀在他姊夫开的家电用品店里帮忙，我则是在大哥开的韩食堂里当助手，不久前才刚离职。我跟他说我打算休息到年底，等明年再加入计程车行，存点钱，哪天自己出来开个人计程车，他只淡淡地回我：

“姊夫也劝我去考个重机械操作技师执照，因为反正也进不了一般公司。不过，你是如何考到汽车驾照的？我最近看那些题库都会觉得头痛。其实我有很严重的头痛问题，所以内容都背不太起来。有时候我在店里结帐都觉得好难，因为只要算复杂一点的加减法，就会觉得头痛。”

我说我也是被没来由的牙痛搞得经常吃止痛药。这时他再次无精打采地问道：

“那你睡得好吗？我经常在睡不着时自己喝两瓶烧酒，现在是来醒酒的。我要是在家里喝酒，我姊会不高兴。她是不会对我发脾气啦，只会自己偷哭，我就是不想看她哭，所以更想喝两杯。”

“要再来一杯吗？”他木然地望着我问道。

“我们再喝一杯吧。”

我们一直喝到窗外的上班族立起他们的大衣衣领、踩着匆忙的脚步准备去上班。我们在冰冷的玻璃杯里，为彼此斟满一杯又一杯无法让我们忘掉一切的透明烈酒，中间经历短暂的失忆，之后则是完全失忆。我已经不记得最后是如何和他道别回家的，只依稀记得金振秀不小心打翻了酒瓶，冰冷的酒沿着桌面流下，弄湿了我的绒毛裤。他用毛衣衣袖随意帮我擦拭，最后终于不敌醉意，额头动力撞向桌面。

●

从那之后，我们不时见面喝酒，彼此分享着自己考执照没考过、考试没考过、出车祸、负债、受伤或生病、遇见一名温柔婉约的女子，以为所有痛苦都已结束，然而却又亲手葬送一切，再度回到独自一人。我们就是这样宛如看着镜中的自己，经历相似的人生，度过了十年岁月。我们在日复一日的失眠与噩梦之间，在止痛剂与睡眠诱导剂之间，不再青春，也不再有人为我们担心或流泪，就连我们自己都轻视自己。我们的身体里有着那年夏天的调查室，有黑色Monami圆珠笔，有露出白骨的指头，有含糊、哀求、乞讨的熟悉嗓音。

某天，金振秀对我说：

“哥，我有真心想杀的人。”

他用那双尚未完全酒醉的黑色深邃瞳孔凝视着我，说：

“我本来想等哪天我要死掉的时候，把那些人也一起带上黄泉的。”

我不发一语，帮他斟满了酒。

“但是现在已经没这念头了，我累了。”

“哥，”他再次喊了我一声，低头看了看斟满清澈酒水的杯子，仿佛我就在那杯里和他对话一样。他没有抬头，说道：

“我们那时候举了枪，对吧？”

我没有点头，也没有回答。

“我以为那玩意儿会保护我们。”

他像是已经习惯自问自答的人似的，对着酒杯浅浅微笑。

“结果我们用都没用过那把枪。”

●

去年九月凌晨，我在计程车交班后准备要回家的路上，与他不期而遇。还记得那天下了秋雨，我撑着伞，正准备转进昏暗的巷子里，金振秀就站在那里等我。他穿着黑色防水连帽外套，着实吓了我一跳，甚至心里突然冒出一把无名火，差点就要一拳揍向他那宛如幽灵般消瘦的脸颊。不，应该说想要用手把他当时的表情抹去才对。

不，不是满脸敌意的表情。

当然，他看上去确实有些疲惫，但那不足为奇，因为过去十年来他一直看起来都很疲倦。当时他的表情和平常截然不同，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情绪，不是绝望，不是悲伤，也不是怨恨。在他那长长的睫毛下，有某个不带任何水分的東西簌簌流着。

我先把不发一语的他带到我的住处。

“发生了什么事？”

我换了身衣服，开口向他问道。他把那件防水外套脱在脚边，只穿着一件薄棉短袖T恤坐着。那个坐姿让我想起十年前在尚武台监狱里的日子，于是心中再度燃起了一把无名火。他用和十年前同样的姿势看着我，浑身散发着汗臭味，表情混杂着令人恶心的绝望、服从与空洞，抬头看着站在他面前的我。

“外头雨下这么大，你全身上下也没酒气，从什么时候开始等我的？”

“昨天有一场审判。”

我趁金振秀终于肯开口说话时赶紧追问道：

“审判？”

“还记得金英载吗？那个和我们关在同一间牢房的孩子。”

我面对他席地而坐，和他一样正襟危坐了一阵子之后，缓缓靠到了冰冷的墙上。

“就是我侄子辈的那个男孩。”

“嗯。”我应了一声，不知为何突然不想再继续听他说下去。

“他进了精神病院。”

“是喔。”我再次回应他，并转头看向冰箱。冷藏柜最下层有四瓶烧酒，像是两天份的备用藥一样，默默藏在那里面。

“可能永远都无法出来了。”

我起身走向冰箱，取出烧酒放在托盘上，再拿出两个透明烧酒杯。我抓着瓶身准备打开瓶盖时，累积在玻璃瓶表面的水珠沾湿了我的手掌。

“听说他差点杀了人。”

我把小鱼干和蜜黑豆盛进小碟子里，心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想要将烧酒倒进制冰盒里弄成烧酒冰块，要是咬着骰子形状的烧酒冰块，不晓得会是什么感觉。

“家里只有这些能当下酒菜。”

他没有理会将托盘放在他脚边的我，反而加快了说话速度。

“公设辩护人说，他过去十年来自残了六次，每天晚上都得把安眠药泡进酒里喝下肚才能入睡。”

我把金振秀的酒杯斟满酒，但是并没有打算和他一起喝醉、一起铺棉被睡觉的意思。我打算叫他喝一些就好，等雨停了以后就打发他回家。我对于过去金振秀与那孩子见过多少面，那孩子日子过得好不好等等，毫无兴趣也不好奇，就算他主动告诉我，我也不是很想听。

虽然天已经快亮了，但是一直下着雨，窗外就像傍晚一样阴暗。最后我实在忍不住，摊开了床褥和棉被躺下，语气平平地对他说：“你也来眯一下眼吧，感觉你都没睡。”

他在自己的杯子里斟满了酒，一口干下。我把棉被盖到脸上、背对他躺着，他则继续朝我缓慢地诉说那接近诡辩的胡言乱语。

●

所以说啊，哥，人的灵魂是不是什么屁都不是啊？

还是说，是像玻璃那种东西？

玻璃是透明又脆弱的，那就是玻璃的本质，所以我们都得小心，否则很容易破碎，要是碎了或者裂开，就不能用了，就得丢掉了。

以前我们有着牢不可破的玻璃，我们甚至从未怀疑过那是玻璃还是什么材质，就是个透明坚硬的真品。而我们在破碎的那一刻，展现了我们其实是有灵魂的，这也证明了过去我们的确是用玻璃做成的人。

●

那次是我们在他生前最后一次见面。

接获他的讯闻是在那年冬天。那三个月他究竟过着什么样的日子，我无从得知。虽然中间他打过一通电话到我的办公室，但是我当时正在忙没有接到，后来回拨给他，他也没有接我电话。

那年秋天时常下雨，每次只要下完一场雨，气温就会骤降。每到凌晨下班后，我走向我家小巷时，都会不自觉地放慢脚步，包括他死后也是。只要经过位于街角的那栋房子，尤其是下雨天，就会使我想起身穿黑色防水外套，在黑暗中像幽灵般独自站在那里的金振秀。

他的葬礼办得十分简陋。他的家人和他一样有着深邃的双眼皮和长长的睫毛，也都有着空洞、深不见底的眼神。他的姊姊感觉以前是个美女，她面无表情地握了握我的手。由于他们缺少帮忙抬柩的人手，所以我一起陪同到火化场。我看到他的棺材送进火化炉里，便先行离开了。我记得那个地方没有公车，还走了三十分钟左右，到有公车停靠的三岔路口上等车。

●

我没看过他的遗书。

这张照片真的是和遗书夹在一起的吗？

他从来都没跟我说过那些事。

就算我们曾经走得很近，但又有多近呢？我们彼此依靠，同时也总是想把彼此痛打一顿，想要抹去彼此，想要永远推开彼此。

我需要对这张照片解释什么？

我要从何开始解释？如何解释？

有人被枪射中身亡，地上都是血迹。这应该是道厅前院的外国记者进去拍的吧，因为韩国记者当时是不得进入的。

应该吧，应该是从摄影集里面剪下的，反正市面上不是出过各式各样的摄影集吗？

现在是要我推测金振秀死前为什么会拿着这张照片，为什么会夹在他的遗书里面吗？

我得告诉您关于这些倒卧在血泊之中的孩子的故事吗？

您有什么权利要求我说明？

●

我们按照军人指示在二楼用头顶地稍息，在太阳日渐东升的时候被拖到道厅院子上。我们的双手绑在背后，一排人跪坐在院子中央。

一名军官朝我们走了过来，他用脚上的军靴依序踢我们的背，让我们一头栽在泥土里，并且肆无忌惮地咆哮谩骂：“他妈的，老子可是参加过越南战争的人，死在我手里的越南共匪超过三十个，那群肮脏的赤匪！”当时，金振秀就在我旁边，当军官一脚踩上金振秀的背时，偏偏他的额头就顶在一颗小石子上，因此流出了鲜血。

就在那时，五名年纪较轻的学生从二楼高举双手走了下来。他们正是戒严军点亮照明弹开始用机关枪乱扫射时，我叫他们躲在小会议室档案柜里的那四名高中生，还有在沙发上和金振秀短暂闲聊过的那名国中生。他们因为没再听见枪响，于是便按照金振秀千叮万嘱的方式，丢下武器下楼投降。

“这群兔崽子！”军官的脚依然踩着金振秀的背，激动地喊道：“干他妈的小赤匪！现在是要投降的意思？觉得就这样死掉太可惜了，是吗？”他的脚始终没有从金振秀的背上离开，甚至举起了手上的M 16瞄准那群孩子。他毫不犹豫地开枪扫射那群手无寸铁、举手投降的孩子，我也不自觉地抬起头望向他的脸。“我操你妈的，像不像在看电影啊！”他龇牙咧嘴地笑着对他的部下说道。

这样说您明白了吧？这张照片里的五名孩子会在地上躺成一排，并不是死后才将他们排成这样的，而是当时他们乖乖按照我们的指示，举起双手、排成一线走过来。

●

有些记忆是时间治愈不了的伤痛，不会因为事隔多年而变得模糊或者遗忘，吊诡的是，时间越久反而只会剩下那些痛苦记忆，对其他回忆则逐渐麻木。世界变得越来越黑暗，就像电灯泡一颗一颗坏掉一样。包括我自己也可能自杀，我心知肚明。

现在换我想要问先生您一个问题。

所以说，人类的本质其实是残忍的，是吗？我们的经历并不稀奇，是吗？我们只是活在有尊严的错觉里，随时都有可能变成一文不值的东西，变成虫子、野兽、脓疮、尸水、肉块，是吗？羞辱、迫害、谋杀，那些都是历史早已证明的人类本质，对吧？

我在一次因缘际会下，遇见一名曾经投入釜马民主抗争¹的空军部队军人。他听完我的遭遇以后，向我坦承他的身分，并说其实是上头下令镇压时要尽可能凶狠粗暴，还说会给残忍施暴的军人几十万韩圆的奖励金。他说其中有一名军人就对他说过：“这有什么问题？你打人，人家还给你钱，没理由不动手吧？”

我还听说当初被派去参加越南战争的韩国军队，把当地的女子、孩童和老人聚集在乡下的村民会馆里，放火将他们统统烧死。当时就是有人在干完这种事情之后得到了奖赏，所以那次戒严军里的某些军人，才会带着越南战争时期的记忆来屠杀我们。就像在济州岛、关东、南京或波士尼亚等地，所有惨遭屠戮后重新开始的土地上发生的那些事一样，同样的残忍仿佛是刻在基因里的。

我没有忘记每天与我见面的人都是人类的事实，包括现在在听我述说这一切的先生您也是，我自己也是。

我每天都会看看我手上的疤，就是当初见骨的位置，用手摸摸那曾经不停渗出血水、腐烂化脓的地方。每次只要偶然看见平凡无奇的Monami黑色圆珠笔，就会不自觉地屏息等待，等待时间能像一摊泥泞一样将我洗刷殆尽；等待遇见真正的死亡，把我这份日夜萦绕在心、丑陋肮脏的死亡记忆统统抹去，然后彻底放过我、让我解脱。

我正在奋斗，无时无刻不在与自己奋斗，与还活着的自己、与没死掉的羞耻感奋斗，与我是人类的事实奋斗，与唯有死亡才能让我解脱的想法奋斗。先生呢？和我同样都是人类的您，能给我什么样的答复呢？

1. 位于光州的韩国陆军军事教育及训练机构。¹

2.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六日至二十日，釜山直辖市（现釜山广域市）及邻近的马山市（现昌原市）的学生、市民，为反独裁和民主化而发动的大规模示威活动。²

夜空中的瞳孔

（善珠的故事）

我无法信任单纯用爱来守护我们的那个存在，就连主祷文都无法念到最后一页。

居然说天父会赦免我的罪，就如同我赦免他们的罪一样，可惜我不赦免任何人，也不接受赦免。

月亮是夜空中的瞳孔。

听闻此话时，你只有十七岁。那是春夜的星期天，工会成员小聚后，大家在圣熙姊住的顶楼加盖房外阳台铺着报纸围坐，削水蜜桃吃。二十岁的圣熙姊喜欢阅读诗集，她看着天空说道：“不觉得满贴切的吗？月亮是夜晚的瞳孔。”聚会中年纪最小的你，不知为何对那句话感到莫名恐惧。在那一片漆黑的夜空中，一只像冰块般灰白又冰冷的瞳孔，正默默地俯视着她。姊，被你这么一说，月亮变得好可怕啊。所有人都被你逗得哈哈大笑，天啊，你真是我看过世界上最胆小的人，有人边说边把切好的水蜜桃塞进你嘴里，居然会觉得月亮很可怕。

十九点整

你取出一根香烟叼着，点燃后深吸一口气，慢慢润湿干涩的喉咙，缓解紧绷的肌肉。

二十馀坪的二楼办公室里只有你一人，窗户都紧闭着。你坐在电脑前，忍受着八月夜晚的热气与湿气。你刚删掉两封垃圾信，新收到的一封信尚未点开确认。

你留着一头极短的男生头，下半身穿着牛仔裤配靛蓝色运动鞋，上半身则穿着袖子长度盖到手肘的浅灰色薄纱衬衫，衬衫背后上方已经因汗湿呈深灰色。虽然你的穿着打扮如此中性，但因身形干瘪、锁骨和脖子都十分纤细，所以还是给人神经质的印象。

累积在你耳下附近头发的汗珠，沿着尖瘦的下巴缓缓流下，滴在衬衫的衣领上。你用拳头擦去人中上的汗水后，点开了最新收到的那封电子邮件。你慢慢阅读，看了两次，然后移动鼠标关掉网页，将电脑关机。直到电脑荧幕上的蓝色画面完全消失之前，你都不停吸着香烟。

你把吸到只剩半根的烟搁在烟灰缸上，站起身，将出汗湿黏的拳头塞进了牛仔裤口袋。办公室门窗紧闭，你呼吸着室内的热气朝窗户方向走去。

你放慢脚步，想像办公室十分空旷，再把脚步放得更慢一些。只不过是稍微移动了一下身体，没想到马上就汗如雨下，全身湿透。你的短发上积满了闪亮的汗珠。

你走到窗前，停下脚步，把额头贴在映照着自己身影的玻璃窗上，感觉冰凉又潮湿。你俯瞰着没有任何人行走的黑漆巷弄与灰白色路灯，然后额头离开了玻璃，回头看看后方挂在墙上的时钟，半信半疑地再次看了看自己的手表。

十九点三十分

我在听那个声音。

我虽然是被吵醒的，但是没有勇气睁开眼睛，所以只好闭着眼睛朝黑暗竖起耳朵。

悄悄地，几乎察觉不到的脚步声。

像是孩子在练习慢动作舞步，反复在原地踩踏的轻盈步伐声。

我感受到一阵胸口刺痛。

分不清是因为恐惧还是期待已久。

最后，我站起身。

我走往传出声响的地方，站在门前停下脚步。

黑暗中露出了一条白色湿毛巾，那是因房间干燥而挂在门把上增加湿气的。

声音是从那里传出的。

水在那里不停滴着，把地板软坩弄湿了一片。

十九点四十分

你桌上放着贴有白色标签的三卷空白录音带和便携式录音机。你沾满汗水的脸闪闪发亮，看着桌上那些东西，规律的呼吸声像个睁眼睡觉的人一样。

姓尹的第一次与你联络，是在十年前的春天，也就是你转来这个团体的事务局上班没多久之后。他透过公司老板的电话与你联络，并说明是从圣熙姊那里要到你的联络方式。当他向你述说自己正在写的论文主题，以及想从心理层面剖析那些市民军的死因时，你静静听着他说出的人名，然后不发一语。

“让我想想再回电给你。”

一小时后，你回电拒绝受访时，姓尹的表示可以理解。隔年春天，他寄了那份论文给你，你连一页都没看过。

他事隔十年再度与你联络，表明这次一定得见你一面才行。你跟他说还是通电话就好，于是他小心翼翼地问道：“当初我寄给您的论文，看过了吗？”

你冷漠地答道：“没有。”

这个回答好像不在他原本的预期里，但是他随即又用理性冷静的口吻继续开口，说自己又去找了那份论文中采访过的十名市民军，原来在这段期间，有两名已经自杀，现在只剩下八名。而这八名人士中有七名都已经接受过采访，他想要将十年前发表的那份论文出版成册，并在结尾处附上采访内容。

“请问您在听吗？”他突然停下话头，向你确认。

“是，我在听。”

你按照平时接听电话的习惯，将便条纸放在一旁，把对话中听到的十、二、八、七等数字一一写下。

“当时被拘捕的女性人数很多，但是很难找到证人。就算有证词也都太简略，痛苦的部分几乎都省略不愿多说……拜托您了，林善珠小姐，希望您能成为这本书的第八位证人。”

这次你没有对他说需要一点时间考虑。

“抱歉，我不接受采访。”

你语气平平地断然回绝。

但是就在几天后，姓尹的把便携式录音机和录音带包好寄到了你的办公室，你也将包裹里附的一封字迹潦草的亲笔信从头到尾看完。“如果觉得不方便和我当面说，能否将证词内容录好再寄给我呢？”信件下方还用回纹针别着一张他的名片。

你把信重新装回信封袋里，好像从来没有任何人拆开看过一样，放进了置物柜里，并将里头存放已久的那份论文取出，在午休时间迅速读了一遍。你特别留心附录的访谈稿，还多看了一遍。同事都已出去吃午饭的办公室十分安静，你像是想要刻意隐藏自己读过这份论文似的，趁他们用餐结束前把论文再度放回了置物柜里，然后悄悄锁上。

二十点整

很奇怪吧。

明明只是再普通不过的水滴声，却唤醒了某人真实走来的记忆。

那年冬天清晨，在椎心刺骨的疼痛感中想起的脚步声仿佛才是现实，毛巾滴着水弄湿地板则宛如一场梦境。

二十点十分

你把录音带放进录音机里。

你的名字会以匿名呈现，容易成为线索的人名或地点也同样会以随机的英文字母标示，录音的优点在于不必与采访者面对面，独自一人就能进行，而且想洗掉重录的话还能随时修改，这些都是姓尹的在信中提及的论点。

但是你始终没有按下录音键，只默默地用手指摸着便携式录音机的塑胶壳，仿佛是在确认有无刮痕般，不停用指尖摸着边角。

二十点三十分

在这间办公室里，你的主要工作恰巧就是节录像音内容。

你负责节录恳谈会与讲座的录音档，把活动照片分类，放到纪录室里保管，重要的活动会用手持式摄影机录像，之后再取需要的片段做成三、四支影片。这些都是费时费力却无人看见的幕后工作，也是得独立

作业、按部就班、耗费长时间执行的工作。因此，你的工作量自然比其他同事来得多。这对于早已视加班为常态的你来说，一点也不成问题。虽然你是按件计酬，所得也不到最低生活费的门槛，但是已经比之前待的单位好很多。

十年来，你投入的这个团体所碰触的资料，都是关于这些逐渐害死人的事物。半衰期特别长的放射物质、已经禁止却仍在使用或者未来必须得禁用的添加物、会引发癌症或白血病的产业用有毒物质、农药与化学肥料、破坏生态的土木工程等。

那个姓尹的所持有的录音资料，应该和你是截然不同的世界。

你想像着素未谋面的那个姓尹的办公室，应该会有个宽敞的办公桌，上头整齐排列着一卷卷录音带，录音带上贴着白色贴纸，贴纸上则写有字迹潦草的姓名与日期，那细窄的咖啡色胶卷上，则收录着借由人声述说的死亡、枪枝、刺刀、棍棒、汗水、血水、肉体、湿毛巾、胸口、钢管的世界。

你把便携式录音机放回桌上，为了打开置物柜而弯下腰，你把姓尹的写的那份论文拿出来，翻开访谈稿第一页。

他们叫我们统统低下头，所以卡车究竟开往哪里，没人知道。

我们被带到某个人烟稀少山坡地上的一栋建筑物前，所有人全都被拖下车，维持头顶地稍息的动作。踹踢、谩骂，步枪枪托不断朝我们身上招呼，一名身穿白色衬衫和西装裤的中年微胖男子终于再也忍不住怒喊：“干脆杀了我吧！”

他们上前包围男子，开始用棍棒把他往死里打，我们所有人都屏气凝神，看着男子瞬间瘫软在地，一动也不动。他们用盆子装满了水，泼洒在男子血迹斑斑的脸上，然后按下快门拍照。男子当时半张着双眼，淡淡的血水流下了脸颊与下巴。

我们在那个看似普通礼堂的建筑物前待了四天，那段期间类似的事情不断上演。他们白天在市中心里镇压示威群众，晚上则喝得烂醉来找我们，只要头顶地稍息动作做得不标准的人，就难逃他们的凌虐。那些遭到一阵暴打后昏厥的人，像皮球一样被踢到空地角落。他们还会一把抓起那个人的头发，拖着后脑勺去撞墙。要是被他们整到断气，就会在死者脸上泼水然后拍照，最后再用担架搬走。

我每晚都在祈祷，虽然从来没去过庙宇和教会，但是我全心全意向上苍祈祷，拜托让我能够脱离这生不如死的人间炼狱。神奇的是祈祷真的灵验了，一起被徒刑的两百多名民众，将近一半的人突然获得释放，包括我在内。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因为有新组成的市民军，军人决定先战略性撤退，为了减轻挟持多名民众的负担，才随机释放了部分的人。

我们再度被拖上卡车开下山坡时，他们一样规定我们不准抬头。当时的我还年幼无知，实在按捺不住内心的好奇，于是将头微微转向了一侧趁机偷看。我刚好跪坐在卡车的最角落，所以光是将头稍微转向就能够清楚看见外面的景致。

啊，我万万没想到原来那里就是J大学。

每到周末就会和朋友一起去踢足球的那个运动场，后方山坡地上有一座新建的礼堂，原来我就是被囚禁在那里四天。军人占领的校园内空无一人，卡车沿着一条像墓地一样寂静明亮的道路行驶，我看见两名女大学生像是睡着般躺在草地上，她们穿着牛仔裤，胸前盖着一张黄色布条，上头写着“解除戒严”四个粗大的黑字。

不晓得为什么，只是无意间短暂瞥见的女大生脸庞，竟然可以那么清晰地烙印在我脑海里。

每当我不小心睡着，还有从睡梦中惊醒时，她们的面孔、苍白的皮肤、紧闭的双唇、盖着布条平躺的身躯，都宛然在目。就像那个脸颊与下巴流下淡淡血水、眼睛半张的男子脸庞……这些景象一起深深镶在我的眼皮内侧，想擦也擦不掉。

二十一点整

你的梦境与上述这名证人截然不同。

如果是惨不忍睹的尸体，你接触得比谁都多，但是在过去这二十几年来，真正梦到血流成河的画面只有三、四次，屈指可数。你反而经常做冰冷寂寥的噩梦，所有血迹消失得无影无踪，那是白骨也全被风化后的某个场所，与刚才你把额头贴在玻璃上望出去的那番街景极为相似。

路灯灯罩的外围一片漆黑，里面则像水银似的呈灰白色。你独自一人站在那座路灯下，只有灯光照射的范围内是安全的。黑暗中不晓得有什么东西正对你虎视眈眈，但是无所谓，因为你不会离开那个圆形灯照区。你在冰冷紧张的氛围中静静等待，等待太阳升起，圆圈外的黑暗消失不见，所以不能突然失去重心站不稳，也不能移动脚步或失足踩空。

然而，你睁开眼睛时却还是深夜时分。你从铁床上起身，打开了床头上的桌灯。今年你已经满四十三岁，与男人同居的经验只有一次，时间不超过一年。

你的身边没有任何人，所以你往大门方向走去，毫无顾忌地打开了所有日光灯，就连厕所、厨房、玄关的灯也全部打开，再用微微颤抖的手倒了一杯冰开水，一口接一口吞下。

二十一点二十分

你听见有人在转动出入口大门的把手，于是赶紧起身弯腰将论文放回置物柜里，然后大声问道：“谁？”你把门锁上了。

“我是朴英豪。”

你走到玄关，打开大门的那一瞬间，两人异口同声道：“怎么这时间还在这里？”然后同时噗哧一笑。

你们嘴角还留有笑意，用疑惑的眼神看着彼此，随即朴组长便往办公室里面望去。他是个个头矮小、身材微胖的男子，总是在意自己稀疏的发量而刻意将刘海向前梳。

“我星期一要去核电厂，有些资料忘了拿。”

朴组长走到自己的座位去，放下背包打开电脑，像临时到别人家登门拜访般开始解释着。

“因为明天我有私事要去一趟乡下，所以想说最好还是先先把资料带妥再出发。”

他的嗓音突然变得异常欢快起来。

“不过我有点讶异.....我以为应该不会有人在才对，结果灯却是亮着的。”

他突然尴尬地打住了话头。

“话说回来，这里怎么这么热啊？”

他大步走去将窗户打开，又打开挂在办公室墙上的两台电风扇。他背对着热风徐徐吹来的窗户，边走边摇头说：“哇，这里简直就是汗蒸幕嘛.....”

二十一点五十分

你是这个团体所有工作人员中年纪最大的，基本上所有晚辈都觉得你难以亲近，因为你总是埋首工作，不常与人交谈。对那些称呼你为老师、相敬如宾的同事，你也总是以敬语应对。他们需要资料时会询问你：“不好意思，我想要找某年某研讨会的资料，已经找过档案室却只看到广告文宣，是否有刊登研讨会发表文的手册呢？”

你一边回想着回答道：“准备那场研讨会时因为时间不足，所以我们没有印制手册就直接进行了，至于发表内容我们现场有录音存盘，但是因为从那之后就再也没使用，所以只以档案的形式储存。”朴组长曾经开玩笑地对你说过，林老师根本就是会走动的搜寻发动机。

朴组长站在办公室中央的打印机前，等待文件打印出来。他用锐利的眼神看着你的办公桌面，铺了好几张湿卫生纸的烟灰缸、几根烟蒂、装咖啡的马克杯、便携式录音机与录音带。

当他四处扫视的眼神刚好与你交会时，他礼貌性地解释道：“林老师真的很热爱工作呢。”

“我的意思是，”他试图要换个说法，“要是我继续做这份工作做到白发苍苍，林老师应该会是我的榜样、模范.....类似这样的意思。”

你可以理解他的话中有话：你领的酬劳那么微薄，相较于薪资工时过长也不规律，而且你那纤细的手背还浮现许多青筋。在雷射打印机一直发出低沉机械音，吐出打印文件的时候，他暂时闭上了嘴巴。

“其实很多人都对您感到十分好奇，”他再度用爽朗的口气向你搭话，“毕竟大家都没什么机会和您聊天.....您也都不来参加聚餐，实在没办法多认识您一些。”

朴组长把印出来的纸张用钉书机钉起来后，走到自己的座位上。他站着移动鼠标再度点开其他档案打印，并重回打印机前等待。

“我听说您和劳团运动的金圣熙老师很要好，之前是在那里负责处理职灾工作，后来才来我们这里的。”

“与其说是很要好.....”你审慎思考后回答，“应该说是她长期以来帮了我不少。”

“我们毕竟是不同世代的人，金圣熙老师对我来说就是个传奇人物，我只听过关于她的传说。在改革迫在眉睫的维新体制 [4](#) 末期，她不是在汝夷岛的复活节弥撒上跳上了桌子吗？当时现场有数十万名信众呢！几名二十岁出头的女工抢下了当时正在直播的CBS电视台麦克风，然后高喊着：‘我们是人！保障劳工三权！’最后被人拖下台。”

他认真地问道：“林老师也参与了那次事件吗？”

你摇了摇头。“当时我不在首尔。”

“啊，我听说您曾坐过牢……我以为是那件事的关系，同事也都以为是因为那件事情。”

潮湿闷热的风从黑暗的窗外吹来，你突然觉得那股风仿佛是某人长叹的一口气。夜晚宛如某种巨大生物，正张嘴吐着潮湿的气息，并将密闭在办公室里的热空气统统吸进黑暗的肺里。

你突然感到一阵疲惫，于是低下头，视线暂时停留在咖啡杯底的红褐色沉淀物。一如往常，你只要想不到如何回答就会抬起头微笑，嘴角挤出好几条细纹。

二十二点三十分

圣熙姊和我不同，
她信神也信人。

她从来没能说服我，
我无法信任单纯用爱来守护我们的那个存在，
就连主祷文都无法念到最后一页。

居然说天父会赦免我的罪，就如同我赦免他们的罪一样，
可惜我不赦免任何人，也不接受赦免。

二十二点四十分

你站在灯光昏暗的公车站牌前。

你肩上背着沉甸甸的后背包，里头装了本子、书籍、书写文具、盥洗用品、两百五十毫升矿泉水瓶、便携式录音机与录音带。

那是个人烟稀少的公车站牌，公车行驶的都是新路线，当那些公车一辆接一辆抵达，把所有乘客统统都载走以后，只剩下你独自一人。你默默注视着路灯没有照射到的那条漆黑人行道。

你背对着公车站牌，直直向前走。你把两只手插进压在肩膀上的包包背带，感受着温热的夏夜暖风，缓缓地走着。你从右走到左，再从左走到右，甚至走到人行道与车道的分界线再走回头。

朴组长备妥资料准备离开办公室时，你也刚好背着后背包走了出去。你们俩维持着断断续续的对话走到这里，你目送他搭上公车离去。他坐在车上一脸尴尬地向你点头道别，你也同样点头示意。

你思考着：“要是他没有突然出现在办公室，我会录音吗？”

“我会鼓起勇气按下录音键吗？”

把那些沉默、干咳、犹豫，以及生硬或软弱的单字拼凑起来，最后会完成一段什么样的内容呢？

正因为你认为办得到，所以今天就算是光复节连休假期也进了办公室，甚至想着要是得花太长时间，干脆熬夜进行，还未雨绸缪地准备了盥洗用品。

但是真的能办到吗？

要是现在回到空间更狭窄、空气更闷热的家，取出录音机与录音带放在餐桌上，还能重新开始录音吗？

二十二点五十分

上星期一，在你辗转得知圣熙姊的消息之后，马上就打了通电话给她。她没有接听，你每隔一小时锲而不舍地打电话给她，直到拨到第四通，她才终于接听。十年来的第一通电话，你们没有多聊，对话十分简短。她的嗓音因为接受放射线治疗而变调了，你屏住呼吸仔细聆听。

“好久不见，”圣熙姊用低沉沙哑的嗓音说道，“我一直都想知道你过得好不好。”

你始终没有说要去医院看她，所以她也没有机会对你说不用那么麻烦特地来看我。隔天，姓尹的突然又寄了一个包裹到你的办公室，虽然这两件事情毫无关联，对你来说却都是难以承受的煎熬，偏偏又像铁丝打结般纠缠在一起，于是你思考着原因究竟是什么。

录音、和圣熙姊见面。

见圣熙姊前先搞定录音。

二十三点整

忍耐是你最擅长的事情。

距离国中毕业只剩下一学期时，你开始在外工作。如果扣掉在牢里的那一年多时间，你其实从来没有间断过工作。不论任何时候，你都表现得诚实又寡言。工作让你得以遗世独立，只要能够在工作、小憩与睡眠这规律的步调中自己把日子过好，就不必担心那明亮圆圈外的黑暗。

但是一直到二十岁以前，你从事的工作内容都不尽相同。

你一天工作十五小时，一个月只休两天，薪水却只有男性员工的一半。没有任何加班费，一天就算吞两粒提神丸还是会打瞌睡。要是不小心站着睡着，作业班长就会对你咆哮谩骂，或者一巴掌朝你脸打过去。小腿与脚背从下午就开始肿胀。警卫深怕有东西被偷而搜查女工身体。那些手摸到内衣边缘处会刻意放慢速度。羞辱、咳嗽、经常性的流鼻血、头痛。吐痰时还会一并吐出黑线头。

“我们是高贵的。”

圣熙姊经常这么说。她每到星期天就会去清溪被服劳组²⁴办公室里听劳动法讲座，将自己所学的知识整理成密密麻麻的笔记，在小团体聚会时转述。你听圣熙姊说只是大家一起学学汉字，于是便不疑有他地加入了那个团体。实际上那些姊姊也确实是一聚在一起就开始练习汉字。“至少要知道一千八百个汉字才能读得了报纸啊。”等每个人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三十个汉字并记熟以后，圣熙姊就会开始进行语焉不详的劳动法说明。“所以说呢……我们是高贵的。”每次只要她记不清楚或者词穷时，就会用这句话来填补空洞。“根据宪法，我们和所有人一样高贵，而且根据劳动法规定，我们有正当的权利，”她的声音宛如国小老师般亲切温柔，“有人甚至为了这项法规牺牲了性命。”

那天，那些人以明显票数赢过资方御用劳团，最后成功当选劳团干部，却被纠察队与警察拖走。原本从宿舍走出来要交接上工的数百名女工围成了一道人墙，大部分都是十几岁的女孩，年纪最大的也不过二十出头。当时她们没有口号也没有齐声高唱的歌曲。你看见手持木棍的纠察队冲向喊着“不要抓走他们，不可以抓走他们”的女工，也看见一百多名头戴钢盔、手拿盾牌的武装镇暴警察，和每扇车窗都被铁网包覆的镇暴巴士。你忽然闪过一个念头：为什么要全副武装？我们手无寸铁，也不会打仗啊。

就在那时，圣熙姊大喊道：“脱下衣服，我们一起脱下衣服吧！”

不知谁先起头的，后来大家开始相继脱去衣物，一边高喊着“别抓走他们”，一边挥舞着脱下的衬衫和裙子。因为她们相信那些人不该随便碰她们裸露的身体，那是最宝贵甚至神圣的处女身体。然而，万万没想到那群人竟然将只穿着内衣裤的女子拖到了泥地上。她们背部和腰部的肌肤被泥沙擦伤，流出了鲜血，头发被扯得一团乱，内衣裤也被撕毁。“不行，不可以抓走他们！”就在一片凄厉哭喊的尖叫声中，他们用棍棒和角木殴打数十名劳团成员，并关进宛如鸟笼的镇暴巴士里。

当时只有十八岁的你，是最后一个被带走的。你在泥地里失足滑倒，赶时间的便服刑警踹了你腰腹一脚后便扬长而去。你趴在泥地里，意识模糊地醒了过来，那些女子清脆响亮的高喊声忽远忽近。

你被紧急带去急诊室后，诊断出肠道破裂了，住院期间还接到解雇通知。出院后，你没有继续跟那些姊姊一起投身复职抗争，而是选择返乡调养身体。休息了一段时间以后，你回到仁川，去其他家纺织厂工作，但是才做不到一个星期就被老板解雇了，原来是因为你的名字在劳工黑名单内。最终，你放弃了两年多的纺织工经历，透过亲戚的引介，到光州忠壮路的一间西服店担任裁缝助理，虽然酬劳待遇比女工时期更差，但是每次只要想撒手不干时，就会想起圣熙姊的嗓音，所以说呢……因为我们是高贵的。每次你只要想起这句话，就会写信给她。

姊，我过得很好，虽然我觉得要成为一名裁缝师很难，与其说是技术难，不如说问题在于他们不肯教我，不过能怎么办呢，只能耐心地学习吧。信中的“技术”、“耐心”等单字，是按照团体小聚时所学的汉字工整写下。只要将信寄到圣熙姊常走访的产业传教会，偶尔就会收到她的简短回信。是啊，你不论在哪里做什么事，一定会做得很好的。就这样过了一两年时间，彼此便断了联系。

你靠着好不容易学会的技术，三年内就当上裁缝师，当时年仅二十一岁。该年秋天，比你年幼的女工到在野党党部进行示威静坐，结果遇害。官方说法是她用汽水玻璃瓶碎片割腕自残，然后再从三楼一跃而下，但是你根本不相信。你知道必须仔细留意宛如拼图般重新拼凑过的报章杂志照片、经过检阅删除的那些文句空栏，以及慷慨激昂的社论黑暗面。

你从没忘记那名踹你腰腹一脚的便衣刑警长相。你也没忘记过中央情报部亲自教育并支持纠察队的事实。你清楚知道紧急措施九号²⁵的涵义，也可以理解那些人在大学正门口手勾手呼喊的口号。而为了弄清楚接下来在釜山和马山发生的事情，你拼凑着报纸里的线索，分析着破碎的电话亭、焚烧的派出所，与展开丢石战的愤怒民众，还有只能透过想像推测文句空栏的一则则新闻稿。

当总统在十月骤逝，你问自己：如今暴力的始作俑者已经消失，他们是否不会再将那些脱去衣物、哭天喊地的女工拖走？是否不会再踹倒在地上的女子腹部，使其肠道破裂？你从报纸上得知，过去深受朴总统信赖的年轻将领正率领装甲车驶进首尔，接下来很快就要兼任中央情报部长。你不禁感到一阵毛骨悚然，感觉即将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林小姐那么喜欢看报纸啊？”中年裁缝师总是喜欢调侃你，“年轻真好啊，那么小的字不用戴眼镜就能看见。”

然后你看见了那辆公车。

就在西服店老板要带着大学生儿子回灵岩郡弟弟家的那天，突然没事做的你，在阳光灿烂的春日白天，悠悠哉哉地走上了街道。就在那时，一辆市内公车映入了你的眼帘。悬挂在车窗下的长长白色布条上头，用蓝色马克笔写着：“解除戒严、保障劳工三权”这几个字。穿着工作服的数十名全南纺织女工占据了那辆公车，那些女孩脸色苍白，宛如没晒过太阳的菇类，手拿树枝伸出车窗外，拍打着车体齐声歌唱着。那是你记忆中的清脆嗓音，很像鸟儿或幼小的野兽同时发出的声响。

我们都是正义派，好耶，好耶

我们一起同生共死，好耶，好耶

宁愿站着死，也不愿跪着活

我们都是正义派

伴着那首记忆犹新的歌曲，你失了魂地沿着那辆公车消失的方向走去。数十万名民众纷纷走上街头，往广场方向走去。你没有看见那些从春天就手勾着手整天集体行动的大学生，只有老人、小学生、穿着工作制服的男女工人、打着领带的年轻男子、穿着套装脚踩高跟鞋的年轻女子，以及手拿长伞来充当武器、身穿新村外套^[4]的大叔。在这些群众的队伍前，还有一辆手推车，载着两具在车站前被射死的男子遗体，一起往广场走去。

二十三点五十分

你走上了一条陡峭的阶梯，从地铁车站出来。原本被车厢内的冷气吹干的肌肤，一走出来后又再度被湿气包覆。了不起的热浪，都已经接近午夜时间了还威力不减。

你看见出口处竖立的医院公告，停下了脚步，再确认了一下只有平日行驶的接驳车时间表，然后将手插进背包的背带与肩膀之间，呼吸着湿热的空气走上山坡，并且伸出手擦去脖子上的斗大汗珠。

你经过一间被人用白色喷漆涂鸦的商店，再经过一群坐在二十四小时营业的便利商店前喝着啤酒的少年。你抬头看了看矗立在山坡最顶端的大学医院，听着齐声高歌的清亮嗓音从那遥远的公车处传到这片漆黑夜晚，**宁愿站着死，也不愿跪着活.....让我们为先走一步的那些人默念，跟着他们奋斗到底，因为.....我们是高贵的。**

零点十分

一走进医院正门口，黑暗的山坡路分成两条蜿蜒延伸而去，一条被路灯照亮的道路通往殡仪馆，另一条则通往医院本馆及别馆。你经过摆满花圈的殡仪馆玄关，看见一群身穿白色衬衫，手臂上别着黄色腕章的青年正在吸烟。

虽然夜已深，但你一点也不觉得困。虽然背包很重，汗流浹背，但你觉得无所谓。你不停行走，想起那些比清醒时还要鲜明的梦境。

你身穿数百条铁片堆叠成的厚重盔甲衣，从高楼阳台上一跃而下，没想到头顶直直落地却还奇迹似的活着。于是你再次走上逃生梯爬到阳台，毫不迟疑地一跃而下，结果依然没死，只好再爬一次逃生梯，让自己再跳一次。

都从那么高的地方坠落了，穿盔甲衣还有什么用呢。你揭开一层梦境走出来问自己，接着又陷入另外一层梦境里。巨大的冰河压着你的身体，你的实体开始破碎。你心想：要是能流到冰河下方该有多好，不论变成海水、石油还是熔岩都好，一定得变成某种液体从这重量下脱逃，只有这条路了。揭开这层梦境出来后，还有最后一个梦境在等着你，你在灰白色路灯下一动也不动地站着，双眼紧盯黑暗处。

愈接近苏醒，梦境的残忍度就会降低，睡眠也会变得愈来愈浅，变得像习字纸一样薄，最终伴随着沙沙声响醒来。脑海中的真实记忆在床头边默默等待你完全清醒，提醒着你这些噩梦其实根本算不上什么。

零点二十分

你曾经问自己到底有什么问题，一切不是都事过境迁了吗？那些有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可能会带给你痛苦的人，你不是已经统统都事先拒于千里之外了吗？

你还记得自己咬牙切齿地问圣熙姊：“姊有什么权利把我的事情讲给别人听？”那时她用冷静的口吻回问你：“这是那么困难的事情吗？”过去十年来，你从未原谅过她回话时那泰然自若的神情。“要是我，不会像你一样躲起来，”她清楚地说道，“**我不会让自己的余生浪费在保护自己这种事上。**”

你还记得与你结褵八个月的男子的柔和嗓音，他对你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的眼睛好小好漂亮。”接着又说：“如果要描绘出你的脸，我看只要画几笔线条就能搞定，在白纸上画下长长的眼睛、鼻子还有嘴巴。”你还记得他那双像小牛般水汪汪的眼睛，扭着嘴唇的样子，以及眼白部分布满血丝望着你的那一瞬间。“别这样，”他经常对你说，“别用那可怕的眼神看我。”

你想起刚刚在办公室里，姓尹的寄来的那封信，那封以“我并非在催您”开头的催促信件。“我认为不能将那次的暴力经验，局限在短短十天的抗争期间，就像车诺比核灾事故不是结束了，而是延续了好几十年的事情一样，只要您许可，十年后我也会再次提笔，写下这起事件的后续论文。拜托您帮帮我吧，烦请您重新回想一下当时的记忆，协助我把相关证词补齐吧。”

零点三十分

设有住院病房的本馆大厅灯全是暗的，只有别馆侧方的急诊室入口亮着，一辆闪烁着红色警示灯、后车厢敞开的地方医院救护车停在那里，似乎才刚把一名需要急救的患者移送来此。

你穿过敞开的玄关走进急诊室走廊，听着呻吟、焦急的嗓音，用力吸着某些东西的医疗器材机械声，搬运病床的轮胎吱吱声。你坐在出纳窗口前好几排没有椅背的椅子上，窗口的中年阿姨向你问道：“要办什么业务？”

“.....我是来找人的。”

你没有说实话。你没有要见任何人，就算到了白天开放会面的时段，你也没有把握圣熙姊会愿意意见你。

穿着登山服的中年男子在同伴的搀扶下走了进来，从他手臂上那片粗糙的固定木板来看，应该是在夜间登山的过程中意外受了伤。“没事了，我们到医院了。”肩上背着两袋登山背包的同伴不停安慰着受伤的男子。你看着他们俩扭曲的脸呈现相似表情，于是再仔细一看，似乎不是同伴而是兄弟，两人的五官非常像。“再忍耐一下，医生马上就过来。”

医生马上就过来。

你听着他不断重复叨念着这句宛如咒语般的句子，静静坐在最角落的椅子上，想起很久以前曾经对你说过想成为医生的那名女孩。

当初圣熙姊提议不妨纳入新成员时，你也问过那名女孩愿不愿意加入。她和你一样都在国中毕业前就隐瞒真实年龄进入工厂工作，个头矮小、笑容迷人的她当时婉拒了你的邀约。“我没办法积极参与团体活动，因为我需要赚弟弟的学费，总有一天我自己也得复学，所以不能没有这份薪水。我想成为一名医生。”

就因为你因为肠道破裂而住院休养时，一名原本在明洞教堂静坐示威的同伴前来探望你，对你说道：“.....正美把我们散落一地的鞋子统统捡回了工会办公室，小丫头哭得可惨了。”

为了避免被强行带走而使劲挣扎的过程中，鞋子一定散落四处了。年仅十六岁的正美，根本还没搞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害她哭得那么惨，只知道要将那些鞋子紧搂在怀中，往空无一人的那间二楼工会办公室走去。

那天下午，你仔细观察了一番前来巡房的医生、住院医师和实习医师。“那丫头应该无法成为医师，”你当时心想，“供弟弟到大学毕业她应该也二十五岁了，就算从那时开始准备国中检定考试也.....不对，她应该在工厂里也撑不到那时候。”她经常流鼻血、咳得很厉害，用那双发育尚未完全、像白玉小萝卜一样的小腿穿梭在纺织机之间，偶尔还会倚靠在柱子上不小心睡着。

“怎么这么大声？我什么话也听不见。”还记得第一天上班学习工作内容时，她被纺织机的噪音分贝吓得一愣一愣，满脸惊恐地睁大眼睛向你喊道。

两点整

你站在医院厕所里喝着矿泉水，那里的漂白水汽味特别浓。你转开洗手台的水龙头洗脸，然后刷牙刷了好长一段时间。你用厕所里配置的肥皂洗头发，洗完再用手帕擦干水分，就像十多年前随着圣熙姊在现场进行长期静坐示威时一样，最后则从口袋里掏出乳液试用瓶，往苍白的脸上随意涂抹。

上星期与圣熙姊通电话时，电话那头传来的嗓音已经与以往大不相同，所以瞬间你有点想不太起来圣熙姊的长相。一直到挂上电话后，你才想起她那双明亮聪慧的眼睛，以及微笑时会露出的粉红色牙龈。都过了十年岁月，她一定也长得和以前不一样了，应该变老了，变瘦了，现在应该是在熟睡中，发出低沉的呼吸声，野兽般的打鼾声应该也会伴随着呼吸阵阵传出。

当年才二十几岁的圣熙姊，一直都借住在一间两层楼房的阁楼，一住就是好几年，那地方是外国牧师传教用的，连警察都无法擅自闯入。某个冬末的夜晚，你厚着脸皮睡在她那里。没想到长相清秀有如国小老师的她，竟打了一整晚与形象不符的鼾声。你不论面朝墙壁或者把充满樟脑丸味道的棉被盖到头顶，都无法摆脱那个鼾声。

两点五十分

你把背包紧抱在怀中，蹲坐在水泥墙与收纳窗口前的长椅中间，一个不留神就进入了梦乡。每当睡眠逐渐变浅时，姓尹的来信里反复出现的单字——证词、意义、记忆、为了未来，就会像鼠标光标一样不断在黑暗中闪烁。

你睁开眼睛，一脸倦容地望向灯光昏暗的走廊和漆黑的急诊室玻璃门外。当睡意像潮水般退去，痛苦的轮廓逐渐清晰，比任何噩梦都还要冰冷的瞬间再度席卷而来。你再次认清自己经历过的一切并非一场梦，而是真实。

姓尹的叫你努力唤醒记忆，叫你勇敢面对并提供证词。

然而，这件事情谈何容易？

有人拿一把三十公分的木尺不停往你的子宫里来回钻数十次，说得出口吗？有人用步枪的枪托肆意妄为地撑开你的子宫入口，说得出口吗？他们将下半身一直血流不止导致昏厥的你，带去国军总医院接受输血，说得出口吗？下体出血持续了两年时间，血凝块堵塞输卵管使医生宣告你终身不孕，说得出口吗？你已经再也难以和其他人——尤其是和男人有所接触，说得出口吗？包括简单的亲吻、抚摸脸庞，甚至是夏天露出手臂和小腿时，他人停留在你身上的视线，都会使你感到痛苦难耐，说得出口吗？你开始厌恶自己的身体，摧毁所有的温暖与爱意并逃离这些，把自己封闭起来，说得出口吗？你逃到更冷、更安全的地方，只为了存活下去。

三点整

从你坐着的位置只能窥见急诊室内部一角，那里依然像白天一样灯火通明。你听见有人正在呻吟，分不清是小孩子还是年轻女子，随即有感觉是家属的中年男女逐渐扯高嗓音。你看见焦急奔跑的护士侧面身影。

你起身背起背包走到玄关外，看见发动机已经熄火的两辆救护车停在灯下明亮处，宛如蜷曲着身子在取暖。风已不再湿热，终于有点转凉了。

你沿着荒无人烟的柏油路走下去，然后踩上了一片写有禁止进入标示的草坪，从对角线跨越，朝医院本馆方向走去。你穿着短袜，带有湿气的杂草弄湿了你的脚踝。你深吸一口即将落雨前的泥土味，蓦然想起躺在草地中央盖着布条的两名女大学生，脑中浮现蓬头垢面的她们掀开布条站起身，从草地里步伐轻盈地走出来。你口渴难耐，明明一小时前才刷过牙，舌根处却还是感到阵阵苦涩，跨出的步伐也像是踩在碎玻璃上，而不是草地或泥土。

三点二十分

自从那个晚上以后，我就不再将湿毛巾挂在门把上了。

但是直到那年冬天过去，再也不需要湿毛巾的春天来临，那声音还是不断从门把处传来。

我偶尔还是会听见那声音，就在要从侥幸没做噩梦的睡眠中苏醒时。

每次只要听见那个声响，我就会面朝那片漆黑睁开颤抖的眼皮。

是谁？

来者是谁？

到底是谁用如此轻盈的脚步走来？

三点三十分

所有建筑的铁门都拉了下来。

窗户也全都遮蔽上锁。

在那条漆黑道路上，十七日的圆月如冰冷的瞳孔，俯视着你所乘坐的那辆小型卡车。

大部分的广播都是由女大生进行，当她们嗓子已经完全沙哑、体力透支时，你握住了扩音器长达四十分钟。“拜托把灯打开，各位。”你朝着一扇扇漆黑的窗户和感受不到任何足迹的巷子里喊道：“拜托了各位，

至少把灯打开吧。”

事后你才得知，原来当时军人会放任那辆卡车至凌晨都不顾，是为了避免兵力的移动路径曝光，而天亮前遭到逮捕的女大生则被带往光州光山警察局拘留所，负责开车的青年则被拖往尚武台，当时因为你持有枪枝，所以与那些女大生分开羁押，并移送至保安部队。

在那里，他们叫你赤婊子，没人喊你真实姓名，只因为过去你是女工，从事过工会活动的关系。他们为了完成自编自导的剧本——你躲在地方小镇上的西服店，在那四年期间接受间谍指示行动——天天将你压在调查室的桌上。“肮脏龌龊的赤婊子，你尽管喊啊，看谁会来救你。”调查室里的灯是忽明忽暗的日光灯，你在那明亮的灯光下被凌虐到下体出血，直到你失去意识他们才住手。

再次与圣熙姊重逢是在出狱后的隔年，你透过都市产业宣教会与基督学院打听到她的行踪，最终在九老洞的一间面店里相遇。她听闻你的遭遇以后，瞠目结舌地摇着头。

“我作梦也没想到你会被关进牢房，我以为你已经隐姓埋名过着安稳日子了。”

圣熙姊多年来不断过着躲藏与囚禁的生活，脸颊已经明显消瘦凹陷，与当年的她简直判若两人，明明才二十七岁，看起来却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岁。她在那碗冒着白烟的滚烫面碗前沉默了许久。

“听说正美在那年春天失踪了，你知道这件事吗？”

这次换你摇了摇头。

“听说她短暂在工会帮忙，但是可能看到我们都被列为黑名单，所以多少有些担心吧，被工厂解雇前自己就先辞职了，然后好一阵子音讯全无……直到最近才听说她失踪。我是从她在日新纺织厂一起工作的同事口中得知的。”

你两眼呆滞，仿佛已经听不懂母语般，望着圣熙姊说话的嘴型。

“听说你也在那里住了四年对吧？在那大城市里，从来都没巧遇过吗？”

你当时没有办法立即回答，甚至连那丫头的长相都记不得了。你为了强迫自己想起那张脸，感到有些心力交瘁，模糊的记忆碎片依稀浮现又消失不见。白皮肤，一口整齐的牙齿，我想成为医师。那名已经想不起名字的同伴，将你的运动鞋送到医院给你，告诉你那丫头把所有人的鞋都抱到工会办公室里放好。

仅此而已。

四点整

我为了了结生命，再次回到那个城市。

我被释放后暂时借住在哥哥家里，但是实在无法忍受警察每个星期都前来抽查两次。

二月初的某个凌晨，我换上一身最干净的衣服，简单打包行李便坐上了市外巴士。

乍看之下，那座城市好像什么也没变，但随即就发现原来一切早已不复从前。

道厅别馆外墙上有许多弹孔，行人穿着深色衣服，脸部却像是烙印着透明伤口般狰狞扭曲。我与他们擦肩而过，一点也感觉不到饥饿、口渴，脚也不觉得冷，只觉得自己应该可以走到天黑，甚至是隔天清晨。

见到你是在锦南路上。

那是天主教中心的外墙，学生刚把照片贴上。

警察随时会在周遭出现，当时或许也躲藏在某处虎视眈眈。我赶紧撕下一张照片，卷起来握在手里快步离开。我穿过大马路走进一条小巷，走到底之后，看见一块从未见过的“音乐欣赏室”招牌。我气喘吁吁地爬上五层楼梯，进到像洞窟般位于最角落的小房间，点了一杯咖啡。店员送上咖啡时，我一动也没动，明明是个音乐声不绝于耳的地方，却仿佛潜入水底深处般什么也听不见。终于，完全只剩下我独自一人时，才摊开了手里的照片。

你斜躺在道厅后院，手臂受到枪击的作用力伸向一边，脸部与胸口朝向天空，双脚则往反方向大张着，从身体扭曲的姿势可以看出死前最后一刻的痛苦挣扎。

我无法呼吸。

发不出任何声音。

也就是说，那年夏天，你已经死了。在我的身体不停流着血时，你的身体正剧烈地往土地里腐烂。

在那一瞬间，你拯救了我，靠着心脏快要爆开般的痛苦，靠着愤怒的力量，我的血液霎时变得滚烫，得以重生。

四点二十分

医院本馆旁的停车场入口处，有一间明亮的警卫室。整晚坐在旋转椅上的警卫，将后脑勺靠在椅背上张嘴睡着了。你望着那张上了年纪的面孔。警卫室屋檐下挂着一盏昏暗的白热灯泡，在灯光照射的石灰地上，有许多死掉的虫蝇。天即将拂晓，八月酷晒的烈阳逐渐升起，那些失去生命的一切东西都加速了腐败，每一条放了垃圾的巷口都将散发阵阵恶臭。

你记得很久以前东浩与恩淑用窸窣的声音交谈过，东浩问着为什么要用国旗包裹尸体、为什么要唱国歌，而恩淑当时是怎么回答的，你已经不记得了。

如果是现在的你，会怎么回答他那些问题呢？他们只是试图用国旗这种布来包裹，因为我们不可以是被他们屠杀的肉块，所以才会积极地哀悼、唱国歌。

岁月已从那年夏天流逝了二十年，这些赤匪和赤娘子都应该彻底赶尽杀绝，他们对你诋毁谩骂、用水泼你，你把那些瞬间统统抛在脑后才走到了今天。已经没有路可以回到那年夏天之前，也早已没有方法可以回到屠杀和拷问之前的世界。

四点三十分

那个脚步声究竟是谁，我无从得知。

也不晓得究竟是同一人还是不同人。

或许不只一人，而是许多人互相晕染、渗透，成为轻盈的一体。

四点四十分

只不过，偶尔你还是会想起。

正午时分，尤其是寂静的假日午后，看着阳光洒进来的窗户，想起东浩模糊的侧脸时，在你眼前不停晃动的会不会是他的魂魄？因记不得的梦境泪流满面而惊醒起身的凌晨，那张脸的轮廓逐渐变得清楚时，他的魂魄是否就在那里徘徊？要是灵魂有聚集的场所，那里会一片漆黑吗？还是有朦胧的光？东浩、振秀，以及你亲手清理过的那些尚武馆里的人，都会聚集在那里吗？还是四散各处呢？

你清楚知道自己并不勇敢、也不坚强。你总是选择能避免最糟情况的选项。你被警察踹腹部后，离开了工会，出狱后虽然跟着圣熙姊投身劳工运动一阵子，但是只负责安稳的实务内容，和她的角色大不相同。你不顾她的反对，参加了另一个与自己性格大相逕庭的团体。你明知那是一条会受伤的路，却再也没回头找她。现在重压在你肩膀上的那个背包里，有着便携式录音机与录音带，最终，星期一早上你就会到邮局去，寄回给那个姓尹的。

与此同时你也知道，要是再次面临与那年春天一样的瞬间，你可能还是会做出类似的抉择。就如同国小在玩躲避球时，原本只要专心避开对方攻击就好，最后只剩独自一人时，你反而要去接球；如同被公车上那些女孩清亮高歌的嗓音吸引，你走上有持枪军队驻守的广场上一样；如同在那个夜晚，你默默举手表示愿意留守到最后一样。“我们不能成为牺牲者”，圣熙姊说过：“不能放任他们称我们是牺牲者。”那是个月亮默默俯瞰着围坐在顶楼阳台女子的春夜。当时塞了一块水蜜桃在你嘴里的人是谁？你已经记不得了。

四点五十分

我不知道见到姊以后想说什么。

在我决定背对你而去的那瞬间，

心脏里宛如泼了一盆水泥，一下子将关于姊的一切——复杂、炙热、陈旧的事情统统封印，

我能否不去碰触那瞬间，若无其事地见你呢？

那么，我还能对你说些什么呢？

你背对着医院向前走，穿过那片开始被拂晓微光照亮的草地。你把两只手伸向背后，像是在背孩子般，

用手撑着那个沉甸甸的背包。

“这是我的责任，对吧？”

你紧咬双唇，朝眼前已呈靛蓝色的黑暗问道。

要是我叫你回家，和你分食完海苔饭卷以后，起身再次叮咛你，你就不会留下来了，对吧？

所以你才会来找我吗？

想要来问我为什么还活着，对吗？

你带着仿佛能凿出两道血痕的眼神行走，朝急诊室的方向快步走去。

五点整

不，

见到姊我只想讲一句话，

要是可以的话，

拜托你，要是可以的话，

岔路上的路灯全是暗着的，一条通往殡仪馆与急诊室，另一条通往病房与医院正门口。你沿着道路中央的白色直线昂首阔步，突如其来的雨水，正好滴落在你的头顶中央，落在运动鞋踩踏着的柏油路上，缓缓晕开。

别死。

千万不能死。

1. 在韩国第四共和国（1972-1980）宪法之下，总统朴正熙以紧急状态为名实行的独裁政治，并颁布宵禁直接影响国民生活。[↗](#)
2. 韩国第一个不受资方掌控的独立工会组织，以裁缝师全泰壹用汽油自焚、抗议劳工被长期剥削的事件为契机，于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正式组成。[↗](#)
3. 一九七二年韩国宪法修改后出现的条例，是总统可以紧急下令的特别措施，毋须经过国会同意，可以擅自停止国民基本权，也可更改政府与法院的权限。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三日开始施行紧急措施第九号，限制各种集会游行、示威抗议、报导言论等。[↗](#)
4. 一九七〇年代是朴正熙总统推动新村运动的时期，旨在促使南韩国内农村与城市的距离拉近，当时参与运动的人都有这件绿色外套制服。[↗](#)

往花开的地方

（东浩母亲的故事）

“那孩子逮到机会就会自己出来的……他答应过我的。”

当时因为四周实在太暗了，于是我说出了那句话：

感觉军人马上就会从黑暗中冲出来，所以我才会那样说：

要是再继续耗在那里，可能连身边这个儿子都会失去，所以我才会那样说。

我就那样从此永远失去了你。

我跟在那小子后头。

那小子走得非常快，我老了，怎么走都跟不上他。他要是再往旁边转一点，我就可以看见他的侧脸了，可惜他眼睛紧盯着前方，只向前看、往前走。

最近哪有国中生剪那种发型呢？我一眼就认出了那圆圆的头型，那小子绝对是你。你二哥留给你的校服对你来说还太大，一直到国三才终于合身。早上你提著书包走出大门，我看着你的背影，看起来十分称头。不过，不知道你的书包跑哪儿去了，居然空手走在路上。白色夏季制服的短袖下露出瘦巴巴的胳膊，一看就知道是你。窄窄的肩、直筒腰，走起路来脖子像鹿一样向前倾，完全就是你。

那时候你是想要来见我的，就算只是侧身经过的样子，至少也想让我看你一眼的，可惜我这老太婆错过了。我找遍了市场摊贩、大街小巷，找了一个钟头都没找到你，最后膝盖酸疼，骨头也快散了，才一屁股坐在地上。不过我心想：要是给邻居瞧见可就不好了，所以就算觉得有点头晕，还是赶紧撑着地站起身。

跟着你走到市场时，我还不知道原来这条路离家这么远，回来的时候口都快渴死了。出门时我口袋里连个铜板都没带，所以只好随便找一家店进去要了杯开水，边喝边坐着休息。但是我怕被人说是乞丐婆，所以最后还是硬着头皮扶着墙壁走了回来。经过飘着灰尘、乱七八糟的工地时，我也这样紧闭着嘴巴，边咳边走。去的时候我怎么没发现呢？居然有个那么吵的工地，工人正无情地在地上钻着洞。

●

去年夏天，下了一场大雨，我们家前面的巷道上还凹了一个洞。孩子们经过时脚老是不小心踩进那个洞里，婴儿推车的轮子也会卡在那儿，好危险啊，最后是政府派人来重新铺了柏油路才填平的。九月初那时还很热呢，看他们也挺辛苦的，把那冒烟发烫的柏油用推车载过来倒在路上，然后再把它推平。

等那些工人都走了以后，我出去看了一下，结果发现他们拉起了布条不让人走。我只好沿着修补过的路边尽量慢慢地走走看，路还热呼呼的呢。我感觉到有一阵暖意往我的脚踝、小腿、酸疼的膝盖里窜进来。隔天早上那条柏油路可能干了吧，围起来的布条已经收走，我又去走了一趟，没想到比走在边缘还要暖，所以我就中午走、晚上也走，隔天早晨又走了一回。你从首尔回来的大嫂惊讶地问我：

“妈，光是待着就已经够热的了，为什么您还走这刚铺好的柏油路呢？”

“我身体觉得冷，你知道走在这上头有多暖和吗？能暖到我骨子里呢。”

“妈，最近您怎么变得特别奇怪啊。”

从几年前开始，你大哥只要一有机会就叫我搬去和他一起住，他还摇着头说：“您变了。”

新铺柏油路上的热气只维持了短短三天，最后还是冷掉了。明明没什么好难过的，不知为何觉得有点感伤。我刚才吃完午餐后也在那上头站了好一会儿，因为就算都冷掉了，那地方仍多少可以感觉到一点点温暖。而且站在那里观望，说不定又会像上次一样，看见你匆忙经过的身影。

那天不知道为什么，你的名字我连一个字都叫不出口，嘴巴就像被人涂上了糨糊一样，只能上气不接下气地跟在你后头。这次要是我喊你名字，可得赶紧回头看看我呀，就算一个字都不回我也没关系，只要回头看看我就好。

●

不对啊。

我最清楚你已经办不到啦！

因为是我亲手把你葬进土里的。你原本穿着天蓝色体育服，外面加了军训外套的，是我为你换上了白色衬衫和黑色的冬装，皮带也帮你整齐系上，还帮你穿上了一双干净的灰色袜子。当时把你放进木板做成的棺材里，让垃圾车载走的时候，我为了要保护你而坐在前座，也不晓得垃圾车要开往哪里，只是一直紧盯着你那具棺材。

我想到那时候在一片空旷的沙丘上，有数百个身穿黑衣服的人，像蚂蚁一样抬着棺材走动，你大哥和二哥也咬着嘴唇不停啜泣。你爸生前告诉我，我那时一滴泪也没流，只从杂草堆里抓了一把草塞进嘴里吞下，然后蹲在那儿不停地呕吐，吐完又再抓一把草吞进肚子里。但是我全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去墓地之前的事情。盖棺前一秒，我看见你的脸是那么的消瘦，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你的皮肤那么白。

后来你二哥说，你是因为被枪射中流了太多血，所以脸才那么白，棺材也那么轻。他说你就算还没长大，也不至于轻成那样，然后我看见他开始眼角泛红、布满血丝。

“这仇我一定要报。”

“你在说什么呢？”我吓了一跳，对他说：“你弟是被国家杀死的，要怎么报仇，要是连你也出事，我真的不想活了。”

就算事隔三十年，每到你和你爸的忌日，你二哥就会出现在你们的墓前，我看了心里还是挺难受的。明明你的死又不是他害的，为什么在你的亲友中，他最先满头白发、拱肩驼背，难道他还想要报仇吗？这样想着，我就觉得心情很沉重。

●

不过你大哥还是很爽朗的一个人，没留下什么阴影。他一个月会带着妻子下来看我两次，自己也常偷偷当天来回，买饭给我吃，给我零用钱，比起就住我附近的你二哥亲切许多。

你爸、你大哥还有你，三个人都有水桶腰、肩膀往内缩的家族特征。你和你大哥同样有着细长的眼睛和明显的门牙缝隙。最近只要一看见你大哥露出像兔子一样的门牙，就算他眼角布满皱纹，也觉得跟年轻人一样纯真。

你大哥十一岁那年，你出生了，从那时开始，他就说你和他同样都是男生，只要一放学就跑回来要看你。他觉得你笑起来很可爱，小心翼翼地撑着你的脖子抱在怀里，不停轻轻摇哄，直到你笑出来为止。后来他还用布把刚满一岁的你背在背后，在院子里跳来跳去，唱着不对拍的歌曲。

谁会想到他最后会和你二哥大吵那一架呢？到现在都已经超过二十年互不往来了。

我办完你爸的丧事，回来准备三虞祭⁴时，突然听见东西破裂的声音，赶紧跑去查看，结果发现都已经二十七岁和三十二岁的两个大男人，居然拽着彼此的衣领。

“只要把那小不点拎回来不就好了，你待在那里几天几夜的，到底都在干嘛！最后一天为什么又只有妈自己去！什么叫反正叫他回来他也不会听，你不是明知道他待在那里只是死路一条吗，你不是都知道吗？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二哥大叫一声扑向大哥，把你大哥压在房间的地板上，像只野兽一样，边哭边喊，我也只能断断续续地听到他说了些什么。

“哥知道什么……你都在首尔……你知道个屁……当时的情形你最好知道啦……”

我甚至没冒出劝架的念头，就自己走回厨房了。我什么都不想去想，也什么都听不见，就这样把饼煎好，把牛肉串好，还煮了一锅汤。

现在我什么都不敢肯定了。

我最后一天去找你的时候，你要是没那么乖地对我说晚上就回去的话，结果会怎么样呢？我当时还安心地回家对你爸说：“他说晚上六点锁好门就回来，还答应和大家一起吃晚餐呢。”

但是等到七点，你一直都没回来，所以我就和你二哥一起出门去找你。原本因为戒严七点后是禁止外出的，那天晚上听说军队要进来，我们连个人影都没见着。我们走了整整四十分钟，结果尚武馆里的灯全都暗着，一个人也没有。后来我们走去道厅前，看见几名拿着枪的市民军在那里站哨，我拜托他们，说我得见见我的小子。结果那些看起来还很稚嫩的市民军，全都脸色铁青地告诉我不行，任何人都不得进入，然后叫我们赶紧回家，说那里很危险，等等戒严军就要开着坦克车进来了。

“拜托让我进去吧，”我苦苦哀求着他们，“不然就帮我把他叫出来吧，请他出来一会儿就好。”

后来你二哥实在看不下去，想要自己进去找你，结果其中一名市民军说：“你要是现在进去就再也出不来了，那里面只剩下有必死决心的人。”

你二哥激动地说着：“知道了，至少先让我进去。”这时我打断了他。

“那孩子逮到机会就会自己出来的……他答应过我的。”

当时因为四周实在太暗了，于是我说出了那句话：感觉军人马上就会从黑暗中冲出来，所以我才会那样说；要是再继续耗在那里，可能连身边这个小子都会失去，所以我才会那样说。

我就那样从此永远失去了你。

我用手拉住了你二哥的手臂，我用脚自己走回了家里，为了不要统统死在那里。我们俩边哭边走着那条黑漆漆的道路，走了四十分钟好不容易才回到家。

现在我什么都不能做了。那些脸色铁青、一脸惊恐的市民军，看起来还很稚嫩的那些小家伙是不是也都死了呢？既然会那么荒谬地死掉，为什么到最后一刻都不让我进去找你呢？

●

每次只要你哥来过之后，我便觉得更加空虚，所以会坐在外头的木地板上晒晒太阳，度过一天。原本围墙南边还是采石场的时候，虽然有点吵，阳光却照得进来，但自从盖了栋三层楼建筑后，都要到上午十一点才能见得到光。

买这栋房子之前，我们住在那座采石场后面的巷子里好长一段时间呢，对吧？那时候住的是用石板瓦当屋顶的老旧建筑，小得要命，也不通风。你和你两个哥哥特别喜欢星期天，因为采石场工人不上班，可以在大石头间跑跳玩耍，一下子玩躲猫猫，一下子又玩猫捉老鼠。

一、二、三，木头人！你们在采石场最里面喊着，我们家的院子都能听得一清二楚。那样调皮吵闹的小子，随着脑袋越长越大，仿佛不曾顽皮过似的越来越安静。

后来是你大哥去了首尔，我们家的经济状况才逐渐好转，然后搬来这个家。之前的院子我总嫌太小，光是摆一张平床就满了，根本没办法走路，结果搬来这儿还能弄一区玫瑰花圃，可开心死我了。我为了让你二哥认真读书，要和他分房睡，一人一间，又为了赚点钱贴补生活费，所以把舍廊房租给了人家，谁知道后来会发生那一连串的事呢。住进来的那对姊弟个头像豆子一样矮小，刚好分别跟你二哥和你同年。看着你有了新朋友我实在很高兴，尤其是看到你们俩都穿校服一起出门去上学，就觉得很欣慰。你们假日在这院子里打羽毛球时，要是球飞到采石场，两个人就会猜拳，输得人得去捡球。我最喜欢听见你们俩的笑声了。

那对姊弟到底去哪了呢？

他们的爸爸南下来到这里，失魂落魄地到处找人的时候，我当时的处境也好不到哪去，都没能对他说过一句安慰的话。那个人后来把工作给辞了，住在我们家的舍廊房里一年，像个疯子一样不断进出政府机构。只要一听说有人发现了掩埋场，或者在某个水池里浮出了尸体，不论凌晨还是深夜，都会不管三七二十一马上冲出去确认。

“他们一定还活着，两个人一定是在一起的。”

他喝得烂醉走进厨房，像个神经病一样独自叨念着的样子还历历在目。他的脸很小，鼻梁也很塌，在发生那件事情以前，和儿子一样有着一双调皮的眼睛。

我猜那个人应该没活多久。因为移葬到新墓园的时候，也为失踪者安排了属于他们的衣冠冢，但你二哥边走边找过一圈，都没看见他们家姊弟俩的名字，要是那个人还活着，怎么可能不来安排他两个孩子的衣冠冢。

有时候啊，我会觉得.....我干嘛没事把舍廊房出租给人家，只为了多领那几毛租金.....要是正戴没住进这个家，你可能就不会那么费尽心力去找他.....每当我想起你们俩打羽毛球时的笑声，就会摇着头心里想，报应啊.....报应，对吧？要是埋怨那两个可怜的姊弟，我会遭到报应的，对吧？

几天前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我突然想起那个姊姊的脸，长得可漂亮了呢.....那么漂亮的小姐居然就这么不见了。我看着黑漆漆的院子心里想着，那漂亮的小姐住进我们家，整理着洗衣篮，提着滴水的运动鞋和牙刷，在院子那头来回走动的画面，就像恍如隔世一样。

●

我的命就像牛筋一样韧，所以失去你以后我还是照常吃饭。正戴他们爸爸走了以后，我把那间令人伤心的舍廊房用锁头锁上，日复一日规律地出门去做生意。

还记得我第一次参加只有挂名从未出席过的受难者家属会时，是在接到一名自称是副会长的母亲来电以后。因为听说那名军人总统会来，那个杀人魔要来这儿.....我想到你你还尸骨未寒呢。

虽然我本来就浅眠、不易入睡，但是自从那天起，我就再也没好好睡过一觉。你爸也每晚都睡不着，他是个一辈子只跟病魔奋斗的好好先生，所以我硬是把他留在家，独自出席了那场受难者家属的聚会。我和那些初次见面的母亲握手寒暄，在经营米行的会长家里熬夜制作布条和抗议牌，不够的东西说好各自回家再准备，然后散会。大家准备要离开时，彼此紧握着双手，感受那冰冷的肌肤.....我们互相牵着像稻草人一样空虚的手，互相抚摸着像稻草人般的背，注视着彼此的脸。我们的面孔一片空洞，双眼无神，互道晚安并相约明日再见。

我一点都不害怕。

反正是抱着一了百了的心态豁出去了，所以也没什么好怕的。我们一群人穿着孝服，等着那杀人魔搭乘的轿车出现。结果那家伙真的一大清早就来了，原本说好要一起齐声呼喊口号的计划乱了套，大伙哭的哭、喊的喊，有些甚至哭到昏过去，头发扯得凌乱不堪，身上的孝服也给撕破了。布条才刚摊开就马上被

人夺走，所有人都被带进警察局里，两眼无神地呆坐着。

过没多久，说好要和我们一起在另一处进行示威的受难会青年被抓了进来，个个低头不语。他们排队走来时，刚好和我们四目相交，其中一名青年突然大声哭喊道：

“阿姨，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你们到底犯了什么罪？”

那瞬间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全世界都成了一片雪白色。我卷起撕破的孝服裙摆，跳上了桌子，然后独自嘀咕着：

“是啊，我到底犯了什么罪？”

我就像长了一双翅膀一样，一步一步跳到了刑警的桌上，一把扯下挂在墙上的杀人魔肖像，我用脚使劲地踩，相框玻璃碎片刺进了我的脚底。当时我已分不清流的究竟是血还是泪。

后来刑警把我送去了医院。你爸接到消息以后，便跑来急诊室里找我。医生和护士把我的脚底用刀子划开，挑出玻璃碎片，再用绷带帮我包扎。然后我要求你爸：“拜托回家帮我把昨晚做好没带出来的那个布条带来，就放在衣橱里。”

那天傍晚，我扶着你爸的肩膀一拐一拐地走到医院顶楼阳台，倚着栏杆把布条从上面直直垂落，并大声喊道：“还我的儿子来！把杀人魔全斗焕撕烂分尸！”我使尽吃奶的力气喊着，喊到脑袋充血。直到警察爬上紧急逃生梯，直到他们把我扛走丢在住院病房里的病床上，我都不停大声呼喊着。

下一次，再下一次也是，我们都是那样聚在一起奋战的。所有的母亲道别时会簇拥在一起，紧抓着彼此的手，抚摸着彼此的肩膀，注视着彼此的眼睛，约定好下次再见。大家缩衣节食，好不容易凑出租借巴士的费用，北上至首尔参与集会。有一次，某个混蛋把催泪弹丢进我们的巴士里，导致一名母亲吸不到空气而当场昏厥。所有人被抓进镇暴巴士里载走时，那些畜牲居然把我们一个一个随意丢在偏僻荒凉的国道上，每行驶一段距离就丢下一人，就这样拆散所有人。我沿着搞不清楚方向的小径走了又走，走到我们再度重逢，抚摸彼此的背，走到能够再次注视着彼此冷到发紫的嘴唇为止。

原本我们说好要一起奋斗到底的，没想到隔年你爸突然病倒了，导致约定无法兑现。他甚至在那年冬天撒手人寰，绝情地丢下我一人在这宛如地狱的人间。

因为我不晓得死后的世界长什么样，在那里是否也会相遇、道别；是否有脸孔、有声音；是否有欢迎或失落等情感，所以我也不晓得，究竟该对失去你爸这件事感到惋惜还是羡慕。

我只能单纯看着冬去春又来。春天一到，我一如往常地开始疯疯颠颠，夏天则疲惫不堪、有气无力，秋天时终于能好好喘口气，到了冬天，则把自己彻底冻结成冰，心脏和骨子里都一片冰凉，再也流不出一滴汗水。

●

总之呢，我是在三十岁那年生下你的。我天生左边乳头的形状就不太光滑，所以你两个哥哥都只吸我右边比较容易出奶的乳头，我左边的乳头就算肿胀他们也都不吸，最后变得和右边的乳头完全相反，又丑又硬。我就那样带着两颗不对称的乳头生活了好几年。但是你和哥哥不一样，给你左边的乳头你就吸左边，就算长得奇形怪状你也还是温柔地吸吮着，所以最后我的两边乳头都被吸得凸起而光滑。

总之呢，喂你喝母乳的时候你特别爱笑，还拉了一坨香喷喷的黄金大便在尿布上。你就像只小野兽在地上爬行，还把随手抓到的东西往嘴里放。你发烧时整个脸色发青，因为受惊而在我胸前吐了一大口臭酸的奶。总之呢，你戒奶嘴时把大拇指指甲吸到像纸一样薄。你第一次学着放手走路时，迈开步伐走向对着你拍手，鼓励你过来的我。你开怀笑着，总共自己走了七步才终于跌倒在我怀里。

你八岁时说：“我讨厌夏天，但我爱夏夜。”明明不是什么至理名言，我却对你说的这句话情有独钟，心里还默默想着，你会不会长大以后成为一名诗人。夏天夜晚，你爸还有你们三兄弟一起坐在院子里的平床上啃西瓜时，你会用舌头舔着嘴角上甜滋滋又黏答答的西瓜汁。

●

我把你国中学生证上的照片剪下来，放在我的皮夹里随身携带。虽然不论白天还是晚上，整个家都空荡荡的，但是我会特别选在不可能有人来访的凌晨，摊开那张用白色习字纸层层折叠包裹的照片，也就是你的大头照。我知道不可能有人听见，但我还是小小声地叫着：“……东浩啊。”

秋雨过后天空放晴时，我会把皮夹放在我的外套暗袋里，撑着膝盖一拐一拐地往河边走下，漫步在那条开满五颜六色波斯菊的路上。那条路上有蚯蚓蜷曲着身体死在地上，招来了好多苍蝇。

还记得吗？你六、七岁时，片刻都不肯乖乖待着。两个哥哥都去上学了，只剩下你一个人，无聊得不知该如何是好，于是我们两人每天都沿着河川旁的街道走去店里找你爸。还记得吗？你讨厌树荫遮挡住阳光。你这小家伙力气大、脾气也倔。你奋力拉着我的手，把我拖到了有阳光的地方。你那又细又少的头发里，冒出一滴又一滴闪亮亮的汗珠。你气喘吁吁地说着：“妈妈，你往那边走，往有阳光的地方。”我假装

拗不过你，任由你拖着我的手走。“妈妈，那边有阳光的地方还开了好多花欸，为什么要走暗暗的地方，往那边走，往那花开的地方。”

1. 出殡后的第三次祭祀。[🔗](#)
2. 又称凉床，一种室外家具，可坐可卧，通常会摆在家中院子或社区里，用来纳凉、喝茶、下棋、挑菜等多用途。[🔗](#)

尾声

雪花覆盖的烛灯

（作者自述）

那段经历就像是一场核灾，附着在骨头与肌肉里的放射性物质，存留在我们的体内数十年，并且让我们的染色体变形，将细胞变成癌症来攻击我们的性命，就算死掉或者火化后只剩下白骨，那些残留物也不会消失。

听闻这些故事是在我十岁那年。

自始至终，这都不是一段有人把我叫去坐在某张椅子上，听他娓娓道出来龙去脉的故事。北上来首尔的那年，我住在水逾洞山坡上的房子，常常蹲坐在家里各个角落，手上拿到什么书就读什么，有时会和哥哥或弟弟下一整个下午的五子棋，不然就是处理母亲只会交代我做的事，也是我最讨厌做的事——剥大蒜、挑掉鳃鱼头，然后在做这些杂活的时候，从大人口中听到了一些故事。

“他是哥哥的学生？”

初秋的某个星期天，小姑姑坐在餐桌旁向父亲问道。

“我不是他的班导，但是每次只要我出作文作业，他都写得很好，所以对他特别有印象。我们要卖掉中兴洞的房子搬去三角洞时，是在住屋仲介那边签约的。我说我是D国中的老师，结果来买房子的那个人很高兴，说他小儿子刚好也读我那间学校一年级，还告诉我是国一几班的谁谁谁，后来我去那个班级点名的时候特别留意了一下，发现原来是我知道的那个孩子。”

后来父亲和小姑姑说了些什么我就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他们的表情，两人对于要避开最可怕的段落继续聊下去感到有些困难，所以只能尴尬地保持沉默。不论如何转移话题，最终又会绕回到一开始的诡谲气氛。我对他们闲聊的这段对话感到有股莫名的紧张，仔细聆听着。其实从很久以前我就知道，父亲教过的那名学生，他们家当初买了我们在中兴洞的房子。但是为什么他们要逐渐压低音量说话呢？为什么每次在提到那名学生的名字前，都会有一段令人不解的停顿与犹豫呢？

●

在那间韩屋的院子里有一区花圃，种着一丛矮小的山茶花。随着气温上升，几近墨黑的深红色玫瑰就开始沿着花圃围篱攀爬，等它快要凋谢时，则换白蜀葵沿着舍廊房外墙盛开绽放，长到成人的高度。打开淡绿色铁制大门走出去，会看见一道电池工厂的长围墙。我们卖掉那栋韩屋搬去市郊的那天早上，我还记得父亲与叔叔正熟练地用毯子包覆梧桐木衣橱的各个边角，再用绳子层层捆绑固定。

新搬去的三角洞其实是个满乡下的地方，我们的房子后方有一棵高大的杏树，在那里住了将近两年时间后，就举家迁移到首尔来了。我父亲代替英年早逝的爷爷，靠着自己的国中教师薪俸把所有弟弟妹妹拉扯长大，就连小姑姑都供她念到大学毕业，后来父亲才决意要从事写作。

一九八〇年一月，首尔是个冷到不可思议的寒冷城市，在还没搬进水逾洞山坡上的房子以前，我们先在联立住宅 [a](#) 暂住了三个月，那里的隔间墙壁是用类似合板的材质，室内与室外的温度几乎没有差别。我待在房里开口说话还会冒出白烟，尽管穿着大衣包裹着棉被，也会冷到牙齿打颤。

那年冬天我一直想着中兴洞的房子。虽然只要摇晃树干就会有黄色杏桃像乒乓球一样碌落的三角洞房子也不错，但是可能因为居住的期间不长，并没有太多的留恋。外公为独生女亲手搭建的中兴洞老家，我从出生住到九岁。从院子走到厨房得经过我那小小的房间，每到夏天，我就会把肚子贴在地板上趴着写作业，冬天的午后则会把格子纸门稍微拉开，望着那洁净阳光照耀下的小院子。

●

他们来到水逾洞房子是在某个初夏的凌晨。

约莫三、四点左右，母亲叫醒熟睡中的我。“起来，我要打开灯啰。”我还来不及清醒，母亲就按下了电灯开关。我睡眼惺忪地揉着眼睛坐起来，两名高大健壮的男子走进了我的房间。母亲穿着一身睡衣对错愕不已的我说道：“房地产叔叔来了，要来看房子。”

我顿时睡意全消，赶紧起身贴在母亲身边，静静地看着男子打开衣橱，查看书桌下方，拿着手电筒往阁楼走上去。为什么大半夜的会有房地产叔叔要进来看房子？还上去阁楼看呢？不久后，从阁楼下来的男子对母亲说道：“麻烦这边请。”男子把母亲带往厨房，我踩着迟疑的步伐不知道该跟着母亲。你们在这里待着，母亲脸色凝重地用唇语说道。我转身回头，看见了和我一样穿着睡衣满脸错愕的哥哥和弟弟，都站在那里不敢乱动。卧房里传来父亲和某人对话的浑厚嗓音，虽然从厨房挂着的蕾丝门帘也传出母亲的话声，但是因为音量实在太低，一句话都没能清楚听见。

●

那年中秋，亲戚齐聚一堂时，大人刻意压低音量交谈，好让我们三个小孩以及其他更小的堂兄弟姊妹听不见，仿佛孩子会在一旁监视似的。

当时在国防产业高就的叔叔，和父亲两人在卧房里谈话到深夜。

“我们家凌晨被突袭了，一开始还以为是强盗。他们同时撞开厨房门和玄关门闯进来，好像有十足把握宋大哥一定是躲在这里，但是早在前一天下午我就见过他了。我先去出版社拜托他们把全集版税四十万韩圀预支给我，然后再到明洞和他短暂碰面，把钱拿给他.....他们把你大嫂和我分开审问，后来叫我得和他们一起走。我心想要是被带走岂不是大事不妙了吗，所以我骗他们说，从去年就和他渐渐疏远了。”

“应该是电话被监听了，要小心啊。最近我跟哥讲电话时，都会听见电话筒里传出类似空气的声音，听说那就是被监听中的杂音。我朋友永峻现在也在逃亡，前年给拖去保安部队的时候，十根手指头的指甲不是统统被人拔光了吗，这次要是再被抓到，恐怕就小命难保了。”

两个婶婶和母亲在厨房里一边做菜一边交头接耳。

“听说他们砍了她的乳房。”

“天啊.....”

“还有人是直接被剖开肚子取出肚子里的宝宝呢。”

“我的天啊.....竟然有这种事。”

“原本大嫂那栋房的屋主啊，把舍廊房租了出去，住进来的孩子和他们儿子年纪差不多，听说光是在D国中就有三名学生死掉、两名失踪，结果失踪的那两个孩子居然刚好就是住他们家的.....”

“天啊.....”一直以感叹回应的母亲，突然低头不语，过一阵子之后，她才开始低声说道：

“前年和小姑希英相亲的那个男人啊，就是那个G高中的数学老师，知道吧？我看他人很不错，可惜最后没能和我们结缘。听说他现在的老婆好像出事了，本来都要临盆了，结果在家门口等她老公的时候.....”

从大田来的婶婶没有以“天啊.....”来接话，只默默眨着像牛一样的眼睛等待母亲继续说，就在母亲难以启齿之际，光州的婶婶接过话来说道：“我也有听说那件事呢，原来就是那个人喔？”

“那个孕妇被枪杀了，没想到肚子里的孩子却幸运活了下来，然后有几分钟.....”

那一瞬间，我心想：要是希英姑姑和那个数学老师结婚的话.....在不可能成真的年幼幻想之中，二十六岁的姑姑大腹便便地站在大门口前，一枚子弹刚好卡在姑姑的白皙额头上。姑姑喜欢用声乐方式哼唱歌手杨姬银的歌曲，她肚子里的孩子，那个睁开眼睛的孩子，像鱼一样正张着嘴巴蠕动。

●

父亲将那本摄影集带回家里是在两年后的夏天， he说是南下到那个城市吊祭慰问丧家时，在公车总站弄到的。有别于我年幼时的想像，额头没有中弹、也没有结婚生子的希英姑姑来了一趟首尔，大人轮流看完那本摄影集后，不约而同维持了一段沉默。父亲把那本书放在卧房的书柜最内层，甚至将书背朝里面放，好让我们几个孩子无法找出来翻阅。

我偷偷翻开那本书，是在某个大人一如往常聚集在厨房看整点新闻的晚上，我还记得翻阅到最后一张，是一名被刺刀深深划开脸部、面容狰狞的女孩，她的模样悄悄地唤醒了我内心深处自己从未察觉的柔软。

●

尚武馆的地板是凹陷的。

我站到木地板掀开后露出的暗红色泥地上，抬头一看，发现礼堂的四面都是早已没了玻璃的大窗框，对面的墙壁还挂有裱框的国旗，天花板上的日光灯也还没拆除，我踩着半冻结的泥土，朝右边墙壁走去。我念着一张护贝过的A4纸上的手写文句：“运动时请脱鞋”。

我转身回头往玄关方向而去时，看见了通往二楼的阶梯。

我走上了那条长年无人管理导致满布灰尘的阶梯，然后坐在可以将礼堂尽收眼底的观众席上。我张开嘴巴吐气，白色烟雾瞬间散去，石灰地板的寒气穿过牛仔裤传到我的肌肤。白色纱布包裹的遗体与国旗覆盖的棺柩，声嘶力竭和呆坐在一旁的女子及孩童，飘然出现而后消失在暗红色的泥地上。

我认为自己太晚才开始。

应该要在这里的地板都被破坏前来的，应该要在施工中的道厅复上遮蔽物前，在亲眼目睹那一切的银杏树几乎都被斩草除根前，在已经活了一百五十年的槐树干枯前来的。

但是我现在才来，没有办法。

我把外套拉链拉到最上面，打算在这里待到太阳下山，待到少年的脸孔明显可见为止，待到听见他的嗓音为止，待到隐约能够看见他走在我看不见的木地板上为止。

●

两天前，我在弟弟住的公寓里解开了行李，我们约好等他下班就一起去吃晚餐，并在天黑前去了一趟中兴洞的老家。因为在很小的时候就搬离了那里，所以对那座城市的地理位置并不了解。我先搭计程车到以前念到三年级的H国小，下车后我背对学校正门，穿越人行道，跟着记忆往左边走去。

我记得那里有一间文具店，实际去看发现还在，经过文具店再走一段路后就得转进右边的那条路，我凭着储存在身体里的空间记忆，选择走上第二条岔路，那道长长的护田围墙已不复见，与那道围墙对望的韩屋村也已消失无踪。根据记忆，那条路与大马路交会处有座宽约一间房子的采石场，采石场与围墙之间夹着的那栋韩屋就是我老家。然而一片荒凉的采石场想必不可能至今还留在市中心里，所以只好找出倒数第二栋房子。

经过单层小屋、联立住宅、钢琴补习班、刻印章店以后，我终于抵达了路的尽头。原本的采石场上头盖了一栋煞风景的三层楼高水泥屋。老家已经拆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间组合式货柜屋，那是一家贩售厨房和浴室装潢用品的店，诸如洗脸台、水龙头、流理台、马桶等。

我到底在期待什么呢？我站在那间灯光明亮的店家前，像是在等人似的徘徊不去。

●

去找老家的隔天，也就是昨天，我很早就起身出门，前往全南大学五一八研究所与尚武地区的五一八纪念财团，从七〇年代起就有中央情报部常驻并进行拷问的五〇五保安部队，则是大门深锁。

下午我去了一趟D国中，少年最终没能毕业，所以毕业纪念册里肯定不会有他的照片，我透过父亲的老友——一名从该校退休的美术老师，帮我打电话到学校，才得以阅览学生在学时的成绩纪录簿。我第一次看见他的长相，就是在那本簿子里，里面贴着他的照片。单眼皮的他看上去十分温和乖巧，下巴和脸颊的线条也都还留有稚嫩的痕迹，那平凡无奇的长相，感觉随时都会和其他人搞混，是那种只要视线一移开，就会顿时忘记有什么特征的长相。

我走出教室穿过运动场时，天空开始飘起雪花，走到校门口时雪越下越大。我拨开掉在睫毛上的雪，坐上计程车。我请司机开去全南大学，因为我好像曾在五一八研究所一楼展示室里看见和照片中那个孩子相似的脸庞。

展示室里设有好几台小型等离子电视，每一台都重复播放着不同的影片，由于不记得确切是在哪个影片中看到的，所以得全部从头观看。于是，我在有人拉着手推车朝广场行进的影片段落中，看见了长相相似的国中生，手推车上载的是在车站发现的两具青年遗体。少年杵在原地一动也不动，仿佛快要崩溃哭泣般惊恐地看着卧倒在地的遗体，当时明明已经是春天的尾声了，他却仿佛觉得寒冷似的紧紧将双手交叉在胸前。由于那个画面只短暂一闪而过，所以我得站在原地继续等待影片重新从头轮播。我反复看了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影片中的那名少年一样也是有着随时都可能错认成其他人的平凡长相。我没把握那就是他。

或许在那个年代，剃着那种发型、身穿制服的少年都长那样也说不定，都有着那种善良的单眼皮，以及因为抽高而消瘦的脸颊和细长脖子。

●

我一开始的原则是把能够蒐集到的资料统统阅读一遍，从十二月初开始就不再阅读其他刊物，也不写作，尽可能连会面都不安排，只专注阅读这些资料。就这样过了两个月，一月快结束时，我感觉到自己无法再继续研究下去。

因为那些梦境。

我摆脱掉一群军人好不容易逃了出来，呼吸急促，心脏仿佛就要从口中跳出般。他们之中有个人用力推了我的背。我向前跌倒了，转身回头仰望的瞬间，军人用刺刀朝我的心脏刺来，正确来说是刺在胸口正中央。凌晨两点钟，我惊醒过来，奋力坐起身，手摸着胸口，下巴不停颤抖，将近有五分钟时间无法好好喘息。我没发觉自己已经泪流满面，直到用手揉脸时，才发现掌心湿了一片。

几天后，我又梦到有人来找我，告知我一项消息。自一九八〇年至今，有数十名五一八事件嫌疑人被关在地下密室长达三十三年，预计在明天下午三点就会处以死刑。梦中的时间是晚间八点，到明天下午三点只剩短短十九个小时，我到底该如何阻止这场悲剧发生。告诉我这项消息的人突然消失了，我拿着手机站

在街道中央不知该如何是好。我该打去哪个单位说这件事？我得跟谁说才能够阻止这场悲剧发生？这消息怎么会偏偏传到无能为力的我耳中。我得赶紧拦计程车才行，但是该请司机开去哪里呢？去哪里、如何……正当我焦急到口干舌燥时，睁开了眼睛。原来是梦。我张开紧握的拳头，在黑暗中不停反复嘀咕：“那是梦，那是梦。”

●

我收到某人寄来的小收音机，听说有倒带时间的功能，只要在数码面板上输入年份和日期即可。我接过来后输入了一九八〇五月十八号，如果要写那起事件就得亲临现场见识一番才行，那才是最好的方法。然而，就在下一瞬间，我独自一人站在不见半个人影的光化门十字路口上。也对，因为能移动的只有时间，而我那时在首尔。五月本该是春暖花开的季节，街道上却像十一月天一样凄凉，围绕着一股可怕的肃静。

●

后来在某天，我为了参加一场婚宴久违的外出。二〇一三年一月的首尔街头就和几天前的梦境一样冷清。婚宴会场里的水晶灯华丽无比，前去参加的宾客打扮亮丽、神情自若，甚至有些陌生。我感到不可置信，有那么多人死了。一名专写评论的前辈笑着向我抗议，说为什么没有把小说集寄给他。我感到不可置信，有那么多人死了。结婚典礼结束后，因为有太多要去吃午餐的人问我同样问题，而我全都无话可说，所以最后选择先行离开。

●

那是个艳阳高照的日子，很难想像不久前才刚下完一场大雪，尚武馆墙壁上的玻璃窗，洒进了午后和煦的阳光。

由于地板实在太过冰冷，于是我站起身，踩着阶梯走下，打开大门走出礼堂。我看着遮挡视野的巨型遮蔽物，以及在那之间微微透出的白色外墙角落。我正在等待，虽然知道不可能会有人来，也没有人知道我在这里，但我仍旧在等待。

我还记得二十岁那年冬天，自己第一次去望月洞。我走在墓园山坡上的坟墓之间，寻找着那个人。直到那时我都还不晓得他姓什么，只记得从大人口中偷听来的名字，因为和小叔叔的名字相似，所以一听便能记住——满十五岁的东浩。

我记得那时错过了从墓地开往市中心的末班车，所以沿着逐渐变暗的道路背风行走。走了好一阵子之后，我突然发觉自己的右手还一直放在左胸前，宛如心脏边缘已经碎裂，我得那样按住，才能够顺利带着它行走。

●

有几名军人特别残忍。

初次接触资料时，使我最不解的部分就是军人不打算进行逮捕，而且一再杀戮。光天化日之下，毫无罪恶感、毫不迟疑地凌虐施暴。此外还有那些下令尽可能残忍行事的指挥官。

一九七九年秋天，据说在镇压釜马抗争时，青瓦台秘书室长车智澈是这样对朴正熙总统说的：柬埔寨死了两百多万人，我们没理由做不到。一九八〇年五月，在光州扩大示威规模时，军队用火焰喷射器朝街道上毫无防备的市民喷射，当时配给士兵的铅弹还是国际上基于人道禁用的。极受朴正熙信任的全斗焕，人称朴正熙的干儿子，他密谋着万一没能顺利攻下道厅，就要派出战斗机来轰炸整座城市。我看见五月二十一日集体发射子弹的前一刻，他搭乘军用直升机到那座城市、脚踩那片土地的影片。年轻将军一脸悠哉，施施然背对着直升机向前走，与前来接机的军官用力握手。

●

“那段经历就像是一场核灾，”我阅读着遭到严刑拷打的生还者访谈内容，“附着在骨头与肌肉里的放射性物质，存留在我们的体内数十年，并且让我们的染色体变形，将细胞变成癌症来攻击我们的性命，就算死掉或者火化后只剩下白骨，那些残留物也不会消失。”

二〇〇九年一月凌晨，我记得我在观赏龙山区一座了望楼失火的影片时，不自觉地嘀咕着：那是在光州。换句话说，光州是遭到孤立的，是受蛮力践踏的，是被毁损、却不该被毁损的代名词。灾难尚未结束，光州不断重生又再度被杀害，靠着伤口恶化、爆炸，在血迹斑斑中重建。

还有那名少女的脸。

十二岁那年，我翻着摄影集最后一页，看见那名身亡的少女从脸颊到颈部被刺刀划开，一只眼睛微张着。

当公车总站和火车站前躺着那些惨不忍睹的遗体时；当军人殴打、刺杀路人，将半裸的民众载上卡车时；当他们搜索民宅把年轻人强行掳走时；城市外围被封锁，电话都无法拨通时；当子弹射向示威抗议群众的肉身时；短短二十分钟内路上就尸横遍野时；全都赶尽杀绝的传闻甚嚣尘上时；在预备军训练所偷取旧款枪枝的平凡男子，三五成群聚集在国小、桥上站哨时；当市民开始在道厅自治，代替如潮水般退去的公权力时。

那时我住在水逾洞，搭公车上下学，回到家就会把放在家门口下的D社晚报捡起，沿着细长的院子边走边看新闻标题。光州无政府状态第五天。照片中是熏黑的建筑物，以及载满头绑白布条男子的卡车。家家户户围绕在沉痛混乱的气氛当中。不行，今天也拨不通，母亲不断拨打着位在大仁市场内的外婆家电话。

就像希英姑姑毫发无伤一样，我也安然无恙，所有亲戚没有人伤亡或者被强行掳走。只不过那年秋天，我不断想着肚子贴在冰冷地板上趴着写作业的那个房间，那名国中生是否也住在那个房间？我熬过的炎炎夏日，他真的没能熬过吗？

我穿过施工中的道厅前地下道，走在充满霓虹灯和音乐声的夜晚道路上，抵达两天前拜访过的大型升学补习班。一楼设有服务台，台前陈列了五颜六色的传单，包括补习班宣传和课程时间表、受欢迎的讲座等。

“我很难空出三十分钟以上的时间。”昨天他在电话中说道，“麻烦五点半到我的讲课教室好了。还请您见谅，要是学生提早吃完晚餐进来读书，可能会连三十分钟都聊不到。”

我在中兴洞老家处徘徊了好一阵子，最终决定推开那间贩售装潢用品的店家大门，一名身穿浅紫色夹克的五十多岁女子，盖上报纸抬头看着我问道：

“想找啥呢？”

自从小时候搬离这个城市以后，只剩下亲戚还继续用这里的方言，所以从我抵达这里开始，就对这些素昧平生的人和亲戚说着相同口音感到有些别扭，同时也有点感伤。

“我记得以前这里有一栋韩屋.....请问是什么时候变成这家店的呢？”

我感觉到那名女子对于我的首尔口音同样觉得有隔阂。她换成了首尔腔再度向我问道：

“您是来找住在那栋韩屋里的人吗？”

我想不到其他答案，只好点头承认。

“那栋房子去年就拆了。”她继续向我娓娓道来：“原本有一个老奶奶独居在那里，后来过世了。因为房子实在太老旧，租不出去，所以她儿子干脆把房子拆掉重新搭了这个临时屋子，我们才会在这里做生意。不过我最近嗓子不太好，可能两年租约期满就会搬走。”

我问她是否见过那个儿子，她答道：

“签约的时候当然见过，听说是大型补习班的讲师呢，不过我猜应该收入也没多好，所以才会盖这种临时建物吧。”

我走出店家，沿着大马路走了好久，最后拦了一辆计程车。我前往她告诉我的这间补习班，透过传单上印的讲师照片找到了少年的哥哥。要分辨出谁是他哥哥其实并不难，因为姓姜的讲师只有两位，其中一个看起来只有二十几岁。照片中那名负责自然科的中年讲师，戴着一副感觉度数很深的眼睛，刘海之间隐约看得见几根白发，身穿白衬衫搭配靛蓝色领带，凝视着正前方。

不好意思，原本想要提早下课的，没想到耽误了一些时间。

请坐，需要喝点什么吗？

我知道您的家人是教过东浩的老师，但是不知道原来您有我们的消息。

其实我犹豫了很久，因为我觉得没什么好说的，何必见面。不过后来又想到，要是我母亲还在世的话，她会怎么做。

当然，当然。要是她老人家还在，应该会马上一口答应，然后不停抓着您讲东浩的事，但是我做不到。您问我同意吗？当然同意，只不过您得好好写，要据实写下，不要让任何人再诬蔑我弟弟。

●

我在弟弟帮我铺了床的玄关旁小房间里辗转难眠，每次只要一睡着，就会回到那间补习班前，在夜晚的街道上与高中生擦肩而过，那是东浩没能经历过的年纪。不要让任何人再诬蔑我弟弟。我把右手放在左胸口，像是压着心脏一样独自走着。一张张面孔在黑暗的街道中发着光，是那些被杀害的死者面孔，还有把刺刀插在我胸口的那个杀人魔面无表情的空洞面孔。

●

每次玩脚趾头打仗游戏都是我赢。

因为他很怕痒。

只要我的拇趾碰到他的脚，他就会痒得浑身不停扭动。

分不清是因为被我夹到觉得痛，还是因为搔到痒处而面容扭曲，

他笑到耳朵和额头都涨得通红。

●

就如同有特别残忍的军人一样，也有没那么好勇斗狠的军人。

一名空军部队小队员，把流着血的人背到医院门口仓皇离开。有士兵在接获集体发射子弹的命令时，为了不射中市民而故意将枪身偏向。军人列队站在道厅的遗体前合唱国歌时，也有选择全程紧闭双唇不唱的士兵。这些都是外国记者透过镜头捕捉下来的画面。

留守在道厅里的那些市民军，也有着相似的善念。大部分人只领到枪枝，没几个人真正发射过子弹，被问到明知会是一场败仗为何还要留下的问题时，幸存的证人都给了我类似的回答：不知道，就是觉得自己应该要那么做。

把他们当成牺牲者是我的误会，因为他们打从一开始就不想要成为牺牲者，所以才会选择留守在那里。每次只要想到那十天期间，在那个城市里发生了那么多憾事，脑中就会浮现那些濒临过死亡的受虐人士。他们努力不懈地再度睁开双眼，吐着满口鲜血与牙齿碎块，撑开难以张动的眼皮与施虐者四目相望。他们想起自己的脸孔与嗓音，以及宛如上辈子才有的尊严。那一刻被打破时，虐杀来了，拷问来了，强制镇压来了。推挤着，蹂躏着，铲除着。但是现在，只要睁着眼睛，只要凝视着，最终我们.....

●

现在，我希望可以换你带领我走了。请你带我往阳光能够照射到的明亮地方，往花开的地方走。

脖子修长、穿着薄袄的少年，走在坟墓间积着雪的小路上，我随少年前行。有别于市中心，这里的雪还没开始融化。冰冷的雪沾湿了少年的天蓝色体育裤管，也浸湿了少年的脚踝。他意识到那股冰凉，无意间转头看见了我，眯起眼对我微笑着。

不，在墓园里我没看见任何人。我只是留了一张便条纸在餐桌上给弟弟，在凌晨走出公寓罢了。只因在这城市里蒐集到的资料太过沉重，所以才会背上背包，搭上往这里的公车。我没来得及买鲜花，也没准备酒水和鲜果，只是从弟弟家的流理台发现一盒用来帮茶壶保温的圆形蜡烛，于是拿了打火机和三块蜡烛过来罢了。

那个哥哥告诉我，他的母亲开始变得有些奇怪，是从东浩的遗体移葬到现在的国立新墓园以后。

当时接获通知说要在某天请所有受难者家属前去处理移葬事宜，结果那天打开棺柩时发现，他那悲惨身亡的模样还是和当初一样，遗骸用塑胶袋层层包裹，沾有血迹的国旗则覆盖在上头……幸好东浩一开始就是由家属接手整理，所以遗骸算很完整。我们剪了一码白色纱布，不假他人之手，亲自擦拭他每一根骨头。我怕要是由母亲擦拭东浩的头颅，她会难忍悲痛、伤心欲绝，于是我赶紧抢先一步拿起头颅，不放过任何一颗牙齿，仔细用心擦拭。不过母亲终究还是没能跨越心里那道阴影，当时我应该要想尽办法让她留在家中才对。

我在积雪的一座座坟墓中好不容易找到了他的墓。很久以前在望月洞的那座墓碑上，没有照片，只有姓名和生卒年。现在这座新墓的墓碑上，则贴有学生成绩纪录簿里的那张放大版的黑白大头照。

他的左右两旁都是高中生的坟墓。我看着他们的照片，应该是用国中毕业照贴上去的，他们都身穿黑色冬季制服，样貌十分青涩。昨晚他的哥哥还继续说道，弟弟的运气很好，幸好是一枪毙命，问我不这么觉得吗？他用一双炽烈的眼神寻求着我的认同。他说有一名高中生在道厅和弟弟一起被枪杀，死时就躺在弟弟的身旁，后来也葬在弟弟的坟墓旁边。那名高中生就是没有当场身亡，奄奄一息的时候再度被枪决。移葬时，哥哥看见那孩子的额头中央有子弹贯穿的痕迹，头颅后方则是空的。那名高中生的父亲已经满头白发，当场捂住嘴巴泣不成声。

我打开包包，把带来的蜡烛依序摆放在少年的墓前。我单膝跪坐在地，将蜡烛点燃。我没有祷告，也没有闭上眼睛哀悼。蜡烛烧得缓慢，无声无息地被橘黄色火苗吸出了一个凹洞，我突然感受到一边脚踝变得好冰，原来我的脚一直靠在他墓前的雪地上，雪水慢慢渗进我沾湿的袜子，触碰到我的肌肤。我默默地注视着火苗的边缘，就像是半透明的翅膀正在拍打着一样。

1. 依据韩国统计厅之定义为单栋永久建物，该建物可供多户居住且为四层以下者，称为“联立住宅”。[↗](#)

致谢

编写这本书时，所有对我帮助甚多的资料当中，尤其要感谢《光州五月民众抗争史料全集》（韩国现代史史料研究所，Pulbitbooks，一九九〇）、《光州，女性》（光州全南女性团体联合，Humanitasbook，二〇一二）、《我们没输》（导演李惠兰）、《五月之爱》（导演金兑镒）、《五一八自杀者——心理剖析报告书》（制作人安朱植），然后也要对愿意与我分享私密记忆、长久以来鼓励我的人，致上最深的谢意。

译后记

去年（二〇一六年），一部改编自真人真事、以五一八光州事件为背景的韩国电影《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在台创下了票房破两千两百万的纪录，媒体争相报导，甚至做成专题整理，许多人因此认识了这起堪称是“韩版二二八”的历史事件，也等于为这本小说《少年来了》揭开了序幕。

事实上，原文书的出版日期（二〇一四年）早于电影。擅于探讨人性本质的作者韩江，这次推出的中文版作品《少年来了》，同样也是以五一八光州事件作为背景进行创作，据说故事中的人物都是以真实人物作为参考，场景也都是根据历史文献记载改写，出版后便登上各大书店的畅销排行榜，甚至售出二十多国版权。

如此广受好评的小说，最迷人的地方莫过于每一章都是以不同人物观点来说故事，并且以不同人称视角讲述。随着章节划分，读者可以更真切贴近地感受到少年东浩、东浩的好友正戴，抑或是和东浩萍水相逢的那些人，他们在事件当时与之后内心的所思所想。作者借由如此独特的叙述方式，不只成功将读者带回到一九八〇年五月的光州现场，更用不同角色的观点述说了这起事件对幸存者后续的影响。

从翻开小说内文的第一页起，你便加入了这群人，你不再只是旁观者，无法置身事外，不得不身历其中，甚至感同身受，和他们一起勇敢挺身而出、捍卫自由；一起面对无情的子弹贯穿身体、血流成河、变成幽魂，一起目睹那些残忍的施暴画面和堆积成塔的尸体，并且一起承受严刑拷打、百般凌辱，以及事件过后在心中挥之不去的那些阴霾，甚至也得承受身为“幸存者”的沉痛与难以抹灭的愧疚。

人性最丑陋的黑暗面与美丽面，都被作者刻划得淋漓尽致，你会对原来人性可以如此残暴感到不寒而栗，也会感叹人性的温暖竟会留下无限哀愁，并体会得来不易的自由何其珍贵。

犹记作者韩江在韩国网络书店的专访中曾提及，她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每写完一章就会让她感到：“啊，真的不想再写了”，或者每次决定好要写的进度以后开始提笔写作，最后往往却只写三句便停笔休息，让自己放空沉淀，道尽了写作过程中所承受的内心沉痛与煎熬；而身为第一手接触原文的译者，对于作者说的这番话更是心有戚戚焉，因为在翻译这本书时，也经常翻完一段就对着身边的亲友嚷嚷：“心情好沉重！”甚至交稿后也有好长一段时间难以走出这股悲痛情绪，至今仍记忆犹新。

个人很喜欢书名中的“少年”一词，反映出当年那些勇敢站上街头的学生都还是只是个纯真无邪的孩子，和军人残忍施暴的画面形成了强烈对比，而“来了”有种正在进行的感觉，又为这本书埋下了未完待续的伏笔，也将时间永远封存在那年五月。当你阅读完这本书时，记得不妨再回头重念一次书名，那是一股难以言喻的悲伤与凄凉，而且会持续在心中发酵好长一段时间，久久无法散去。

对于那些听命于长官的军人来说，或许“少年来了”是他们最害怕听到的一句话，因为他们必须对那些手无寸铁却意志坚定、无所畏惧的“少年”扣下扳机，并带着永远挥之不去的罪恶感及歉疚终其一生；而对于无数个失去少年的母亲来说，“少年来了”则可能是她们最引颈期盼、最渴望听到的一句话，希望有朝一日，儿子可以平安归来。

愿世上所有少年、少女都能跨过战火枪炮的袭击，平安长大。